

心

史

鄭所南先生遺著

心史

廣智書局校印叢書第一種

心勅雷霆開
界手控日月上
山川

所尚先生詩
顧超敬錄

以明末刻本鄭所南先生心史贈新民主社印行賸之以詩錄請
新民主人教正

無冰

重置鐵函沈又起舍身討賊死猶生如聞正覺微塵咒七百年前
野哭聲

一誠手定匹夫史絕續存亡大宋天詩筆何須論魏晉差堪共堪
義熙年

復仇九世春秋義德祐孤臣誓中興紙語而今未磨滅中原胡馬
尙憑陵

出世光明舍利佛嘔血三斗大無工拈花證施波羅密披露靈根
蘭一叢

南朝耆舊填遼海誰痛胡塵銷國魂不落北風抱香死放翁應許
入脣門

精忠純孝英靈在初出人間逢烈皇三百餘年再割剜肝脾先與
入冰霜

序

史者文也。所以扶綱常。辨統系。佐征伐之窮者也。心者精也。所以植天經。立人極。代命討之大者也。春秋一書。爲史外傳心之要。而其義在尊王黜僭。誅亂賊而大復讐。故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萬世之防廩廩焉。五胡北魏。雲擾相仍。然中國正朔尙有屬。自蒙古篡統。乃胥左衽。每讀元史。恨未有秉春秋法黜之者。不謂宋鄭所南心史先獲我心也。吳門張子丘子持以相示。述其事甚奇。余受而讀之。見其正統一論。斤斤乎正名辨分。於夷夏之防。獨三致意。作而言曰。夫非先聖史法耶。序跋傳記以及詩賦。拳拳反正。戀戀故君。熱血時拋。忠肝欲碎。靡不足泣鬼神而動天地。所著終於至元二十年。每篇仍冠德祐之號。主無少康。而戴夏不改。支微昭烈。而思漢彌堅。草檄立盟。盡黜胡元之統。似符若讖。誓開大明之天。精誠大類愚公。銳志眞能格帝。果祚我明啓運。直接宋之正統焉。綜而論之。春秋爲衰周之心史。故筆削定而萬年之倫紀不淆。心史爲故宋之春秋。故予奪嚴而九世之仇讐終復。洵足爲生民立心。寧第自完忠孝爾耶。居恒弔文信國精忠大烈。千古無兩。而前史所載。間有繚緩不脫弱宋氣。私殊訝之。今觀此書。始

知忌之者之點染之也。使當時執簡以往。事遂著明。九死無憾。然恐觸忌。而此史與此身同盡。無益。徒絕傳信耳。故寧善藏其用。俟之後世。三百五十餘年。不濡不滅。信國諸英魂。實呵護之。珥筆君子。宜急取以補前史。孤忠實錄。良在茲也。嘻。彼誤國事虜以取富貴者。塵消燼熄。遺穢莫湔。而董狐筆方出井底。燐炳人世。公之討賊。不伸一時伸千載矣。攬郡乘。公閩產。而披裘吳地。意此中必有忠義之侶。相與悲歌慷慨澤畔行吟者。而湮滅不載。惜夫。今海內文章節義。莫首吳門。此史一出。竟若歷斗捫星者之表章。恐後記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余獨奇九淵能藏。而又嘉諸君子皆其人也。授梓而弁以序。時明崇禎十二年歲舍己卯冬十一月長至日。古婺張國維題。

承天寺藏書井碑陰記

崇禎戊寅歲。吳中久旱。城居買水而食。爭汲者相粹於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濬。督井鐵函重覆。錮以堊灰。啓之。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書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自勝國癸未。迄今戊寅。閱歲三百五十六載。楮墨猶新。古香觸手。當有神護。於是鄉先輩陸子嘉穎。始發明其書。假鈔題識。冀廣其傳。同志中多興起者。而諸生張劭遂獻其書於大中丞金華張公。公覽而異之。立捐俸繡梓。并植碑井傍。復擬構祠置主。顏其門。時爲庚辰孟春云。余惟先生卓行。載在郡乘。畫苑稱其畫蘭無坡意。不欲着元土。一染墨之微。猶不忘君。況此史係其親歷。於悲歌涕淚中。攷据纂輯者。觀其誓詞。足訂史訛。其爲傳信無疑。昔人寄慨陵谷。至沈碑於淵。思壽其功業。而先生獨遭淪喪。憤懣悵憶。固無忘後世之知之也。孰知一點血心。土封泉漬。三百年後。復有起而表章之。昭揭幽魂。登厥琰琬如張公者乎。固見忠義不泯。曠代相感。而神物吐現。有時良非偶矣。書成。其原本鐫度祠中。俾僧達始世守。以梓本行。贊成者鄉先輩文子從簡。吾師張異度先生。暨友人張子劭。而宗之爲記。其緣起如此。茂苑

陳宗之記。衡郡文從簡書。



啓超欲求鄭所南先生心史養養然夢寐以之者十餘年乙巳四月客有自署無冰者以家藏本見贈窮日夜之力讀之每盡一篇腔血輒騰躍一度既卒業隱几膏騰睡則嚙誦「誓以匹夫紆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之句啾啾作小兒啜泣聲同舍生胎之謂其病也嗚呼啓超讀古人詩文辭多矣未嘗有振蕩余心若此書之甚者先生自跋曰吾不知此書紙耶字耶語耶法耶誓耶誠耶人耶鬼神耶天耶心耶理耶性耶但啓超讀之則如見先生披垢膩衣手八尺藤杖凜凜然臨於吾前滔滔然若懸河以詔我以所謂一是之大義者嗚呼此書一日在天壤則先生之精神與中國永無盡也先生所抱主義至單極簡全書殆數萬言所陳說唯一義反之復之絡之繹之而不見其有一詞之費詩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荀卿釋之曰故君子結於一也先生之謂矣今之少年其貌爲先生之容者蓋比比吾不敢謂其皆無先生之志雖然學先生者必於其本本原一謬其去千里吾觀先生性情之厚其獨得於天者或非人人所能幾至其堅苦刻厲力學自得之處曷嘗不諄諄然示後輩以周行而俾之率由一言蔽之亦曰誠而已矣今之少年發憤於國之積弱

詬龜呼天或且遷怒以及孔子然日本四十年前維新之業彼中人士推論自出皆曰
食儒教之賜無異辭吾讀所南先生之書而歎儒教之精神可以起國家之衰而建
置之者蓋在是矣蓋在是矣夫先生蓋舍儒教外他無所學者也先生之人格求諸我
數千年先民中罕與相類惟日本之吉田松陰絕肖之其行誼之高潔肖其氣象之俊
偉肖其主義之單純肖其自信之堅確肖其實行其所持之主義百折而氣不挫也肖
其根本於道心道力予天下後世以共見也肖嗚呼海西海東數百年間兩人而已兩
人而已顧以一松陰能開今後之日本而先生乃齋志沒僅以區區之心史貽子孫此
蓋所處之時勢難易不同而日本則一松陰唱之千百千萬松陰和之而所南並世無
一所南豈惟並世即距今六七百年而所謂區區之心史猶若隱若見於人間世而舉
國中知有先生者尙不可多得微論崇拜也先生固言之矣曰「國之所與立者非力
也人心也故善觀人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踰
此理」又曰「今之人萬其心一於利初若割肝胆相授熟窺於久實不然坐空一世悉
莫與我合」又曰「我始之待人爲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則七六矣又久之則五

四三二矣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取者有之「嗚呼人心敗壞一至此極欲國之不亡豈有幸也嗚呼心史嗚呼心史書萬卷讀萬徧超度全國人心以入於光明俊偉之域乃所以援拯數千年國脉以出於層雲霧霧之中先生有靈尙呵護之乙巳四月後學梁啓超校竟記





校印凡例

一 本書據明張氏初刻本校印

一 明本原分上下二卷以詩集並久久書爲上卷其以下雜文爲下卷今按先生所作後叙云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一卷計詩二百五十首雜文自兩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篇總目之曰心史然則明本所分卷數非其舊也今略爲釐析合併之不分上下卷而以久久書編入雜文爲之冠以存其真

一 後叙謂有雜文四十篇今明刻本並久久書乃僅有三十篇並前後自序尙不滿四十不知非足本耶抑四字爲三字之訛耶姑記之

一 原本間有譌脫竊推測之確知爲手民所誤者輒以意校正十餘處其他雖有索解不得者不敢妄點竄

一 目錄爲重印時所編不依原本





心史目錄

咸淳集

詩五十首

大義集

詩七十首

中興集

詩一百三十首

自序

雜文

久久書

獸懶道人凝雲小隱記

一愚說

靜淨說

目錄

夢遊玉真峰餐梅花記

自戒

文丞相叙

論人辯

答天然子辭

警終

古今正統大論

一是居士傳

交情集序

試筆漫語

責謬

書先君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後

先君菊山翁家傳

南風堂記

久論

德祐謝太皇北狩攢宮議

因山爲墳說

泣秋賦

語戒

三膜堂記

犬德

漸論

文丞相贊并序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祭大宋忠臣文

大義畧叙

目錄

後叙

又叙

總後叙

七言律一首

自跋

盟言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附篇

鄭所南先生草行傳

題宋遺民鄭所南井中書後

心史

廣智書局校印叢書第一種

三山菊山後人所南鄭思肖億翁

咸淳集

文者。三綱五常之所寄也。舍是匪人也。又奚文之爲哉。幼嘗問作文作詩之法。於我先君子。曰。古未嘗有所謂文也。惟古聖賢。心正身修。德備行粹。凡見於興居踐履。揖遜問答之間。無非至文之文。安事章句乎。其或紀行事之實。其或發天理之秘。不得已而托於言語。爰詔天下後世。爲聖賢歸。本無作文心。此三代以上之事。自漢以來。專意詞章。言浮於理。才勝於學。始文而爲文矣。至論古今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頗有不達。文者其躬行之事。乃六經言也。亦偉哉。或讀書作文之士。反不若之。何耶。是故行者本也。文者末也。有行而無文。不失爲君子。有文而無行。終歸于小人。行者匪他。三綱五常是也。悲今之人。委身汗下。誑辭欺世。將焉取材。汝欲爲文。必本之六經。立身三綱五常之天。然後熟讀左傳孟子莊騷賈董韓柳歐蘇之書。縱觀諸子諸史百

家之說。養其氣質者。其才智秉正大之論。揭大經大法。弘播天下。一舉斯民同歸。三綱五常之天始。無媿於爲文者。夫體製意欲新。語欲簡古。森嚴有法度。主於理。勿流於鑿。庶不墮於綺靡卑弱。及乎出奇。直與天地萬物相爲變化。於無涯。庸以波瀾其才。苟不身之以道。惟務言語爲工。是委文爲技耳。良可歎息。詩之法。祖於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詩之律。宗於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漱書史之潤。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於性情之正。毋爲時之所奪焉。凡人之一言一動。皆此心之形見者也。果能先立其大者。何往不可。豈止文之與詩也。耶。蓋心之爲心。廣大于天地。光明于日月。不可以小狹之不可以物犯之。惟始終養之以正。則庶幾乎。夫如是。無言則已。有言則必可觀。汝其行之。思肖後質諸數千百載聖賢之書。又以此衡鑑古今人事之變。乃知我先君子教我者。至哉言乎。且汗漫湖海。從天下士游。固嘗見盡法度。議論精微者。然根本之論。或遺之。故終身所法。惟學我父而已。敬述所受。以爲自序云。時宋德祐五年。歲在己卯。正月十七日。思肖自記。

題多景樓

時叛將劉
整圍襄陽

英雄登眺處。一劍獨來遊。男子抱奇氣。中原入遠謀。江分淮浙土。天濶楚吳秋。試望斜陽外。誰寬西顧憂。

逢陳宜之伯義

行李苦役役。相逢古潤州。千金一夜醉。四海十年遊。山靜鬼行月。宵涼人夢秋。近聞邊事急。畎畝得無憂。

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喚渡浙江潯。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鳳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越州飛翼樓

飛來絕頂上。流盼入無垠。國土東南濶。山川今古新。高樓臨白日。平地載青春。直欲蓬萊去。因風問大鈞。

書懷寄孟耐翁正傳

弓冶學不就。悠悠信所之。坐看浮世夢。吟白少年髭。樹冷巢營鶻。山晴角解麋。覩茲歲
又晚而我獨何爲。

山中聞鶴

涼夜坐巖石。飛來白鶴鳴。星流銀彈過。月碾玉輪行。萬里思不極。一天秋更清。欣然有
所得。長嘯度蓬瀛。

遊觀音山懷鄉僧貴月溪

天地一閒人。孤雲自在身。去來心不礙。語默意俱深。山疊千層樹。花連四望春。舊年同
笑語。今日獨登臨。

重題多景樓

時逆賊劉整固
襄陽已六年

無力可爲用。登樓欲斷魂。望西憂逆賊。指北說中原。糧運供淮餉。軍行戍漢屯。何年遂
所志。一統正乾坤。

送人之官

爛醉擁貂裘。揮鞭跨紫騮。客途寒色重。邊地月華愁。旌旛開前道。江山指別州。相逢俄

作別。滄海一虛舟。

僧房夜坐

說到死。生處令人羨。出家法身終不壞。濁世自無涯。梵夾金銷字。經簾綵散花。擁爐待月上。溶雪煮春芽。

聽琴

洋洋盈耳間。一派水潺潺。意不隨聲盡。心應與物閑。宿雲穿竇出。飛鳥御風還。却喜無人識。支願看遠山。

寄友人

御街暫分手。相憶兩相望。生意隨春動。新詩入夢香。九天饒雨露。一水貫蘇杭。地控衣冠會。聲名日日彰。

別故人

拍馬又登程。餘酣尙未醒。曙蟾消淡白。秋漢覆空青。江走游龍勢。山蟠睡虎形。飄零毋感歎。天地亦浮萍。

就泛省留別

歌聲送晚酒忽忽。頗快青霄志已通。燈火幾年成舊業。文章今日試新功。九天宮闕春城曉。萬國輪蹄輦路風。每念蒼生受辛苦。願爲霖雨白雲中。

夏駕湖晚步懷古

吳王夏月車駕避暑之地

豈獨吳王事可憐。人生回首總淒然。空嗟落日猶如夢。不記東風幾換年。寶駕跡消前古地。琴歌聲斷晚涼船。如今城郭都遷變。茅屋荒頽草積煙。

睡覺有懷寄王梅塢垓

向年治亂屢興懷。此日清閑獨把杯。千古英雄人不見。一樓風雨夢初回。空中變化觀龍見。世上淒涼誤鳳來。須入山林了生死。莫將心迹付塵埃。

送人之行在

歌斷陽關奏暮笳。東風吹客向京華。三更舟度潞江月。一路春連上苑花。地逼星辰黃道近。山環宮殿紫雲斜。茲遊歸計須宜早。莫遣相思夢遶家。

飄零

飄零書劍十年吳。又見西風脫盡梧。萬頃秋生杯後興。數莖雪上鏡中鬚。晴空闊浮雲盡。破屋荒涼俗夢無。惟有固窮心不改。左經右史足清娛。

懷歸

突兀高樓落照間。此身迥出俯人寰。客心不逐年華老。詩興何曾月夜閑。峽水流歸天際海。淮雲飛度浙中山。杜鵑啼後歸舟發。只有春愁滿載還。

南山老松

凌空獨立挺精神。節操森森骨不塵。半夜波濤驚鶴夢。幾番風雨護龍身。心貞寧受歲寒變。氣老常涵古意新。終見取爲梁棟去。紫烟空鎖碧磷岫。

即事

河朔杯多席莫逃。碧筩製酒飲兒曹。雨餘地潤南風爽。秋近宵涼北斗高。月下夢歸吳苑路。天涯心遶浙江臯。靈均仙後無人怨。誰肯明時賦續騷。

訪隱者

石寶雲封隱者家。一溪流。水遶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剝薛花。

八

春日登城

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帆何處去。柳塘烟重。不分明。

春詞

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鼻綠雲斜。倚欄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

懷友

今日樽前忽憶君。爲憐秋事又平分。坐來凝睇西風久。過盡天邊數片雲。

春日遊承天寺

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閑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歲闌闌城。

贈老王道人

曾宴瑤池王母家。瞳方鬢黑臉凝霞。休將甲子來相問。知見蟠桃幾度花。

書蘭亭帖後

千載流芳禊事餘。鼠鬚筆法重璠璵。晉人多喜清虛話。不及蘭亭一紙書。

湖上漫賦二首

薛厓蒼潤雨初乾。石罅飛泉噴雪寒。啼斷禽聲山更靜。青松影下倚欄干。
一望湖光鏡面平。暮鴉過盡斷霞輕。狂來飛上高峰頂。跌坐松柯叫月生。

仙興

跣足蓬頭炯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迹。獨自飛行明月中。

詠懷三首

讀書陋巷中。愚直與時忤。一鶴仰天鳴。志不在塵土。有懷諸葛公。默然不發語。後世無
斯人。清風激千古。

居屋雖不大。終日心閑閑。口誦聖人書。立身仁義間。俯仰無愧怍。茲道誠爲難。君子常
進德。小人偷自安。

驅車欲出門。獨立眺虛曠。恣意杯酒間。舞劍心悲壯。雖在寂寞濱。心實千載上。天地固
寥廓。亦當定所向。

吳江垂虹雨後觀荷

睡龍瞪目開。射光馮夷宮。翻身弄變化。噴木濕洪濛。浪花捲寒雪。斜噴清冷風。雨歇龍歸來。波心臥晴虹。淨洗秋色出。霽景涵青空。爍爍錦炫晝。新綠妬嬌紅。濕香吹不飛。戀抱花心中。醉面仰天笑。月照二吳東。

虎丘

何年海湧來。霹靂破地脉。裂透千仞溪。嵌空削蒼壁。山潤石乳甘。秋冷鐵花碧。闔雲空愁。銀虎去無迹。蛟龍鎮奇險。拱護梵王宅。

寄蕭梅初皆吾二首

韞匱玉未雋。妄想夜生夢。風霜鬢鬢蒼。談笑氣瀕洞。上天宮闕高。凡身血肉重。顧影無其儔。一呼四壁動。抱茲忠義心。慚與猿鶴共。

鴈聲杳然來。壯心惕然躍。委身坐枯靜。飛語訊冥漠。曾學屠龍技。豈授龜手藥。學成無所用。舉世亦錯愕。孰云方寸微。天地入籠絡。春澗花無邊。雨驟雲不薄。不齊皋夔肩。當跨孤飛鶴。

觀雪

吾獨愛觀雪。心與雪同色。清興匝空朗。或語或時默。李白有狂才。飛筆寫無極。驚倒天上人。世間曉不得。

古詩三首

筆田不豐年。百巧皆畫餅。宿火潛永耀。奚慕脫囊穎。汲古飲玄味。至妙終身領。虛懷抱空明。爽語吐清冷。不將白日身。浪走紅塵影。何當踏雲飛。始信驪鬪猛。

醉歌京華春。行邁心搖搖。孤雲未致雨。隨風南北飄。王國天地極。幹運四海遙。城中百萬戶。飛簷擗紫霄。傾金買諛曠。仰面氣宇驕。不重讀書人。研苦坐寂寥。我欲封綠章。天門高峩峩。豈抱浩然氣。長年而漁樵。

蒼蒼碧玉盤。烏兔東西越。一氣母羣兒。各弄性情妙。雷動蟄龍飛。天老哀猿弔。俯首問洪濛。萬古一長嘯。

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爲氣何清哉。紫簫露華浴萬宇。暑神欲駐難裴回。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日。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卮。發越清奇。萬物脆而易化。

五官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神氣。紛云爲液。槁矣而告憊。氣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金浮木沈。老怪消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蒼茫茫。萬萬古玄。瞳炯歛夜。不瞽醉中。喚秋與秋。語秋辭。淒脆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歲飛出白玉鼓。

春歌

去年秋日作秋歌。今年春日奈春何。往春疊疊萬古來。春冥冥春更多。青皇旌旛開天衢。三八二十四頭蒼龍車。大鼎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賀。紅紫茸茸爛如纈。回首柳花撲晴雪。造物弄人祗片時。弄死世人人不知。我心清冷湛無邊。流光瀕洞先天先。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瞿曇長耳老聃。乃吾無量劫後之孫。後身復現搨碎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爲無量劫前之祖。人生精魄假合舞。幻妄紛如氣丸。越塵土。偶然而來。託爲形。飄然而去。若無主。今日之今。霍霍詡詡。少焉矚之。已化爲古。胡爲墮影黃泗浦。獨坐。翛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百歲規規太極長。我來濯形白雲鄉。大笑世上生顛狂。醉筆作歌字。不訛宛然蒼蛟老蜃勢相拏。

琴女行 并引

有隣家女。歲未笄。黠兮容。鄙舊習之汚耳。慕古意於無窮。鼓幽寂兮。曠宇生風。孤思貞潔兮。月走碧落之方中。於是時兮。身若不肉。冷然飛仙。遺雜響於衆聽。拖孤清而獨妍。彼冰雪之潔兮。奚顧芬菲分春而爭憐。輒引而賦。

嫦娥開殿當高青。白光染夜生空明。望中冷冷瑩如水。碧透肉鏡雙瞳子。窄袖籠春玉筍嬌。援琴一鼓秋瀟瀟。瑤池女子旨趣別。紫清吹下太古雪。雙鬟翠膩縮香霧。臨風欲控青鸞羽。應悔思凡謫塵土。長向花前憶王母。

遇秋澗

靈襟吐洩山川秀。擒勒造化歸雙手。玄雲飛雨破青空。聳動萬象鬼神走。我昔先人遊荊州。曾同君醉江漢樓。手捉明月入口吞。足踏清風跨海遊。于今二十二年後。古吳國中相邂逅。先人雖負一代名。不似先生今白首。

雪中醉題

玄雪冥冥凝不飛。朔雪灑灑晴還落。水神恣意弄奇怪。宇宙一白陰風惡。南州客子心

飄飄。狂發長歌破寂寥。醉中瀏亮金石聲。精神秀發意氣驕。故人睨目嗔我怪。撫掌大笑羣兒駭。我家萬卷列中堂。古人顛怪皆曾載。須臾酒醒那得知。索紙落筆蛟龍飛。明曉火輪飛出海。來看壁上新題詩。

前雪歌

玄冥玄玄玄又玄。一夜一尺平堦前。故現幻化瞞俗眼。忽變境界爲神仙。彌望潔淨失汗穢。與世坦蕩忘欹偏。混沌有影晝短短。穹窿無縫雲懸懸。慢飄如倦欲止歇。斜灑似舞爭便嬾。萬物根蒂不可見。數筆圖畫安能傳。詩戰素手白相敵。酒潮赧臉紅不鮮。老龜縮殼息飲氣。臥龍哆口寒凝涎。木帝捨暖施下土。火精飛馭行中天。須臾被野盡錦繡。四望四野春無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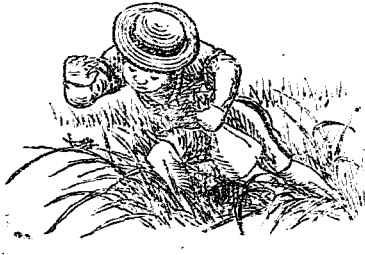
後雪歌

不知今日是何年。忽然生白照無邊。全體瑩淨妙無象。還我太極未分前。開口大笑說不得。一日一夜獨自顛。與君同此光明域。有辭難鑄玄中玄。醉吐大語吞六合。前古朽言無光鮮。浩然之氣開虛空。舉頭渺渺皆青天。

歲旦登萬佛閣觀雪

赤脚踏上萬佛頂。全身坐斷清淨境。見大光明徧法界。不見三千大千影。一時八面俱玲瓏。諸塵諸相本無蹤。色不是色空不空。瑩然塞破虛空中。怪見此番寒徹骨。無中弄得光芒出。驀地省得大年朝。即是正月初一日。





大義集

德祐初年乙亥十二月初二日寓吳陷虜時我年三十五

予幼好吟。長而尤苦於吟。自景定以來。至咸淳五年。所作極多。離亂之際。併所著散文盡失之。今記憶者惟詩五十篇。目曰咸淳集。姑存舊也。厥後數載。竟不作。欲天其隱。德祐乙亥冬。有不可遏之興。時輒作數語。以道胸中不平事。至於丁丑歲。擇七十篇。目曰大義集。每一有作。倍懷哀痛。直若鋒刃之加於心。苦語流出。肺腑間言之。固不忍。然得慷慨長歌。雖暫舒氣。終則何如。嗚呼痛哉。堯舜之聖。非吾君也。況於湯武乎。又況於非湯武者乎。三宮在北。二王在南。撫卷一慟。天回日低。天乎。天乎。其果無知乎。九州名山大川。頗有磨崖石。日泚筆以俟。大書特書焉。願與我以時。卒不悖於我先君子之所教云。時宋德祐五年歲在己卯正月二十一日。思肖自記。

火德

火德續正統。東南氣運昌。維京都赤帝。魯史筆天王。八極開清曉。羣星避太陽。謳歌今有在。歷數永無疆。

德祐二年歲旦二首

詩逆虜未
犯行在

力不勝於膽。逢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覩漢旌旗。

我生

我生逢叔世。凡事倍辛勤。漢鼎亂猶在。胡笳愁不聞。好花嫌朔雪。回鴈避南雲。無奈浩然氣。臨風歌古文。

春雪中作寄蕭梅初皆吾

春來頻下雪。彌望漲凝陰。無地可容足。有天能見心。義冠甘虜笠。正語化蠻音。何日得隱去。深山深更深。

寫憤四首

天命尙屬漢。大夫空美新。三宮猶萬里。一念只孤臣。淚盡眼中血。心狂夢裏身。勿云今

已矣。舉首即蒼旻。

未能歸趙璧。我不厭干戈。萬古青天在。三年白骨多。春風仍歲月。世界自山河。寧忍委國難。飛身入薜蘿。

北虜昔深入。東甌亦未曾。江山能幾戰。風雨廢諸陵。雲盡喜天出。杳殘願日升。蒼蒼今

悔禍。識應兩中興。

不信夜不曉。哀哀鎖暗鑿。鐵城蹲敗土。

時虜人悉平所得州郡城郭

錦國漲腥塵。章泣荒宮雨。花羞

峭地春少焉。開霽色。四望一時新。

贈僧

澹然無所著。暫走世間塵。羅漢來東土。將軍現後身。語香清淨法。心苦亂離春。曾得枯花意。縱橫變化新。

獨釣

高興一絲在。清風萬古長。不爲周呂望。願似漢嚴光。天下皆秋雨。山中自夕陽。後來有孺子。終久辨滄浪。

書前後臣子盟檄後

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讎○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
行○事○不○與○世○同○流○

墨蘭

鍾○得○至○清○氣○精○神○欲○照○人○抱○香○懷○古○意○戀○國○憶○前○身○空○色○微○開○曉○晴○光○淡○弄○春○淒○涼○如○
怨○望○今○日○有○遺○民○

曉晴

雨○晨○輝○朗○霽○一○碧○漭○無○垠○草○木○新○容○淨○林○巒○遠○意○分○海○生○東○出○日○天○散○北○飛○雲○却○喜○風○
猶○競○微○涼○透○夏○薰○

晚晴

落○照○開○空○霽○明○霞○映○水○鮮○乾○文○懸○造○化○土○脉○潤○山○川○白○滿○重○圓○月○青○還○不○翳○天○定○鐘○聲○
更○徹○通○昔○喜○無○眠○

此心

此心期不變。曾灑血爲盟。舉世無人識。終年獨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喚風生。淨盡去雲霧。重開白晝明。

卽事八首

舉頭雲蒼莽。何以喻吾懷。白眼世無偶。青天路可階。湘蘭終戀楚。吳橘不踰淮。龍臥未雷雨。池塘空沸蛙。

棲遲破屋下。書史自徜徉。道不嫌清苦。人皆笑獨狂。晚花虧雨露。老樹慣風霜。莫望闔門北。愁雲天外長。

一說乾坤事。無愁鬢亦斑。心飛空濶外。身墮亂離間。日落經何國。雲歸識故山。憑誰扣冥漠。天道幾時還。

徃狂全性命。守死混樵漁。道否懷才老。心高涉世疎。掌中籌地理。燈下論兵書。愧我非諸葛。何人顧草廬。

山川不可望。荒草苦何深。故國英雄淚。終身父母心。清池函瑩玉。落日墮圓金。休問愁多少。芳年雪上簪。

薰風吹不透。熱惱苦無涯。時異生深恨。雲飛動壯懷。醉談天下事。清坐月中階。此意有誰解。兒童自聽蛙。

大地盡戎馬。皇皇奚所之。此身猶夢裏。無處問天涯。鳥影驚飛彈。蟬聲避過旗。願言仍舊貫。生死太平時。

獨閉衡門坐。無言意極長。赤心懷趙日。綠鬢染吳霜。火正當陽地。風來自午方。連宵驗天象。心宿炳明堂。心宿明堂古宋分野

宿半塘寺

一襟清氣足。此夜豈人寰。醉影松杉下。吟身風露間。秋懸當殿月。雲宿近城山。明發騎鯨去。飄然不可攀。

對雨有懷

世道忽翻覆。愁來痛徹心。腥風行殺氣。淫雨哭秋陰。虜睨朝廷璽。官空帑藏金。妃嬪今草地。宮髻淚中簪。

次韻

冥迷江樹外。一鳥破雲還。雨雪乾坤變。干戈筆硯閑。命于時不偶。心與道相關。終見二三月。花邊展笑顏。

自挽

德祐乙亥臘作

堂堂男子不封侯。與命爲仇死未休。陷虜有歌春夢斷。哭天無地夜魂愁。九清風露極玄處。萬古虛空自在遊。痛恨莫能生報國。從今陰隲溥南州。

一且

一旦蒙塵朔漠行。杜鵑哭破舊冤聲。金杯暫飲胡瓶酒。玉鉉誰調御鼎羹。故國夜長天正晦。離宮春盡草初生。小臣有誓曾銘骨。不到神州不太平。

偶成二首

劍氣熒熒夜屬天。忍觀禾黍廢蒼煙。夢中亦問朝廷事。詩後唯書德祐年。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如今好棄毛錐子。望北長驅馬一鞭。曾受家傳典故墳。自期不與俗人羣。君臣位亂綱常在。父母恩深生死分。霽日行空鏘積雪。長風吹曉淨殘雲。坐令世上春光好。長使桃花笑臉醺。

答

語聲帶咽吐新詩。徹骨啣冤痛不知。報國心惟憂漢賊。讀書人肯學胡兒。劒携入手霜三尺。鏡掛當胸月一規。終久難磨天理在。匪伊談笑笑定時危。

鴈足

鴈足冥冥未報歸。此心裂碎有誰知。一懷憤悶心啣苦。兩鬢盤髻髮倒垂。醉後愛歌諸葛表。生來恥讀李陵詩。喜吾筋力猶強健。願爲朝廷理亂絲。

次韻三首

百歲光陰十過三。故山路梗夢中還。看來身在終爲累。悟得心空始是閒。幾度踏雲歸草屋。有時臥雨掩松關。人間轉盼皆陳迹。何必長生久駐顏。

活計烟波羨謝三。醉眠釣艇去仍還。爲憐死者今何在。笑殺忙人不識閒。燭影欲殘登夜榻。鼓聲未絕啓晨關。匆匆役役塵中走。一見青山一動顏。

花前歡笑憶春三。何故東君尙未還。一寸心中千種事。百年世上幾時間。虜遷玉帛猶歸市。馬犯金湯即棄關。生怕朔風吹下雪。飛來點鬢妬紅顏。

古時

古時明月碧霄間。曾照鸞輿幸蜀還。御座乍空三殿遠。朝儀暫歇六更閑。馬屯腥霧彤
堀壞。鶯哭窈春玉戶關。苦是年年歸舊燕。遠簷偷語問龍顏。

補夢中所作

夢作一絕。覺而遺首兩句。君王二字夢中作。中原二字。嫌其忘於本朝。改而足之。
鴻鴈流離夢亦驚。滿懷淒怨足秋聲。此身不死胡兒手。留與君王取太平。

聞陷虜宮女所問

塵汗宮粧粉不香。死生魂夢只昭陽。一逢人自南來者。垂淚殷勤問二王。

題陶淵明集後

拂袖歸來未是遲。傳家何用五男兒。不堪生在義熙後。眼見朝廷被篡時。

秋雨

雲滿長空兩滿山。淒淒風色變新寒。夜來白帝將秋去。萬樹淋漓哭不乾。

逢故人

曉路雲埋撥未開。霜風空老棟梁材。平生不識悲秋事。今日白頭何處來。

秋成

秋成田里自人煙。刁斗聲中又一年。王莽貨泉成底事。東都仍用五銖錢。

北望

紫塞風高直北秋。黃河水自向東流。穆王御馬還宮日。海內封疆只屬周。

南望

南陽遙望見春陵。殘雪初消霽日升。鬱鬱葱葱有佳氣。漢家天子必中興。

匈奴

匈奴殘破漢封疆。江北江南盡戰場。若問生靈誰是主。如今天子又康王。康王本朝高宗皇帝

絕句十首

羊裘獨釣浙江湄。百姓哀哀苦亂離。但得漢家鴻業在。莫愁光武奮身遲。
日斷秋江欲暮時。天邊落葉弄愁飛。翠華幸北平安信。只願新鴻帶得歸。
玉輦愁經草地腥。酸風頻捲馬頭塵。我朝三百年忠厚。不信山河屬別人。

闔門城外水涵空。鴈影淒涼落照中。一望秋風數千里。不知何處是行宮。
草木恩深雨露餘。公卿環列漢庭居。一朝投閣千年笑。却是揚雄不讀書。
一葉飛秋萬樹寒。行吟憔悴倚欄干。淵明只憶晉朝事。滿眼黃花淚不乾。
銀漢斜傾玉漏殘。銀蟲熠燿照清寒。最憐今夜下弦月。一半娑婆樹不完。

駿笠氍毹搭護衣。金牌駿馬走如飛。十三門裏秋光冷。誰夢朝天喝道歸。
行在十三門
搭護胡衣名
金牌
胡箭

西風滿路奈愁何。昏鼓聲中厭北歌。菱藕市空燈火斷。一城秋怨月明多。
子夜神遊碧落間。羣仙飛語下人寰。上天深念蒼生苦。特勅三宮聖駕還。

五忠詠

制置李公芾。公之忠義最烈。古未有之。所聞未及其詳。故未敢書。今虜亦祠祀之矣。

舉家自殺盡忠臣。面仰青天哭斷聲。聽得北人歌裏唱。潭州城是鐵州城。

丞相李公庭芝。公受刑後。書吏夏激冒險白於虜酋阿朮。丐公之屍。斂棺葬於揚

州堡城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激亦義士也。

大駕迢迢已北行。淮南猶守九州城。只謀渡海南歸國。不意忘軀博得名。

察使姜公才。公至死罵賊不絕口。且劇口罵夏貴。李公庭芝爲淮東制置。姜公爲

制置府都撥發官。凡孚公得堅守淮東死爲忠臣者。徵姜公之力不至此也。

殺氣盤空白晝陰。始終不變似精金。直疑碧落三更月。來作將軍一片心。

都統王公安節。節使王堅之子。在常州與賊戰。所部三百軍。皆陷于賊。公雙双孤

戰。殺賊不計其數。賊嘗擲示十萬戶金牌與之。不受。口則罵。手則殺。竟晝夜不少衰。

以馬失利而死。虜賊咸驚爲神。或稱其能死戰也。

健兒三百陷胡塵。匹馬孤騰勇過人。至死執刀唯罵賊。自言不作兩朝臣。

隨駕內嬪某氏。隨駕北狩。內嬪某氏。虜酋屢欲犯之。以其吐語貞烈。竟不可得。乃

書於裙帶上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遂自經於虜館。死後爲虜人分櫛其肉食之。

玉殿辭春陷馬塵。忍將羶穢汚貞身。能行男子難行事。羞殺朝中投閣人。

寄同庚友

淳祐初年同下生。已經三十七番春。此身雖墮胡塵裏。只是三朝天子臣。

卽事

旅瑣曾聽月下猿。至今觸事卽愁端。北風昨夜無情甚。又作冬來一信寒。

小春花

天地無情正北風。飛鴻哀咽亂雲中。此時縱使開千樹。不及東皇一點紅。

對菊四首

天風吹古秋。獨立殿寒馥。我父昔愛之。終身不忘菊。
受命太極前。立身晚秋後。一朝揚清香。名動天下口。
日月雖云逝。山中秋自香。平生抱正色。誰怕夜來霜。
三逕今非昔。多愁老此身。誰知陶靖節。只是晉朝人。

陷虜歌

德祐乙亥十二月廿八日作又名斷頭歌

德祐初年臘月二。逆臣叛我蘇城地。城外蕩蕩爲丘墟。積骸飄血彌田里。城中生靈氣。如螿與賊爲徒。廿六日。蚩蚩橫目無所知。低面賣笑如相識。彼儒衣冠誰家子。靡然相

從亦如此。不知平日讀何書。失節抱虎反矜喜。有粟可食不下咽。有頭可斷容我言。不
 忍我家與國同休。三百十六年。閱歷凡幾世。忠孝已相傳。足大宋地。首大宋天。身大宋
 衣。口大宋田。今棄我三十五歲父母玉成之身。一旦爲氓受虜塵。我憶我父教我者。日
 夜滴血哭成顛。我有老母病。老病相依爲命生。餘生欲死不得爲孝子。欲生不得爲忠
 臣。痛哉。擗胸叫大宋。青青在上寧無聞。自古帝王行仁政。唯有我朝天子聖。老天高眼
 不昏花。盍搔下土蒼生命。忍令此賊恣殺氣。顛倒上下亂綱紀。嗚呼。今帝怒行天刑。一怒
 天下淨如洗。要荒仍歸禹疆土。四海草木露新雨。應容隱者入深密。歲收芋栗供母食。
 對人有口不肯開。面仰虛空雙眼白。

狂歌

一笑識破天地根。隨意變化易其名。俯仰三十六天頂。主宰一氣生羣生。條欵有怒行
 號令。億兆雷鼓轟天聲。勅喚龍口數滴水。淨洗世界冷然清。推出火帝照寰宇。萬萬萬
 世長光明。

中興集

已卯夏後至庚辰八月所作

夫詩也者。心之動也。其動維何。因所悅所感所憂所苦觸之爾。一動之天。多事之源也。苟知動而無動。則不爲動之所動矣。今八荒翻沸。山枯海竭。身於是時能無動乎。夫入之生。性於天之清明。形於地之重厚。我主乎其中。天地萬物。莫不俯首爲賓。是我之所得者甚大也。奚自小之。乃不君其君。外走逆亂之區。盲其主。反臣於賊。求活焉。惡俗滔滔。爲江爲河。不可禁止。傷如之何。我雖無知實不敢與賊走而俱化。故哀痛激烈。剖露肝膽。灑血誓日期。毋渝此盟。五六年來。夢中大哭。號叫大宋。蓋不知其幾。此心之不得已。于動也。夫非歌詩無以雪其憤。所以皆厄挫悲戀之辭。我之所謂詩者。非空寄於言也。實終身不易之天也。豈徒詩而已哉。澤畔孤吟。鬼然其形。心乎一脈之生。眇然千冰萬雪之下。微微綿綿。不絕若縷。窮陰戮力。殺之終不可得。而殺此一脈之生。將大而爲天地。萬物生。生無窮之生也。歟。以天道人事驗之中興。迫矣。故曰中興集云。時宋德祐六年歲在庚辰四月十五日。思肖自記。

黃河清 并序

近有南人自北歸。紀之於籍云。某日渡河。土人謂丁丑歲四月黃河清。戊寅歲十一月又清數旬。古語曰。黃河清。聖人生。吾大宋人也。知大宋而已。然則中興有日矣。獨惜夫人之生於唐末年者。歷五代八姓五十五年。至國初僅七八十歲。首尾生死於唐宋之間。爲七代之民。何重不幸耶。爲馮道者。比比皆是。我宋豐水有芭之仁。陶化斯世三百年之久。彼忍哉。彼忍哉。今黃河清矣。汝輩何所逃乎。吾謠之曰。黃河清。大宋中興。天下太平。故作黃河清詩曰。

丁丑戊寅歲。黃河兩度清。但教大宋在。即是聖人生。亘古理不泯。中天日轉明。這番戡定後。世世永休兵。

自題大義集後

長夜漫漫發浩歌。生民塗炭果如何。中興車馬修攘在。變雅君臣廢缺多。赤幟開明新日月。青氈恢拓舊山河。誓崇忠義誅姦逆。田海雖遷志不磨。

郊行即事四首

一變太平業。民生若失巢。乏牛耕瘠土。多馬壞荒郊。花圃半栽菜。穀田今長茅。黯然欲深隱。遠與世相拋。

五年前事別一說。淚滂沱。帝業雖遷鼎。人心未倒戈。日光疑白晝。天影愧清波。背立官塘路。風前慷慨歌。

癡立若忘歸。欲言還又訕。時危恐懼多。國破繁華歇。黃葉辱吳山。綠燕欺魏闕。兩峰流水聲。偷哭漢宮月。吳山在行在大內。風風出側。

雲禁江城暮色陰。可憐寂寞讀書身。風霜虐命四五載。雨露潤民三百春。鴈落愁聲唯送淚。馬馳怨迹豈成塵。如今不獨桐江上新着。羊裘又一人。

觀顏魯公帖

吾拜魯公帖。凜然氣如生。終身大唐臣。千載名曄曄。愧彼今之人。獸心蠹天經。

苦懷六首

我行荒野間。風埃苦浩浩。嗟汝後生者。惟恐不見老。世事如霜木。顏色盡枯槁。愁來不即死。反爲命所惱。今人真小兒。語話尙癡倒。不辨親與讎。得食即爲好。焉知父母心。茹

痛傷懷抱。難報三春暉。滿地皆芳草。

滔滔流波瀾。百川俱頽靡。競羨呂望貴。獨欠伯夷死。小恩尙思報。大義反忘恥。國家三百年。果何負於爾。

南山一何高。支脉遠不斷。巉巖峯巒間。松柏蒼翠滿。面陽地方盛。萬物發新暖。我欲飛至之。惜哉羽翮短。

昔爲天上雲。今作地下塵。踽足屢哭懊。痛惜六尺身。父母生我時。教我爲賢人。生得男兒骨。一死亦精神。疇謂迫中年。墮影濁水濱。跼蹐走殘命。語颯氣不伸。固知復繼剝。霜雪天地仁。願得一脉暖。散爲天下春。援手水火間。以道拯斯民。俾知尊卑位。萬世不湮淪。

我命而爲人。形異禽獸生。所以異者何。不越綱常行。斯道如日光。千古同一明。胡爲舍白晝。摘壇塗冥盲。伯夷聖人遠。雙瞳空晶晶。悲風吹語斷。天濶青山橫。

古人立志高。爲義不爲己。今人所見卑。獨爲貧賤恥。不義富貴生。寧以餓而死。遺體非不重。所懼悖於理。我稟清淑氣。生而秀爲士。讀書三十年。頗知六經旨。質之以人道。

所言皆如此。奚乃滯風塵。爾汝弄歡喜。浙山高蒼蒼。浙水清瀾瀾。三歎動遐思。清風響兩耳。暫焉深隱去。長鏡訪園綺。敬俟時之清。終其天倫爾。

己卯十一月朔又夢食梅花夢中作

鴈字高高鬼國斜。濕光飛露沁流霞。狂來清興不可遏。喫盡寒梅一樹花。

遣興二首

獨笑或獨哭。從人喚作顛。生惟嗜食菜。貧亦恥言錢。清興遊空外。孤愁抱日邊。所憂無別念。鴈又犯南天。

傳家曾受易。所得亦良深。古今豈二道。死生惟一心。顛風掀曠野。癡雪厄寒林。不改隱居操。扃門自鼓琴。

送僧游西湖歸永嘉

大地瘡痍痛正新。南歸不避雪紛紛。柳邊人憶一湖錦。松下僧閑九里雲。熟路有緣家易到。空經無字世難聞。苴蒲澗水濯雙足。鴈蕩山巔曝夕曛。

結交二首

鳳鴉同爲禽。麟虎同爲獸。以彼善惡殊。致令分去取。惡者僞以善。惑世不可究。唯在行事間。以理觀於久。或不近人情。避之如避臭。君子重結交。芳名垂宇宙。伐木義不古。僞敬溢顏面。交接無真情。面是背乃變。疎則易爲恩。密則將成怨。當學晏平仲。終始保相見。

隱居謠

布衣暖。菜羹香。詩書滋味長。

醉鄉十二首并序

余偶得醉鄉題。忽興動。累十二章。不其泛乎。素不能以酒醉於醉鄉。乃以詩醉於醉語。是亦真醉於醉鄉矣。或曰。君兩年來不作詩。今何爲而作耶。曰。予今不求人詩。亦不與人詩。人與詩亦不受。人求詩亦不與。不倡以先之。不和以從之。孰是數者已確。或意情累年不作。或興動一日數作。皆天吾天而已。或鄙之亦不辭。

破得愁城了。仍還太古風。渾然無事國。不與世相通。地邁華胥外。天歸混沌中。蠢哉蠻觸氏。苦死角英雄。

狂藥斲凡骨。疑來別一州。形骸閑若棄。風壤曠無憂。屢有聖人至。徐邈曰酒之清者曰聖人難同惡客遊。元結曰不飲者爲惡客所交惟陸譚。唐子西有陸譚傳落魄老菟裘。

盎然非世境。樂意渺無垠。暖骨通仙處。寒冬能幻春。眼空天亦小。心淨月逾新。昔者李太白。於茲竟癡身。

太和國土裏。風味極清柔。意外竟忘世。胸中不夢秋。日蒸春氣湧。地漾水光流。此即神仙窟。何須更十洲。

獨○到○至○樂○處○于○自○在○行○身○心○全○去○礙○骨○肉○若○通○明○劫○外○冥○天○地○空○中○一○死○生○却○觀○凡○世○界○妙○爾○幻○漚○輕○

誰居此域作生涯。偏許劉伶畢卓家。屋影空空天渺渺。潏潏燭光閃閃地。橫斜春紅軟玉頰。衣樹秋碧流波漾。纈花接壤或通三島路。任他苦海事如麻。

萬里和風眼底回。陶陶樂土隔飛埃。暖浮花思春初透。紅漲霞紋潮正來。長駐童顏驅老去。不教玄鬢受愁催。舉頭闔闔手能摸。更欲乘風過九垓。

風物清妍地不塵。一天無盡四時春。此中正屬忘懷境。來者多應避世人。紅潮初上玉船空。假道青州一水通。相去塵寰千萬里。不愁日夜不春風。

大哉春字。溫厚凝聚。摩有沍寒。暖於吹煦。厥俗孔洽。恬無憎妬。高陽之徒。歷年熟路。惟楚屈平。欲來莫赴。我至是邦。妙莫能喻。至和滋形。神與天遇。載朗笑詠。金玉韶護。至清之氣。噓呵風露。喜若悟道。默契玄趣。陋彼市朝。喧隘弗寤。願我遐年。克壽厥寓。

天道何冥冥。委形闕空杳。曠劫土坦平。冲氣藹雲杪。不入禹封疆。拓地入荒表。空洞無邊涯。一切境界小。骨柔春香濃。目紺夜光瞭。洪荒上古前。命不爲愁勤。卑哉蒼生愚。役心顏貌。愀。窻。猴。狂。搖。搖。野。馬。走。擾。擾。隨。塌。冲。融。膏。渴。命。竟。枯。天。奚。不。來。此。邦。軟。坐。廓。幽。眇。剝。刷。膏。盲。俗。滌。濯。肺。腑。皎。騁。駕。無。可。遊。一。生。事。足。了。

窮冬驕寒凍地裂。北望朔方常下雪。五臺積古雪不消。鳥獸毛毳結凍血。江南昔有酒如澗。蔗漿麟脯相憑陵。朝廷有道四海清。旣醉鳧鷖歌太平。九土夜市徹天明。樓紅陌紫喧簫笙。豪氣一飲一千鍾。喚得國裏春風生。千金少年百花眼。左右捧擁上天行。戰鼓聲多瓦欲飛。從此百姓無寧時。龍。鱗。舞。鼠。變。虎。恣。意。反。覆。弄。風。雨。如。今。寂。寞。不。救。飽。觸。體。眼。睛。生。秋。草。空。欲。拍。弄。百。斛。船。莫。羨。釀。來。曝。背。眠。何。如。我。入。壺。中。遊。喝。雲。開。破。天。外。天。翠。錦。幃。幕。車。渠。土。八。面。雪。白。淨。無。烟。水。王。雙。闕。瓊。膏。壤。使。得。五。行。顛。倒。顛。坎。離。

媁春中央宮。俯現摩醯王王仙。手執乾坤萬化柄。斟酌混沌殼中髓。嚙得半掬碧色雲。
 夙根無明百雜碎。萬緣俱空恬無爲。四肢馥郁紅玫瑰。自然氤氳太和身。融融洩洩先
 天春。形化爲氣輕於霧。飛御慈盼福下土。金相朶朶鮮綠雲。花盤綵衛跨空住。八十一
 天開玉燁。天天互透長生路。慈湧醴泉兩甘露。孕牛產麟蛟舞九苞鳳凰對舞鳴。鈞
 天清曼雲璈音。効取龍猛大士藥。西土龍猛大士有藥能點大山
爲金相傳今尙有龍猛金焉盡點大地變黃金。嫦娥搗
 弄團圓雪。拋向下界懸作月銀光。倒潑白冷明笑吻。霏霧飄香水戲擲。火丸前海乾珊
 瑚。萬樹紅斑斑。抱出懶雨活龍帝。拔髻痒鼻激噴嚏。鼻氣環空掛白虹。垂脚東貫大荒
 東。八八翠衫。蓀萊兒舞撒寶花雙。透迤千丈白眉老神翁。前導後從開天倪。徑出盤古
 頂。外行刮風浩浩空。掀轟呵暖爲春吸。爲冬濁世甲子剎。那中數數老松化石了。錢鏗
 小廝半刻天。我之大醉八萬四千歲。小醉三千六百日。世上幾回漢與唐。苦於爭戰悲
 獠。虜萬國。黔首行飯囊。鬼貌藍色心茫荒。狹步蹙蹙羶埃裏。蜉蝣拜天祈壽長。氣濁誓
 熬不清響。嗷啞碎聲羣爭攘。生來不識快活國。紛華外勝奪心王。晝夜火燒菩提樹。背
 井索水喫。且僵峭地荒年苦。命活遽條戚施瘡。瘡痍貧者逼。迫富者狂。一窪血氣六賊

戕。眼。望。天。上。金。銀。落。壘。瓊。架。屋。鐵。築。墻。莫。知。仁。義。爲。何。物。冷。笑。詩。書。今。不。香。沈。酗。私。欲
反。爲。醜。嫌。說。青。山。白。雲。人。羣。昏。駢。勦。搖。不。覺。強。語。以。道。必。生。嗔。忽。笑。大。笑。休。休。休。回。視
若。輩。愁。如。鬢。揮。手。長。揖。永。相。謝。千。劫。萬。劫。道。遙。遊。

醉鄉箴并序

君子之至是邦。庸以養恬。小人之至是邦。適以滋亂。此鄉坦夷。厥土惟清壤。九州之
地弗及之。故其人物皆有士君子之行焉。彼之游泳道涯。入於無量之域。雖忘形骸。
禮而不亂。身其景福。樂之於內。居之久而安。或失其道。瀆常經。鼓洩其孽氣。見之於
外。卒莫寧處。非醉鄉本俗也。雖然。亦足以別君子小人歟。後之入國問禁者。其審於
是。箴曰。

維人之生。所主者德。瞿瞿良士。嘉然溫克。其天其游。養和於默。勿爲氣奪。遷其常則。爾
敬爾身。天命難必。罔越乃行。終其永吉。

德祐六年歲旦歌庚辰歲

天運無情歲事新。大寶虛位孤王春。晝出銜恤夜夢哭。皇皇五載臣無君。南望二王未

駐蹕。北億三宮猶蒙塵。祿祿蝕日地軸折。冤氣上騰霧蒼旻。百姓茹苦痛徹髓。大事未
 定焦如焚。我寧久處遜悶中。遽忍終死爲逆民。大哉父母之遺體。與生俱生仁義身。天
 鍊精金鑄我心。上籙忠孝兩字文。痛憶我君我父母。眼中不識天下人。不變不變不
 變。萬挫以死無二心。醉喝海嶽尚翻動。不信不滅犬羊羣。或謂逝水不可復。吐我癡忠
 空愁顰。焉知漢絕十八載。光武乃興春陵兵。即此一語斷世事。仰面再拜淚如傾。西漢
平帝元始五年乙丑歲至王莽五年壬午歲光武於春陵起兵乙丑至壬午恰十八年至乙酉年光武始立國改
建武乙丑至乙酉相去二十一年東漢始興詳見漢史今日德祐六年歲旦歌乃祥興二年歲旦歌也太歲則庚
辰也兩國正統在天一涯亦未嘗間斷焉我陷海陵六年其實則德祐之民故曰德祐六年歲旦歌心愁欲絕日
捐空碧滿腹不平氣何時遂於一吐耶杯酒光風霽月之下相與歌吾德祐六年歲旦歌吾之願足矣或疑不
變三字蓋補切語殺之
辭非諱不能於不變也

苦雨

霖霖厄晴光。胃臆堆倥傯。颼颼陰風砭中肌。骨痛物象各憂囚。坤輿一瀕洞。死禁朝
 陽。升私竊陰權。弄我剖一寸心。灑血聲大慟。叫天開光明。晝夜永不霽。

勵志二首

炎正遭中微。冠履紛倒置。四壁皆楚歌。猛鷲何凶熾。萬命墮荆棘。身與豺狼值。攢眼刺

荼毒地無隙可避。君子餓欲死爲時所唾。詈白晝行夢中更相問憔悴。我螫茅茨下。有生痛自愧。寒燈弔老影。惻惻不遑寐。憂抑併填膈。反覆論此事。嗣君尙幼冲。厲階誰所致。權奸弄破國。珠玉亂走地。曾謂頃刻間。一蹶失神器。風沙犯天顏。生死一葉寄。勢去若瓦解。哀告不可譬。太廟歷胡馬。太學巢胡吏。殿閣奏秋涼。羣羣走魑魅。淒風吹宮花。春不肯明媚。哀笛破深愁。滿目新亭淚。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涵育三百年。豈無忠義士。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恐我死。亦心不二。殘生留膽漿。氣怒頻裂背。或時坐如死。突眼噤相視。先王澤未泯。中興斷可冀。仰呼籲不平。挺身擴大志。四方皆風動。德化仍漸被。春秋生殺權。華夷有定位。後有董狐筆。當嚴於載記。爰以明人倫。永使勿顛墜。

大哉天地經。森然不可踰。聖人治天下。綱常安厥居。誰謂遭大變。干戈血模糊。天地忽破碎。虎狼穴吾廬。毒氣擊萬物。草木俱焦枯。我爲國之臣。於義當捐軀。受死不爲痛。國家終何如。念此迫我心。萬劒裂肌膚。骨腐尙唧窹。且爲國家圖鬼神。果有知聞之亦歎。

獻。

春日偶成五絕

山塘遊舫接荒城。縱有笙耳歌不清。深憶國家無事日。人心和氣是春聲。
曉來怕上最高樓。春盡時光只似秋。草木荒寒生意澁。風腥雨膩一天愁。
郡縣荒蕪哭暮笳。憑高望不見天涯。如今揮淚灑枯木。南國春回生紫華。
天地腥羶社稷隳。萬邦赤子病流離。幾番曾共秋風語。說得虛空亦淚垂。
百萬胡兒犯大朝。奔南狩北恨迢迢。我非辦得中興事。一點英靈死不消。

寫憤三首

偶一夕枕上苦吟不就。忽於夢中吟得五字云。翻海洗青天。正屬對問。爲人喚覺。則天已大明矣。今足之于後。

自許志願大頻歌。慷慨辭攢眉無說。處仰面獨行時。豪傑心猶礙。生靈命若絲。當今欲平治舍我則云誰。

開眼看得愁來只自顛。六年萬憂苦四海。一腥羶歎命巧。相值觀時痛可憐。却慙深。

夜○月○猶○忍○照○胡○天○

朝○廷○罹○禍○亂○民○物○苦○顛○連○晉○帝○渡○江○讖○唐○皇○幸○蜀○年○剖○雲○行○白○日○翻○海○洗○青○天○辦○得○大○事○了○胸○中○即○泰○然○

偶成

郡○國○殘○民○少○君○王○何○日○歸○不○如○秋○後○鴈○猶○得○向○南○飛○

無題五首

屢○聞○北○來○者○相○傳○盡○不○同○三○宮○在○何○許○萬○姓○墮○愁○中○春○草○活○腥○綠○雨○花○啼○慘○紅○人○間○至○微○物○今○亦○怨○天○公○

自○古○無○茲○難○我○朝○今○遇○之○小○臣○慙○逆○土○大○事○決○成○期○劫○壤○六○龍○死○天○荒○萬○象○悲○時○哉○弗○可○失○奮○發○莫○遲○疑○

一○天○懷○愴○事○此○恨○極○難○裁○骨○經○已○成○土○心○終○不○肯○灰○毒○蛇○噓○樹○死○怨○鳥○哭○春○哀○處○處○山○東○老○慙○情○漢○詔○來○

愁○海○茫○茫○望○不○窮○黃○茅○白○葦○渺○陰○風○鳳○凰○高○遁○層○霄○外○豺○虎○橫○行○大○道○中○九○廟○傾○頽○郊○

祀廢。四方禍亂國家空。于今建武重興漢。誰是雲臺第一功。
鞠躬盡瘁弔無君。滿耳冤聲不忍聞。醉去忘形猶脫骨。怒來嚼齒欲穿齦。
腥風瀉曉春應怨。凝霧霾空路莫分。熒惑星明聖人出。頻頻中夜驗天文。

和文丞相六歌不次韻

我憶三宮幸朔方。天顏皴黑鬢髮黃。鬼風尖尖割肌肉。驚沙撲撲損龍衣。
羣黎命死北魔手。世界缺陷苦斷腸。小臣翅短飛未得。望破癡眼愁更長。
嗚呼。一歌兮哀以傷。白日無光天荒荒。

我憶二王血淚垂。一絲正統懸顛危。士卒零落若霜葉。陣前將軍今有誰。
以舟爲國大洋裏。萬死一生終安歸。至痛無聲叫不響。皇天皇天知不知。
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風雨驟至晝冥迷。

我憶我父在日時。叱我癡鈍無天姿。且且灌溉仁義澤。靈臺豁然開光輝。
夙劫孤露命濁世。王事鞅掌生無期。一憶父母教。我語逃罪無地死。亦遲嗚呼。
三歌兮淚淋漓。君父不在倚賴誰。

我憶母氏兮聖善。勞苦家事手生繭。母後父死十五年。教我育我恩不淺。我雖貧拙志不屈。清氣稜稜秋瑩骨。至今一粟一縷絲皆是。父母流傳物嗚呼。四歌兮痛惻惻。皇天后土無終極。

我所思兮文丞相。英風凜凜照穹壤。失身匍匐草莽間。屢迫以死彌忠壯。虛空可變心不變。吐語鏗然金石響。想公骨朽化爲土。生樹開花亦南向。嗚呼。五歌兮併悽愴。望公不見愁泱泱。

我生我生何不辰。血淚化作妖花春。平生意氣若風雲。何苦戚戚悲吟呻。狂來一呼天地動。萬物鼓盪俱精神。天上真火滅不得。灼爍大地生光明。嗚呼。六歌兮歌聲清海嶽。瑩潔日月新。

久雨後郊外獨行

新秧遭水毀。歲事正關情。日沒虎狼出。城荒荆棘生。清流不可污。古道竟誰行。關步獨歸去。茅簷月自明。

追獎并序

毛惜惜。高郵軍妓也。理宗朝。榮全據高郵城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怒叱之曰。汝本趙官家健兒。何敢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榮全以刃裂其口。立命斃之。罵至死不絕聲。嗟夫。今之男子。挺挺讀書。學爲君子者。反蕩然掃地矣。不知此婦人既失身污賤。果何所學何所見而臻於是。吾豪傑士也。睚眦之氣。不爲世變消鑠。此國家仁義涵養之所致。其敢負國家乎。聞此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待文王而興可也。扼腕時艱。追憶惜惜之事。今實不易得。故賦以美之。

誰謂伊人賤。猶懷事賊羞。挺身持大義。正語叱狂酋。名在春逾艷。骨香花不愁。有靈知國事。地下笑王侯。

詠懷二首

鳳爲百鳥王。孤飛無其友。覽德而來儀。千載不一有。云胡德之衰。因身狎雞狗。我當愁來時。散髮狂叫走。歷歷訴此苦。太空亦肯首。精衛雖至微。脚石尙填海。一點至烈心。千生萬生在我誓。銘于天語大。莫能載萬萬。雷霆誅此盟。亦不壞。劃然笑一聲。今古生光彩。

我苦心吟事二十年矣。德祐前詩僅存一二。記序等作則盡亡之。亂後所作幸猶存焉。今陷身不義。盡傷于心。期剪滅此而後朝食。凡有所作。意在大事。不敢囊籥風雲。月露之妙。鑄爲獨樂之辭。然亦不知其果爲詩果不爲詩也。自中興集黃河清以下。隨得隨入。更不刪去。主於述懷。不以辭語爲選擇。今所作無題者。俱以礪之一字次第。目之。礪者言淬礪乃志決其所行也。漢頌逆莽功德者四十八萬餘人。今又過之。唐顏氏之門。死於賊之刀鋸者三十餘人。今無以尙之。何從逆者衆。盡節者寡歟。晋卞壺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偉哉我銘父母之教于靈臺。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不忘者也。天高地下。日照月臨。有違家訓。雷其殛之。

一礪 庚辰九月

愈久愈不變。一忧生死俱。獨行天與語。枯坐石爲徒。血汚衣冠國。冤浮盜賊區。何當洗兵馬。終古統炎圖。

憶前輩二首

昔在先皇帝。理當陽四十年文。明照天下後。傑立王前一。自胡兵入俄。驚漢鼎遷。致今

人道亂。空谷遁遺賢。

治世衣冠盛。人才極典刑。開心呈日月。吐語走風霆。氣象近三代。文章出六經。今焉不可得。四顧一冥冥。

續洗兵馬

遭時不祥厄。陽九垢面蓬。鬢喪家狗。四夷交侵小雅廢。率其子弟攻父母。封豕長蛇。亘人域。天子下殿跳足走。凝碧池頭樂最愁。連昌宮裏花亦醜。三精霧塞黑瞳瞳。天破地裂一無有。誰執弓矢救日月。仰泣夏天大號吼。賢者不入勝母里。義士恥飲盜泉水。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恥。當知孔明吳卿輩。歸然三代古君子。呂尚磻溪釣文王。乃是漢唐人才爾。到今大壞不可救。鷓鼻破鏡咀唇齒。高瞻雙眼視天下。黔首渾敦狀如鬼。龍堆大漠鳥獸夷。舌捲音響蠻侏離。不類人形舞百怪。錯亂天命災羣黎。營州羯狗祿山也。豬龍形。詎能築有唐丕基。太子卽位靈武日。天開萬仞磨崖碑。載定尊卑奠鰲極。一新正朔授人時。漸被日出月沒處。梯航臣妾拜京師。黃旗紫蓋東南興。大火王氣浮晴春。勿欺一成一旅微。少康猶能作之君。班彪已著王命論。陳嬰王陵母生心。絳

衣大冠大敵勇。今日豈無劉將軍。田野豪傑久延頸。一呼而動雲來奔。我當率之效馳驅。整頓乾坤明大倫。舊邦新命光前王。逆俗汚染咸維新。

二礪二首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踐亡吳計。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饑虎齧空林。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越滅吳十年乃伍員語

鈞天夢冷紫宸春。臣子脚哀社稷屯。一縷血忱開白日。兩篇心誓哭蒼旻。謂前後臣子盟檄也 渡江祖述願興晉。蹈海仲連羞帝秦。回首故都宮闕恨。滿山秋色正愁人。

題拙作後

我有詩一編。率皆懇切辭。但寫肺腑苦。不求言語奇。矢口吐憤氣。焉知詩非詩。脆語剪風露。叨叨兒女癡。昂然大丈夫。以身佩安危。何時把杯酒。大笑信雙眉。

三礪

一礪。二礪。至萬礪。盟執牛耳。血為誓。靈臺空瑩白。於秋徹底。不生乖戾氣。皆裂齒碎志。懇懇貉之天性。寧踰汝我生。一雙霹靂手。終碎此虜為齏粉。天平地成風俗淳。一統永

歌胡無人。

九日

眼見今朝菊又黃。雙鼻漬淚信淒涼。睜歲月精神發。磅礴乾坤意氣狂。新鴈來時芳草死。歸鴻盡處暮天長。後年箭主當回蹕。始信山河再屬唐。

菊花歌

太極之髓日之精。生出天地秋風身。萬木搖落百草死。正色與秋爭光明。背時獨立抱寂寞。心香貞烈透寥廓。至死不變英氣多。舉頭南山高嵯峨。

餐菊花歌

道人四時花爲糧。骨生靈氣身吐香。聞到菊花大歡喜。拍手歌笑頻顛狂。憶昔我爲混沌王。洞見末劫壽不長。盡召羣仙列殿下。勅宣餐菊長生方。我今化身遊下土。一嚼清涼徹肺腑。頓令心地豁然開。迸出明珠耀今古。普入變化妙如意。能爲一切主中主。塵塵刹刹黃金身。永救娑婆衆生苦。

愛竹歌并序十月

心史 中興集

吳中承天寺立雪軒。修竹一林。極可愛。昔承平盛時。每遊其間。屢詠絕句。刻題竹上。世變之後。繫心大事。欲此清樂。不可復得。近至西山。忽見竹林修翠。戀戀終日。實不能去。始知痼癖不可除也。遂歌之。

此君氣節極偉特。令人愛之捨不得。徧造山水有竹處。不問主人識不識。朝朝暮暮看不足。感得碧光透雙目。一旦心空忽歸去。挺身特立化爲玉。

四礪二首十月

壯懷寧久淹。藏六暫窮欄。道病。人相食。時危。筆不銛。哭。衰。愁。裏。命。笑。祭。醉。中。髻。清。恠。每如是。從教俗士嫌。

說殺說不醒。世人良可嘆。欣欣從北俗。往往棄南冠。毒露沾膚爛。尖風破骨寒。願身化作劍。飛去斬樓蘭。

五礪

宋鼎終難問。元酋莫死爭。九州俱是淚。一刻不容生。舌在身當貴。心真願必成。但思滌海上。誰可與斯盟。

六礪三首郊外獨遊草

一聽茶歌淚即流。探茶歌胡曲也更兼風葉響颼颼。不堪滿地餘殘照。併與新寒合音作愁。
又是江空歲晚時。痛思國事獨行遲。青山無語青天遠。吐出丹心把向誰。
操得南音類楚囚。早期戮力復神州。須知鐵鑄忠臣骨。縱作微塵亦不休。

平揚州瓊花并序

揚州瓊花。天下惟一。本后土夫人司之花。之盛衰。淮境豐歉係焉。南渡前經兵火。此花亦死。今遭大故。丙子歲。維揚陷。丁丑歲。此花又死。孰謂草木無知乎。上天福正統。厭夷狄。於茲見矣。

南土新飛劫。火灰瓊仙戀國暗驚猜。定應攝向天宮種。不忍陷於胡地開。花死青春禽鳥哭。城埋黑氣鬼神哀。一朝枯枿變高樹。傳得歡聲沸似雷。

七礪

天生忠義性。習俗豈能移。道在國常在。我知人不知。眼懸堯曆象。心醉漢官儀。堯漢俱火德
前日喃喃者。今誰語及斯。

八礪三首

黃道。羸陰。晝蝕光。野浮冤氣白冥茫。世無聖主天應哭。時有忠臣國不亡。萬刃攢身終莫變。一誠銘骨豈能忘。休嫌重復叨叨說。未奏膚公正斷腸。

生得貞心鐵石堅。肯將識見與時遷。淚如江水流成海。恨似山峯插入天。慷慨歌聲聞屋外。婆娑劍影落燈前。篇篇字字皆盟誓。莫作空言只浪傳。

憤氣填膺奈若何。千生萬死不消磨。夷齊道喪綱常壞。湯武兵興叛逆多。天外遊心窮碧落。風前注目寄蒼波。此時此意那容說。環顧斜陽一浩歌。謂人臣篡國自湯武始。今胡人則犬羊耳。

梅花

寒結癡陰慘物華。莫將憔悴聽胡笳。明年無限風花在。奪得春回是此花。

九礪

忍死以待日。蹉跎歲又殘。墮身囚陷阱。盡命哭衣冠。月死虛空黑。春枯草木寒。牀頭雄劍在。白氣夜盤盤。

辛巳歲立春作 正月

大辱痛於死。含哀弔歲華。叫雲聲草檄。戀闕夢宣麻。地走人形獸。春開鬼面花。年年北去婦。馬上哭琵琶。

覽鏡

朝來一覽鏡。抱負頗崢嶸。貌古煙霞氣。詩新金玉聲。郊垌常鬼哭。風雨自雞鳴。所喜不靴笠。巍冠敝屣行。

獨遊五月

吾非好獨遊。無與吾同者。不行衆所行。所以驚天下。逆哉一世人。昔辯而今啞。吻涎流腥羶。變尾面不緒。若曰汝爲人。寧不識。取捨止。勿多言。清風生四野。

十礪二首

屏氣處逆阱。衡慮畫奇謀。指日誓血語。高空開青愁。決志揭大法。一洗天地羞。永使臣子輩。恥列僞逆儔。美俗薰古德。至治昭皇猷。一統萬萬世。海宇咸蒙休。

一刻積一日。因循忽七年。自乙亥陷虜至辛巳巳七年孰云天道邇。不鑒下民冤。海陸頻征戰。城池盡

變遷。吾君幸何地。數禱紫微垣。

十一礪四首

五六

錢塘帝王都。宮闕高崔嵬。盛治藹無外。鼓舞如春臺。咸淳聖人去。山崩龍虎摧。彈指變晦冥。鐵圍生劫灰。丈夫吐一語。霍落飛風雷。直排四海水。併走天外來。手濯天地殼。永刦絕纖埃。喚醒羣盲兒。歡喜雙眼開。

我本漁樵徒。山水足嘉遯。昔也爲鳳凰。今焉乃鷲鈍。反思生爲人。虛食國家飯。詎甘死賊手。拊口違公論。孤忠破衆逆。彌久氣彌健。決當乘良機。爲國行天憲。勇往直無前。一舉四海勸。談笑解倒懸。盡釋下民怨。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罔使竟食言。刦刦抱長恨。

姬發誓孟津。集者八百國。當時盡棄商。喜受鉅橋粟。獨有首陽山。不生周草木。至今挿天高。與商無終極。

素持不殺戒。一視齊冤親。今遭此大惡。不報無天倫。况聞曾子語。不取姑息仁。實爲不得已。挺身事經綸。苟能悟昨非。赦汝改而新。負固變詐者。我恕佛亦嗔。直期後世後。弗忍爲逆臣。惟願吾與汝。同歸天德淳。

十二礪

攀斷龍髯哭不回。鼎湖仙去下民災。一身肉痛愁銷骨。兩臉顏枯瘦入腮。誓以匹夫紓國難。艱於亂世取人才。屢曾算至難。謀處裂破肺肝天地哀。

題明皇按樂圖

誰準鸞輿向蜀行。梨園弟子歇新聲。及知凝碧池頭事。難得樂工雷海清。唐史凝碧池上樂工雷海清向

西憫哭為
祿山所殺

憶夢哭歌

五月二十一日。夜夢遊西湖上。舊遊宛然。行至戎馬蹂踐之地。憶今天子不在咸陽

宮。大哭隕絕而覺。遂作此歌。

金輪王天中天壽。赤龍夜哭玄蛇吼。仙人不忍辭漢去。青山照水生愁醜。雖貧亦有買醉資。甘美不入孤臣口。死後骨消恨不消。歲歲暗逐春風上新柳。

元賊謀取日本二絕

涉險應難得命還。倭中風土素蠻頑。縱饒航海數百萬。不直龍王一怒間。

海外東夷數萬程，無讐於韃亦生噴。此番去者皆銜怨，試看他時秦滅秦。

十三礪十首

我有一卷書，盟也。即二仗之以為命。所言非奇辭，教人歸於正。昭昭靈臺間，生死明於鏡。願

為大醫王，普治眾生病。

窮陰有巨蛇，蜿蜒數千里。磨牙雨毒霧，聞其氣者死。我心不同邪，縱毒徒為爾。終將飛

劍去一擊，化為水。

哀哉大數乖，妖魔填虛空。劫雨壞世界，欲與大海通。羣愚捫空走，奪命鬼手中。陰極集

萬惱，願天生暖風。

蒼蒼南山松，特立孤峯巔。身此至正氣，性於太初前。流泉近靈物，鬼飲之亦仙。况抱長

生寶，永蔭娑婆天。

大哉萬物母，清淨光蕤蕤。獨尊而為帝，天地亦其子。我見我之身，彈指魔王死。歡喜獨

自笑，清風萬萬里。

北荒騰黑陰，飛妖蝕漢日。閻闔九重門，老胡騎馬入。萬世熙明殿，度宗明殿名一朝韃鞨窟。

雜細即。今賊也。江南荒野間。月黑鬼兵出。

嗟汝兒女曹。至蠢亦孔醜。面笑心搖搖。欲進乃却走。熬癡弄言語。捧酒祝鬼壽。傷哉復傷哉。醒眼頻搔首。

偶背文明時。萬事暗蒼莽。詔汝一世人。父亡子焉往。良心油然而生。千載垂清響。與道同周流。光明塞穹壤。

王道一陵夷。風俗愈卑隘。至於讀書者。見利直下拜。一或持高論。聚笑議爲怪。誰其振木鐸。與世開聾聵。

夙生抱一誠。天亦莫能破。云胡白晝中。開眼而死坐。猛然風雨生。一叱萬邪挫。卒使世上人。子孫永相賀。

題蕭梅初舊所藏錢塘王畿圖二首 六月

陰山腥馬蹂京塵。鎖殺宮花不識春。哭問錢塘江上月。如今誰是去邠人。
撫膺唁國問蒼蒼。郭暗聲中喜氣昌。偷報故都忠義士。趙家天下又南陽。

十四礪二首

法駕遙巡六載餘。農桑煙火頓蕭疎。深山大澤精靈哭。赤縣神州鳥獸居。天下黃金歸朔漠。南中白骨蔽郊墟。漳泉數郡屢反正。賸有忠臣野史書。

六合漫空一網羅。驅搖椎剝極煩苛。星辰錯亂歷無準。天地陰寒氣不和。漢室公卿周勃少。河梁朋友李陵多。蹴然發歎悲風過。渺渺吳淞捲白波。

十五礪二首

國家今板蕩。舊物一微絲。至苦說不得。長懷病似癡。人心危陷阱。天理過蒼龜。賴有二盟在。寧無吐氣時。

干畿三輔地。誰信捲風沙。南貨北填市。北人南住家。亂招城聚虎。毒入土生蛇。說着未來事。戰爭寧有涯。城中今有六七虎或東或西一暮即出頗有見之者

十六礪

雙眼荒荒不寐時。冥搜俊傑慕夷齊。讖符鐵券虜當滅。夢出玉清天亦低。城裏月明聞虎過。人間夜久望雞啼。深憐舉國巔崖底。誰搆懸空萬丈梯。先朝常於蜀中掘得武侯鐵券有胡滅漢留一半漢城胡一人無

及依舊朝錢塘之語當應今日之事

六月大雨後作

推上滄溟犯玉京。業龍鼓怒恣縱橫。青天忽破鬼神走。黑雨驟來山嶽傾。混沌重新開覆載。虛空頓覺發光明。如今清淨渾無礙。一日南風萬物榮。

二言詩 穀梁曰弔失國曰唁并序七月

丞相陳公宜中

德祐一年二月。平章賈似道出師敗績。丞相陳公宜中當國。又以京庠上書議之。抗疏而遁。大皇屢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朝。德祐二年正月。賊逼行在。陳公力請三宮不肯遷。駕返。與張侯世傑劉侯師勇奉二王迺遷南奔南海。公嘗夢二日相鬪。其一墮地不見。其一墮入袖中。喜得奇兆。數數以耐死字諭諸文武百揆。後勢不能統制。張侯又疑。恐左右所賣。托失風奔占城。俄而占城亦降於韃。占城遣百二十人兵卒服事之。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閩。婆國嘗遣使賫香一器。遣張侯約以挾外國兵來合。公未至。張侯已敗棄崖山。莫知所之。先是景炎二年丁丑歲。公以泉州糖鬻貯空名省札數千道。遣戴恩僞作糖商。販糖來吳。密諭使臣呂大升。徧誘浙西數州。平日有

戀國之心者。皆旋填名補官。呂大升用心。布置有法。遠近皆孚。期以戊寅歲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掩其不備。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于其主高氏。高乃告于賊酋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賊有備。俱陷賊手。自正月二十三早。闔城閉門。汲爨俱絕。一聞人聲。賊即擒而殺之。又議舉屠城。幸而免。越七日。至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予家寓于吳。身親此苦。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大升與諸郡響應。乃夾攻之。亦為良策。彼高其姓者。身本南人。反以告賊。陷誤大事。生靈受禍不已。高之彌天惡逆。可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豈止於此。或傳在真臘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徵臣昂首。望東望南。一日從天而下。盡復藝祖高宗境土。寧不快哉。

相國主東甌。應識海壇沙。古識云海壇沙漲温州出相近 早觀上國光。辟雍飛聲華。叫雲罵

姦權。上書言姦相 遠竄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絢晴霞。中台勢將圻。平章賈似道 大

拜宣黃麻。國步正孔棘。盲塗相牽掣。鬼盜殺機弄。平陸鬪龍蛇。黔首心不正。居然中陰

邪。蛛絲網黃屋。六宮妃嬪。鬢公奉二王奔。脫命毫髮差。瀝膽酌上帝。哭斷口大呀。南邦

血糊地。春深草不芽。鬼氣射死樹。腥妖幻毒花。萬痛集如蠶。百怪鳴如蛙。蝕盡朱垠天。國寄海上槎。始知上色玉。潔白渾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互寒凍不死。微微命一窪。刀圭返魂丹。陽和匝邇遐。生擒左賢王。刳腹鹽爲靶。却視舊朝土。一一誰忠嘉。萬古虛空中。一僞不可加。俟我王師來。動地騰喧譁。雷霆破惡逆。四海仍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

陳丞相遵海而南。懼爲人挾以授賊。先托失風奔占城。少保張公世傑擁廣王卽位于海外。改祥興一年。己卯歲也。正月。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之轉戰兩旬。至二月初六日。我軍不幸而敗。所餘五百餘巨艘。賊軍四向圍布。期必得祥興皇帝。賴張公不肯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爲龍。見蜿蜒于空中。賊軍爭覩爲大異。張公奉祥興皇帝。俄乘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隻巨艘。賊望洋追之數日。竟不得。先賊酋張九萬戶。本亦公之姪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嗣君置之何地耶。三軍亦不肯。我惟有死耳。數與賊戰。雖伶仃海島。而氣實不餒。非獨忠臣。亦爲良將。累遷上秩。此不詳知。故不書。獨聞曾除少保。其裨將周文英降賊。謂公已死。乃僞說邀功。

實未死也。公始來勤王。國人俱疑之。誠誤矣。陳丞相張少保伶仃大海中。人豈不能
奮取以授賊。二公忠烈動天地。有德感人心。所以無萌是念者。今俱莫定其所在。昔
太平盛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之像。深以為惜。但人心未改。天命豈終窮
耶。予日俟之。予日俟之。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已久。擢身將校中。腰縮中國綬。身潤白玉。潔面獐黑鐵。剛勇有
武威。功出衆人右。一朝天柱折。當晝豐其藪。陰陽反鐵炭。梧捲賊杞柳。公卿文章。士盡
醉馬乳。酒未聞天地間。生死反噬狗。幸有張將軍。強哉氣赳赳。生死不携異。寧受奸宄
狃。平生鐵石腸。明白照九有。熒熒赤伏符。百拜懸右肘。謀畫入微茫。僵日拇撐口。死戰
拓山開。高擎日月走。剖心餒龍。繼淋漓。血雙手。聖火壽綿綿。凡水焉能洩。瞬目出死關。
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瓊玖。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磨不壞。生公踵
其後。播蕩大海外。若子死戀母。屈指我世祖。建武又乙酉。光武乙酉歲中興、為建武一年、惡
今歲辛巳、去乙酉歲只四年、獸腦百裂。始識獅子吼。天風吹新雨。濁劫淨無垢。

辛巳夏七月

辛巳夏七月初五日正午。太白燦然見。太陰亦俱覩。索曆驗其次。太白躔在午。兵爭周分野。天下氣當吐。敬以詩識之。儲爲史官補。

避暑入古寺

避暑入古寺。暫爾遣騷屑。心靜涼於秋。倏然適清悅。彼哉誰氏子。對爽氣爭傑。惜其二低手。彼此蔑奇着。旁觀發冷笑。連呼錯錯錯。救之不可及。流視入寥廓。

十七礪

我有眞黃金。只作土價賣。陪笑徧示人。竟無一人買。日暮哭歸來。反爲衆所恠。安得明眼人。與之語痛快。

昭君歎

漢朝遠人來入使。當時公卿短奇計。紫清殿內一朵花。狂風妬春吹落地。命墮窮陰鬼爲侶。回首玉皇紫清裏。舊愁新愁東海深。黃鸝舌破傷春事。江南絕色天下誇。元賊盡虜歸胡沙。或以嫁之鬻僞爵。于飛馬背行天涯。年深樂與生子女。情熱比翼忘咨嗟。果知禮義不忍去。亦有一死魂還家。德祐百官人。稷契腹飽理學縱橫說。尙棄君父從背。

叛。乃教妻妾學貞烈。男兒或老不曉事。女子正少欲守節。天生至性教不得。時危罕見人中傑。能盡婦道能誨兒。王陵之母王凝妻。世間婦人誰及之。空恨昭君上馬時。顏色日老單于死。萬里魂歸身不歸。廣寒嫦娥今塵土。應見青冢雙淚垂。

十八礪

挺挺大丈夫。爲世一準則。如何出處間。終始不明白。四皓本周人。多爲漢一出。不終爲周臣。身與道相失。僅安漢社稷。暗墮張良術。惟我則不然。一身無二適。縱別生聖人。亦當死深密。我出興我朝。舊都建皇極。今力未能之。晝夜禱空碧。宣王車馬來。一見死亦足。

哀劉將軍 并序八月

德祐一年十月。虜復攻常州。時步帥劉公師勇守之。常州素無城壁。外濠如市。河僅恃排梁木一重而已。先屢與之戰皆勝。至十一月。元虜大勢合圍月餘。其回回砲甚猛於常砲。用之打入。城寺觀樓閣。盡爲之碎。廿一廿二間。直攻西門。敵之不去。四門殺入。一城盡死。劉侯倉卒間。衣胡衣。笠胡笠。同十餘人騎馬。以通事者給賊。盜走至

平江。僅餘四五騎。徑朝行在。隨二王南奔。死于南中。韃賊因常州難攻。深疑平江有備。及得之。曰。平江鐵城。紙人常州。紙城鐵人。以此可見劉侯勞苦矣。浙右之人。至今皆口稱劉侯之事。痛其不壽。不得盡其所長。惜哉。故作詩哀之。

萬重圍裏脫兵氣。匹馬勤王志不分。既抱忠貞讐敵國。莫於成敗議將軍。身。前。名。照。江。南。月。地。下。心。衝。塞。北。雲。爲。痛。英。雄。併。消。沒。託。詩。爲。史。筆。傳。聞。

江南絲

江南絲盡入機房。欲此虛空彼富強。鞭撻別工皆學織。程量計日定成章。驚心蟠鳳愁應死。淚手攀花痛不香。貧者只宜巖谷隱。草紉櫛葉當衣裳。

十九礪

暫爾下生來。落身命塵網。高明氣常清。貧賤語亦響。雙足風雲行。一心山水想。何時了國事。方外適幽賞。

大宋地理圖歌

混沌破後復混沌。知是幾番開太極。四方地偏氣不正。中天地中立中國。神禹導海順

水性。太章步地窮足力。悖理湯武暫救時。謀篡莽操大生逆。離而復合合復離。卒莫始
 終定於一。粵自炎帝逮唐堯。兩漢大宋傳火德。我朝聖人仁如天。歷年三百猶一日。形
 氣俱和禮樂修。誰料平地生荆棘。風輪舞破須彌山。黑電亂下千鈞石。銅蟒萬舌咀。梵
 雲玉帝下。走南斗。泣中有一寶壤不得。放光動地神莫測。云是劫劫王中王。勅令一下
 罔不伏。燕南垂。趙北際。忽必烈正巢其地。一聲霹靂吹雲飛。眞火長生世永世。山深
 水水清。縱橫十方變化身。恆河沙數天壤殼。獨我志氣常如新。

元韃攻日本敗北歌 并序

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元賊
 聞其富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辦舟艦往攻焉。欲空其國所有而歸。辛巳六
 月半。元賊由四明下海。大船七千隻。至七月半。抵倭口白骨山。築土城駐兵對壘。晦
 日。大風雨作。雹大如拳。船爲大浪掀播沉壞。韃軍半沒於海。船僅回四百餘隻。二十
 萬人在白骨山上。無船渡歸。爲倭人盡勦。山上素無人居。唯多巨蛇。相傳唐東征軍
 士咸隕命此山。故曰白骨山。又曰骷髏山。元賊又一道自高麗往攻倭。敗尤甚。虜酋

敗歸。幾遭虜主所殺。並罰陪金銀鈔物。咸窘且怒。虜主又謀復舉攻之。航羅國方八
百里。航倭甚近。韃已奪據其國。運糧調兵于彼。爲餉衆窺倭之地。倭有五十六州。倭
兵悉聚太宰府。倭圖載甚詳。倭人狼不懼死。十人遇百人。亦戰不勝。俱死不戰。死歸
亦爲倭主所殺。倭婦甚烈不可犯。幼歲取犀角。刺小珠種額上。善水不溺。倭刀極利。
地高險難入。可爲戰守計。且今漳州陳弔眼據漳已久。地通諸山洞。山寨八十餘所。
據險相維。內可出。外不可入。以一當百。勦韃難算。意欲攻出。未能。年號昌泰。未知擁
誰爲主。元賊力攻漳不可得。又韃攻倭。倭攻韃。卒未已。火德一脉終如何。諸處仗義
出者咸有之。然恐藉大宋之名。鼓舞人心。實私爲一己之謀。圖集事功。此微臣朝夕
不已于懷者也。我朝列聖無失德。大宋有道之長。當粲然復興矣。公孫述隗囂輩。燬
火也。寧敵漢日之大明乎。我又夢蘇武與語頗奇。遂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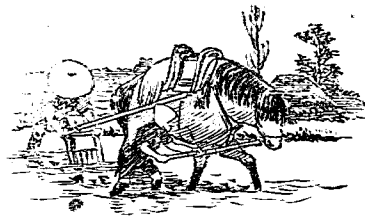
東方九夷倭一爾。海水截界自區宇。地形廣長數千里。風俗好佛頗富庶。土產甚夥并
產馬。舶來中國通商旅。徐福廟前秦月寒。倭有徐福廟猶怨舊時羸政苦。厥今大羊貪猶熾。
瞠目東望心如虎。驅兵駕海氣吞空。勢力雖強天弗與。鬼吹黑潮播海翻。電大於拳密

於○雨○七○千○巨○艦○百○萬○兵○老○龍○怒○取○歸○水○府○犬○羊○發○怒○與○天○敵○又○謀○竭○力○必○於○取○已○列○江
南○民○髓○乾○又○行○併○戶○抽○丁○語○凶○饑○燒○眼○口○竟○啞○志○士○悶○悶○病○如○蠱○雖○傳○漳○州○氣○餒○盛○又
聞○襄○陽○已○大○舉○割○據○固○足○稍○伸○氣○律○以○大○義○竟○何○補○縱○遇○聖○明○過○堯○舜○畢○竟○不○是○親○父
母○千○語○萬○語○只○一○語○還○我○大○宋○舊○疆○土○曾○夢○蘇○武○開○笑○口○云○牧○羝○羊○今○盡○乳○仗○節○還○漢
欣○欣○然○鬚○髮○盡○白○心○如○故○一○念○精○烈○無○不○通○天○地○爲○寧○我○爲○主○高○懸○白○眼○混○沌○前○那○肯
以○命○落○塵○土○翻○身○鼓○掌○一○笑○時○萬○古○萬○古○萬○古○萬○古○

二十礪五百字

素○志○欲○隱○去○蛻○名○辭○筆○耕○偶○值○惡○劫○來○眼○界○亂○縱○橫○窮○北○洞○窟○底○竄○出○老○魔○精○被○髮○走
如○風○四○臂○獐○雙○睛○面○靨○噴○毒○火○直○射○日○月○盲○一○海○人○髓○酒○五○石○瓠○爲○觥○鬼○鼓○徧○空○響○白
氣○幻○長○鯨○夜○叉○發○羣○機○砲○砲○打○玉○京○老○仙○戰○股○立○手○扶○鰲○極○撐○晝○弒○盤○古○死○紫○微○貫○攬
槍○諸○天○落○淚○雨○終○夜○淋漓○傾○燦○人○變○醜○相○蝨○目○豺○狼○聲○餓○虎○插○翼○飛○善○類○誰○能○攖○送○命
納○彼○啖○遊○魂○嘈○窻○情○血○凍○天○下○土○赭○鐵○蛀○玄○蟲○雨○肥○觸○髅○腥○生○菌○高○於○楹○獨○抱○深○痛○螫
數○與○死○相○爭○讀○史○見○義○事○意○氣○如○雲○生○圖○窮○匕○首○見○今○豈○無○荆○卿○眞○孤○匿○山○中○今○豈○無

程嬰。獲得九尾龜。灼紋橫庚庚。大寶子傳子。垂統無畢程。高聲叫亂世。聾瞽豁痼醒。速
卸胡兒衫。仙帶飄佩珩。身辭陷陰路。火邦即蓬瀛。我秉正直心。明比日更明。豪興凌高
秋。磊落人之英。決當勇於動。持平平不平。手劈虛空開。身提天地行。千妖百裂死。萬古
一擲。羸獨出娑婆外。世界懸空擊。猛飛大山來。突立青崢嶸。劫初第一峯。鬼神不識名。
樹。祭百寶花。石削五色瓊。香霏月中髓。碧沁秋痕輕。天上闢新國。以正治八紘。大赦統
乾運。平心持道衡。洪福溥無疆。一切命皆亨。下界齊拜舞。笑賀羣相迎。愧昔染腥辱。悅
今趨義榮。淨脫夙骨臭。瑩然澄秋泓。正性本不壞。生死通一誠。逆爽殄微塵。王氣光大
清。犀象怯漢戰。草木助晉兵。周勃軍左袒。杜甫詩北征。趙祀必不絕。宋禮吾足評。我土
我百姓。永刼心不驚。天君坐靈臺。誓行前後盟。謂前後臣子盟檄也念念死亦祝。願寶期必成。口
血寧有變。浩劫光晶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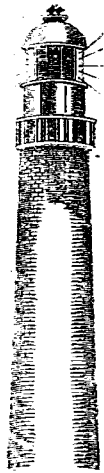
自序

思肖生於理宗盛治之朝。又侍先君子。結廬西湖上。與四方偉人交遊。所見所聞。廣大高明。皆今人夢寐不到之境。中年命於塗炭。泊影鬼區。仰懷理宗時朝野之臣。中夜倒指。嘗數一二名相。崔公與之。李公宗勉。游公侶。杜公範。吳公潛。董公槐。閩臣孟公珙。彭公大雅。余公玠。趙公葵。陳公鞞。向公士璧。名臣徐公元杰。蔣公重珍。度公正。徐公驍。潘公枋。郭公磊卿。張公端義。劉公漢弼。章公琰。李公韶。張公忠恕。王公遂。劉公宰。蔡公範。王公邁。曹公幽。杜公淵。徐公經孫。蕭公山則。陳公昉。黃公自然。洪公天錫。范公丁孫。李公伯玉。道學真公德秀。趙公汝談。袁公肅。蔡公抗。趙公汝騰。錢公時。徐公霖。文臣李公心傳。洪公咨夔。魏公了翁。危公科。程公許。劉公克莊。湯公漢。劉公子澄。詩人徐抱獨逸。戴石屏復古。敖臞菴陶孫。趙東閣汝回。馮深居去非。葉靖逸紹翁。周伯明弼。廬柳南方春。翁賓暘孟寅。曾蒼山幾。杜北山汝能。翁石龜逢龍。柴仲山望。嚴月澗中和。李雪林槃。嚴華谷榮。吳樵溪陵。嚴滄浪羽。阮賓中秀實。章雪崖康。孫花翁惟信。其他賢能名宦。豪傑人物。老師宿儒。仁人義士。僻在遐方。異縣深山窮谷。誠匪車載斗量所可盡。如斯諸

君子落落參錯天下。當時氣餒。何其盛哉。度宗登極。權臣持國。士氣沮喪。畏禍燃身。相尙賣諛。平日挺爲君子者。亦舌噤若死。宜其人才咸無稱焉。養成德祐莫大之禍。不可救藥。雖德祐後忠臣義士亦理宗朝涵養所致者。萬乘南遷。宗祏塵土。臣子之痛。終天罔極。今忍死暫生。期集大事。不暇以歡情倩日。調笑風月。爲詩人美麗之辭。疇昔咸淳壬申。嘗雖然立志。悉委舊學。已絕筆視文史。謀入山林。峴去姓字。甘與草木同朽。盡敬以我還之於無聲無臭之天。向非德祐虜禍。天下無復賦詩作文矣。昔上有聖天子。下有賢公卿。儒士豪傑。人物我豨然匹夫。可以隱泯於天游。今而上無君。世皆賊。我當爲天地斯道之主。主也者。天其綱。常於無窮也。率有聞而笑之曰。豈少君一人哉。每厲聲應之曰。正少我輩一人耳。實萬萬不容不出。爲斯道立極也歟。大逆熏心。冤憤填抑。目遇逆事相忤。尤覺氣豪不自禁。非不知賊之刀鋸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鋸者。寧忍避一身微痛。不救天下至痛。時吐露真情。發爲歌詩。決生死爲國討賊之志。心語心謀。萬死必行。故氣勁語烈。殊乏和平興趣。實非詩之正道。先君子嘗謂英氣道之累。又謂離騷亦不得其正。但以高古忠憤過之。其以是之謂。先朝作詩。皆尙盛唐製作。冠冕佩玉。五

音相宣。如大朝會。法度森然。此皆我朝祖宗仁義之澤。况美教化。移風俗。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果能一出誠心公道。斥去僞語邪思。蓋詩道必致之效。舍是而詩。恐非古聖人之所謂詩。今天下人所思。皆邪詩之根本。摧喪無餘。此爲何時出。而言詩爲仁義辱甚矣。果欲爲之。必知所立身。乃可思肖幼本不肖。且大不孝。資質頑鈍。授之以學。若水灌石。了不相入。先君子盡平生精力。竭其所學。癡視枯木。望其必花。今若鳥難能飛。詎敢易父母所行之轍。恣謬其所之。亂後所作詩二百篇。固近於正。一或不能行其所言。願天誅之人誅之。彰其不孝不忠僞語罔世之罪。使悉聞其惡。皆相顧而語曰。其父母如是。其子如是。吾與汝其戒之。我晝夜懷懼。深思遠計。施於言語。果無益。不若身之於事。以風天下。暫乎默讐緘誓。屏吟詠事。決其必行。計獨以謀之。神以運之。剖析清穢。豁如天開。位三綱。福萬物。願俾天下後世莫不知有君。願俾天下後世莫不知有父。始可以見我父母平日教子之志。今忘叨叨。再四紬繹。力主于行爲終身誓。不求天知。不求人知。不求心知。亦非有所利而爲之。蓋臣子之職分當如是也。若律以詩。去古人法度誠遠矣。當憐所遭之時爲何如。時之爲戾如是之極也。夫以時論之。在天不在我。以

理。論。之。在。我。不。在。天。時。雖。異。卒。不。能。違。於。理。理。至。大。實。可。以。制。乎。時。昔。父。母。教。我。勿。違。
理。而。行。也。素。矣。是。以。我。自。許。我。可。必。集。亂。世。難。成。之。事。時。曷。能。果。病。我。耶。我。誓。執。無。終。
極。之。終。以。終。其。有。終。期。無。負。於。國。於。家。焉。願。畢。天。下。後。世。之。人。一。而。行。之。三。極。之。道。至。
矣。盡。矣。維。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陽。月。望。日。思。肖。後。序。



雜文并元賊犯中國後所作

久久書

前後臣子盟檄二篇并跋并詩。昔分其字而九九錯綜書之。又取久久之義。故托其名曰久久書。秘其機。神其事。庶幾便出入。衆不疑。其文且奇。其留傳可以久久。俟我大事成。當釐爲正文。激勸天下。今又閱四年而事未集。大痛在心。晝夜不釋。期於必成。乃事一日興動。竟釐爲正文。讀之激發其志。但我死有期矣。恐生不能爲國家報讐。死決當爲大義吐氣。我昔有詩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罔俾竟。食言却却抱長恨。此二十字心誓盡之矣。久久書後九跋。蓋跋前後臣子盟檄也。特意微隱爾。德祐八年長至後十三日。思肖書。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檄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爲正統。爲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長江天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欲以夷狄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闕國脉。貪官虐吏。剝剝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犬羊愈恣橫逆。畢力南入。

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爲徒。奚敢化爲賊而忘吾君吾父吾母也。欲彎弓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足爲孝。舍孝不足爲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爲尙未旋。蚤夜以思。狂而不寧。淚苦流。膽心赤。凝血挺然。語孤忠。子然大義。與世相背。獨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日莫無期。奚生其生。叫日而日未出。泣夜而夜何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爲。愈爲讐賤隸婦。富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爲烈婦。譬貧儒子。貴公卿謀遷爲後。彼不忍舍乃父。爲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爲忠臣。萬潔一污。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爲。且且惟眞主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縱姬發或興。亦不陳洪範書。吾爲大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姬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姬發之聖。汝輩獨不思大宋忠厚。不怒逢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嚳悟其自促乃死。向之喃喃諤諤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于數。

僞夷狄以王。胥而爲賊。反叱吾愚。執方癡謀。不與時遷。譽其爲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讐。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莫人其爲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謂。所以學爲人人。匪形體之謂。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生不得其道。死則爲榮。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即舊邦新之。于以正天地大位。于以開日月新光。天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火德復炎。炎中天乎。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其無斃。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檄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汪洋之中。飛躍道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于躬。爲三朝太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乎。豈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遽變。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爲也。理無不亡國也。然昔之國亡。必有太康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僖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慙。奚而不喪。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問不平。思宋者衆。寧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而已夫。天理必不

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弼、李公庭芝、姜公才、趙公興、擇趙公准、陳公文龍、趙公卯、發王公安、節阮公正已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遁身南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傅陳公宜中。挾二王而主之。三宮狩北。未有還期。二王奔南。未奏膚公。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與汝皆腥涎中食。盍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獨不能爲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化犬羊類。生不爲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脚窶痛于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負吾母。不爲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爲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於此賊。又母氏教以唯學父爲法。極拳拳深望中興事。期我大有爲當世。若不殄逆類。炳炎圖。是違父母遺訓。爲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爲吾大宋之民。生爲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條遭瀕洞。腥汗社稷。淚盡心破。安敢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爲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弓莫挽三斗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箝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肉醢。

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朽。裘而不治。然主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自反而縮。果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緝先王萬年文明之治。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木淒苦。四顧空空。舍我其誰。臣子盟檄所以作。曰。臣子盟檄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檄。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事。何期舍垢隱忍。又閱五百日。圖其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濯久而或弛。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違茲盟。雷殛其形。理誅其罪。人違茲盟。惟理所在。惟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敢率爾舊民。羣興萬動。協心不作。恭聽號令。勦茲強醜。聿新有宋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罔違是盟。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愚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懇切教之。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家庭之訓。歷歷胸中。天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思也。二十二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爲無君無父無母無子之人。

傷哉。我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臣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傳家惟忠孝而已。庸授於汝。毋忘父言。我屢嘗。竟夜。鰥。悲。泣。哽。咽。以國。以家。反覆。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爲。乃若。彼。安乎。忍乎。此。臣子盟檄。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夫。螫。龍。一。出。頃刻。滯。雨。壯。士。長。嘯。剗。爾。生。風。前後。二。檄。奚。爲。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動。天。日。愁。變。儻。若。坐。雲。吐。空。手。舉。滄。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頗。快。然。故。申。之。以。跋。淬。礪。乃。志。決。其。必。爲。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誓。于。心。終。施。于。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爲。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爲。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後。復。詩。以。盟。之。曰。死。亦。烏。可。已。丹。心。闡。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誓。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流。時。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孤。臣。鄭。思。肖。泣。血。誓。心。書。

此一卷書凡三千二百三十四字。普先夫子授我曰。眞奇書也。名曰久久書。由是行之。可以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今未可發其秘。久久觀之。當自通其文。

比潛心數歲。終莫旬其辭。支離蹇喫。罔測何文何義。流離顛沛。與此書同死生數矣。不敢忘先夫子所教。故今存焉。噫山林禽獸之天。江海魚龍之天。君君臣臣父子子。乃吾之天。今所聞所見所交所言所行所止所飲所食。其吾之天乎。其非吾之天乎。將與草木歸枯朽乎。終與日月同光明乎。一係于久久書焉。行將絕世事。委形死志。通晝夜寂坐。禱於靈臺之天。必能冥悟其旨。吾當爲天地立極。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又當大書特書其書以風後世云。己卯歲立春後一日思肖書。

我之命受于父母之天。我之學得于父母之傳。縱萬萬鬻其肉。亦弗復遷之。故不敢與天下人相遊於同。惟守天理於至久而立於獨。以我父母不與天下人父母一。其立心與天地一。與古聖賢一。敢爲不肖子辱之哉。大紀淪斲。同風一汗。知我者惟我而已。即我律我而我且。不中我乃以我之律而律於衆人宜乎。與人日益疎。背夫今之人吐語無奇氣。爲時所變化。叱古直拜富貴。萬其心一於利。初若剗肝膽相授熟。窺於久實不然。坐空一世。悉莫我之合。或相與游。終非心於吾之天者也。此書實難其托。欲碑其一立萬山之上。函其一沉大海之底。明揭大義。爰鎮覆載間。而語話癡錯。容色稿悴。死有

日矣。形骨固壞。然有不可泯滅者在焉。茲其位育天地萬物於無窮也耶。己卯歲旦。思肖復書。

厥今三綱五常之道盡廢。人而禽獸爾。孤立無朋。唯心自語。我父剛方純正。行三綱五常之道者也。萬不肖其一二。烏取其爲人子。念念思之。心痛如割。今當誓行其所教。終期於肖。不然。我父教我何事。己卯三月望。思肖復書。

朋友居人倫之一。今天下大變。風俗一爲之污染。欲得相與語吾語者。竟不可得。伐木麗澤之義。殆將廢矣。抑天下果無人乎。故出則獨遊。歸則高臥。爲世嫌罵。指以爲癡。蒼天蒼天。我讀我父書者也。浩歎激發。以手抑胸。血漬兩背。乾坤若變色。淒然欲風雨。凜乎其不能自存。忽作而言曰。天道不常。晦冥終有。青天白日之時。吾何憂哉。

我父今逝十八年矣。昔在膝下時。教我極嚴。隨事陳義。啓其昏頑。行坐寢食。無一事一時而不教。且痛加之鞭撻。直欲吐其心納我胸腹間。使其速肖於人。譬如種種子于枯壟之土。今萌芽者百不一二。舉其大要。則曰不能事親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於家也。故立身爲人子之終事。孝經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

終于立身。此之謂也。汝不行吾之言。汝則非吾之子。我母亦語我曰。汝不行汝父之言。汝不如死。至今歷歷耳聞。髮立汗下。父母之言。一出諸口。卽心服而行之者。孝子也。今悖父母所訓。委身汗雜。爲名教罪人。願天下之爲人子者。悉以我爲戒。家國其庶幾乎。况我父遺所著書數帙。又注易甫及六十卦而逝。夫繼志述事。實人子之責。今天昏昏。日茫茫。正切切。然爲天下大事計。心夢飛亂。卒未暇爲我父足其遺書。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又犯之。我父遺書。終授之誰耶。我知雷霆必誅我矣。掩面一慟。昊天罔極。

人道立。則天其所以爲天。地其所以爲地。萬物其所以爲萬物。人之道苟不然。天地萬物之道。亦幾於廢矣。蓋天地萬物。不能自爲天地萬物。必以人而天地萬物之。人之道大矣哉。日輪西傾。覆載咸夜。羣生冥塗。索行莫知所向。可哀也已。速吾之帝出乎震。開天下曉。使昭昭然行大道中。人道立。則天地萬物咸盡其道。吾事畢矣。右三章皆感歎久久書而作。滔滔有懷。言之不足。故言之而又言焉。今併書之。己卯冬至前二日思肖書。

今之爲人父者。能生之不能教之。惟慮無財遺其子。苟能教以學業。不教以仁義。曷爲父。間有不孝者。亦詬父曰。不遺以財。使我終窮。至謂天不生我於富貴家爲怨也。豈父子之天耶。嘗思百工之人。各知以業授其子。富者知遺財與其子。貴者知延賞與其子。人君知以天下與其子。獨我父以道授我。庶乎成人。故我父之恩。過於人君。以天下與其子。天下可得而有。道不可得而聞。以天下與其子。歷代人君莫不然。以道授其子。千百世不一見。父欲聞道。且不可得。奚以授於子。世之父不多老聘輪扁也。縱有之。尙不能喻於子。道之難聞如是哉。我聞道矣。一天下之事皆小之。但知我父所授之道爲至。大白刃加於身。實不懼。曷以變之。昔本大不孝。今知改爾。得如是者。非我能也。實我父之力也。故生生死死。一以久久。書爲心意。悟天還。吾道亨矣。昔羅仲素論警。賸底豫事。曰。只爲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陳子翁聞而善之。我繹思其言。直與六經相表裏。今天下人。一之爲惡。道本無間斷。彼無知者。爲時所警。痛可憫。我有我父之道在。了然不惑。獨立不懼。豈易至是。益信天下無不是父母之語爲至論。惜乎生後。不得見斯人。一拜之。世道錯倒。今與誰語。其惟仰蒼蒼一歎乎。辛巳九月二十四日。思肖書。

吾聞有志者人莫破之鬼神莫破之天地莫破之生死禍福莫破之夫如是我知我久
久書必開大明之天終集厥成也志與道一萬古如新敢再拜焉敬勒爲誓辛巳良月
初六日思肖書

我書久久書後凡八作猶不能已於已也所以不已者何我父之志未伸也我父氣如
烈日秋霜其嚴行如精金粹玉其潔今洞觀一世人竟無似其毫髮者我欲學之也自
始速今愈學愈不肖仰而望之巍然其天乎始教我爲君子也今小人矣易形革面躑
躑獸走得罪天理不齒人類如之何不使我哭泣摧折痛割心肺晝夜悔恨若莫能救
人莫不有子其子未嘗不肖父誰謂我父有子乃如是爲人笑罵直累於先厥罪爲大
深思我父昔日鞭撻不可復得痛哉痛哉誓自今始心無他思目無他視盡力死行我
父所行之塗雖生死禍福來悉不敢避一念動于中天地鬼神昭監在前或敢薦違家
法我父終不瞑目於空冥間鄭思肖蓋深思之今恥事虛文此爲絕筆之誓辛巳陽月
初八日思肖書

西漢絕十八年景帝之子長沙定王發五世孫光武興漢其派實不出於武昭宣元成

哀平諸帝之下。東漢絕一年。前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勝之孫昭烈皇帝興漢。其派亦不出於東漢諸帝之下。大宋開中興之天。或不幸而如是。亦寧不可乎。惟大宋一祖十四宗聖子神孫之後。亟圖之。微臣雖不才。敢不盡生盡死以效驅馳。決不食言。大宋德祐九年四月七日。臣鄭思肖敬書。

獸懶道人凝雲小隱記

獸懶道人。蘇人也。既獸矣。又懶焉。蘇人中之真蘇人也。今天下人。荒涼如秋。夢影白日。聲飛空青。弔形獨淚。怨逼春枯。愁挾秋語。均化爲蘇人矣。悲哉。與其流於流。孰若止於止。獸兮懶兮。如雲之凝。若迹於迹。無心可心。孰識雲之卽吾兮。而吾之卽雲兮。其凝其質。其散其天。乍離乍合。孰操孰舍。吾不知其誰爲之也。陟躓之堂。索立之根。欲名其誰。實不可得。安能擬其爲之者與。或者曰。凝雲小隱。在西湖之上。獸懶道人所創。四方高人。息肩問道。粥晨飯午。棲神遊眞之所也。吁。吾匪不知創者獸懶道人也。然獸懶者其號。骨肉者其形。捨是而索之。則爲之者誰與。問君而君不知。問吾而吾不識。吾亦不識君之爲誰。吾之爲誰也。彼其彼。此其此。互名其名。聾瞽至死。或欲識之。請問於凝雲小

隱主人默懶道人。

一愚說

愚衆所鄙之之稱也。喜而納之者。其隱於道者乎。予世今之世。莫人其爲人。軋乎憤。騁乎囑。而兀兀而訥訥。素無怪其爲愚。而喃喃而巖巖。今亦化而爲愚。惜哉。愚於君父家邦。則天其遊。愚於胡虜巢穴。則身其囚。甲日景之燭物不晶。慘淚痕之泣睛欲突。臨風一呼。將莫裁其所之也。唯予之不甘於愚。乃所以全其隱於愚也耶。

靜淨說

淨生於靜。靜一其淨。空然泠然。立立其立。寥廓無象。先吾之先。索無首其首。潔無垢其垢。後吾之後。萬化形其妄。吾靜淨其真。委天地。冥日月。靜無靜。淨無淨。吾其靜淨。靜淨其吾。二其二。一其一。匪二匪一。悉吾太極。

夢遊玉眞峰餐梅花記

德祐六年己卯冬至前三十六日。其夕三更後。鄭子得一夢。始則栩栩然冥冥然。若纂若蟄。若醉若瞢。若迷。身雲霧中。憑虛任其所之。俄而遽遽然。泠泠然。若有所至然。開目

則身在山中。私謂其地爲西蜀之極西。其山中岩崖嶽壑。參錯綿亘。峙奇走怪。形勢飛舞。非漁樵耕獵所趨塗徑。其僊怪龍虎所區窟宅。三晝遊覽。萬不六七。忽迫暮。遇深澗微碧之溪。竟行水面。水離足三三寸。沿側石之徑。行迂峻。探宵篠。至一洞。若門忽自開。入之數里。始露霄漢。寬敞如平地。見可仰不可陟。壁立之峰。聳身卽騰飛至其上。得一盤石。潤潔如玉色。平滿整截。方可七八百丈。四垂斗絕。下視無底。上有大古梅一。結根罅石之上。始一兩花。須臾盛開。香透頂腦。復意其時。初冬至。正十五六。間月輪懸於天頂。駐而不動。相去甚近。極大極明。直千百倍。空濶清氣逼人。我心顛喜。興趣辟易。手摘梅花。食頃空其樹。匪若世間梅花帶清苦。氣味甜美。如嚼新軟白石髓。且口咄咄。文其事。欲紙紙至。筆具隨之。懸筆飛寫。字狀極怪。不類世俗書。其文曰。我鍾先天至清之氣。毓其神。必以後天至清之氣。養其形。隨彼熟食之子。火氣昏其清明。溘死其命於穀肉之殼。終棄墜其魄於冥城。草木英華。後天之清氣也。梅獨優之。一陽而花。六陽而實。爲純陽之果。其花天真之身。至香無垢。貞白終其性。戕以霜斧。雪斤。莫能夭彼之命。黑斃癡慘。欲殺萬物以死。身抱微陽一脈之仁。出而萌芽。欲絕不絕之春。性和氣良。滌

夙骸腥滓。盪化真水。培固命蒂。歸脉於踵。綿綿其息。久之鍊骨堅而空透。體性不壞。猶精金然。吾嗜之者以此。平生所食數溢千樹矣。來遊此峰。太初真氣所結。懸空而擎。不與塵壤交接。九疊九萬仞。霹靂圻裂。神護鬼捧。吸納煦洩。撐突峻削。磅礴坱圠。山氣清潤。滋石孕玉。山脉相鎖。若犬牙脚錯。深走地底。鍵幹坤軸。獄形坡陁。臣伏若拜。奄蔭娑婆。歸然而帝。飛身陟之。千清萬奇。叢併心目。空中有聲之者曰。此玉真峯頂也。邇來四百萬劫。無人至此矣。梅花一樹。與天地日月全生。更莫算其幾微塵劫。伏羲未生前。嘗開一花。今天地荒老。萬物多故。欲仁下土。故花又開。天道健。地道順。王道昌。萬物壽吉。樹拱百圍。花大半尺。樛枝偃蹇。根綬石隙。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構爲花骨。世不得聞。仙不得識。今焉大寶珠玉飛出。泥丸化而爲月。御天中央。直若千輪圓月。合成一月。迫窄六虛。焜耀陸離。開大光明。一被照耀。咸悟長生。大星疎疎。可數。可取。小星千。千踏向足底。清極顛默。氣薄金石。頑立梅下。頻嗅頻笑。方瞳不瞬。溜碧相射。竟欲與之俱化。泯而爲一。倏躍而動。手盡其葩。齒鍊爲丹。火涼水淨。玉池甘香。骨瑩肉化。鼻舌毛孔。悉迸散香霧。六合同同。燦發玉光。萬返乎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之身。還我於無。

極。於戲偉哉。書此文訖。舉頭。睨此樹。又莢。英。而花。矣。花。愈。盛。香。愈。清。更。欲。採。食。輒。仰。面。長。笑。聲。震。空。碧。遂。驚。寤。神。思。恬。淨。舌。根。猶。香。夢。中。之。文。凡。千。餘。字。一。筆。而。就。且。而。遣。他。日。半。又。二。三。百。字。怪。不。可。曉。剔。抉。其。支。離。脉。絡。之。以。意。潤。色。之。以。辭。仍。紀。顛。末。遺。爲。他。日。一。笑。耳。聞。者。異。之。曰。奇。哉。夢。也。曰。奇。之。則。不。奇。矣。夫。人。之。夢。皆。紛。雜。之。念。凝。之。於。神。因。其。昏。昧。乘。氣。機。恣。縱。變。化。其。魂。實。未。嘗。出。於。身。外。真。有。所。遊。歷。或。先。識。其。事。或。雜。揉。於。感。多。慾。者。夢。猥。而。昏。無。念。者。夢。寡。而。清。要。之。俱。化。也。詰。其。根。則。妄。爾。樂。廣。之。論。未。悉。也。別。之。有。周。禮。六。夢。焉。昔。黃。帝。夢。遊。華。胥。高。宗。夢。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孔。子。夢。見。周。公。佛。夢。金。鼓。老。子。夢。遊。閻。賓。莊。周。夢。爲。蝶。孰。謂。至。人。無。夢。乎。其。實。皆。托。言。也。假。夢。以。喻。其。意。彼。數。人。者。直。不。可。測。泥。之。反。失。之。豈。如。左。傳。所。錄。之。夢。非。先。識。其。事。則。雜。揉。於。感。者。耶。聖。賢。或。夢。亦。覺。衆。人。雖。覺。實。夢。此。以。異。也。夢。生。夢。死。夢。榮。夢。辱。蠢。蠢。夢。畫。紛。然。焦。鹿。盲。於。心。偉。一。瀕。斥。溟。渤。反。誇。爲。極。智。夜。夢。泛。而。無。根。覺。則。出。之。晝。夢。苟。差。敗。乃。德。不。得。爲。善。人。嗜。無。寤。時。晝。夢。之。害。過。於。夜。夢。遠。矣。悟。者。蓋。寡。我。未。生。之。先。寂。然。而。無。爲。我。既。生。之。後。順。天。理。以。全。歸。厄。之。不。挫。之。天。之。不。憂。也。奚。以。富。之。貴。之。福。之。壽。之。耶。無。愛。風。

欲薪。鼓爨靈臺之火。情想俱枯。頽啗喪其肢體。視實無視。聽實無聽。思實無思。五官咸天厥職。一無所倚。孰爲夢。孰爲覺。然則向之所夢。又不可以夢而夢之矣。

自戒

有行。卒貧至賤。可以進之。無行。至富至貴。不可親之。何也。有行之人。綱紀森然。動皆法度。不敢一毫越理犯分。恣其所行。雖貧乏不以爲不足。無故與之。猶不受。况妄謀乎。忠孝仁義。睦於家。謫於鄉。不以害遺於人。斷無後殃。無行之人。譎佞殘妬。塞於胸間。心目所至。悉犯於理。貪涎滿吻。并包之心熾然。使得時則以勢劫之矣。雖死且有謀。餘孽猶毒於人。必難終以福。匹夫有行。保身保家保子孫。遺善爲閭里傳。卿相無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遺臭爲後世笑。敢斷之曰。無行之卿相。不若有行之匹夫。得若人而交之。非損我者也。實益我者也。然我或有一於此。人將拒我。如之何得若是之人而交之耶。其懼人之拒我也。莫若以所以拒於人者。反拒乎吾身。庶乎可矣。妄以言議人。則幾於小人。能自檢其身。則不失爲君子。終身其行斯言乎。我少也昧。惟由我父所行之塗行焉。凜凜然或恐悖之。玷於父母。願必進於道。期爲君子之歸。故書以自戒。

文丞相叙

九四

國之所與立者非力也。人心也。故善觀人之國家者。惟觀人心。何如爾。此固儒者尋常迂闊之論。然萬萬不踰此理。今天下崩裂。忠臣義士死於國者。極慷慨激烈。何啻百數。曾謂漢唐末年有是夫。於是可以覘國家氣數矣。藝祖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大哉王言。直驗於三百年後。丞相文公天祥。才畧奇偉。臨大事無懼色。不敢易節。德祐一年乙亥夏。遭難深迫內地。公時居鄉。挺然作檄書。盡傾家貲。糾募吉贛鄉兵三萬人。勤王。除浙西制置使。九月。至平江開闔。十一月。朝廷召公以浙西制置使勤王入行在。二年丙子正月。韃兵犯行在皋亭山。丞相陳宜中奏請三宮不肯遷駕。即潛挾二王奔浙東。韃僞丞相伯顏聞而心變。意欲直入屠弑京城。在朝公卿咸驚懼。衆慫恿文公使韃軍前。與虜語。朝廷假公以丞相名。及出。一見逆臣呂文煥。即痛數其罪。又見逆臣范文虎。亦痛數其罪。文煥文虎意俱怒。導見虜酋伯顏。公竟據中坐胡床。仰面瞪目。撚鬚翹足。倨傲談笑。虜酋伯顏問其爲誰。公曰。大宋丞相文天祥。伯顏責不行胡跪之禮。公曰。我南朝丞相。汝北朝丞相。丞相見丞相不跪。遂終不屈。其他公卿朝士見虜酋或跪或拜。竇國

乞命。獨公再三與韃酋伯顏慷慨辨論。尚以理折其罪。辯析夷夏之分。語意皆不失國體。深反覆論文煥之逆。伯顏竟解文煥兵權。又沮遏伯顏直入屠弑虜掠京城百姓之凶。伯顏始怒終敬。爲其所留。不復縱入京城。竟挾北行。至京口。賊酋阿朮勒丞相諸使親札諭維揚降轡。獨文公不肯署名。虜酋暫留公京口虜館。時維揚堅守城壁。與賊酋阿朮據京口對壘。虜賊禁江禁夜。把路把巷。甚嚴密。公間關百計。擲金買監絆者之心。寓意同監絆虜酋。往來妓館。褻狎買笑。意甚相得相忘。又得架閣杜濟相與爲謀。二月晦。夜遁出城。偷渡江。登眞州岸。偷歷賊寨。勞苦跋涉難譬。時全太后幼帝北狩。將道經維揚。公欲借揚州兵與賊戰。激奪二宮還行內。公叫揚州城。揚州疑公不納。復西行叫眞州城。即差軍送東往秦州。由海而南。南北之人悉以公爲神。朝廷重拜爲右丞相。又於汀漳間募士卒萬餘人。勤叛臣易正大。驅馳二三年。景炎三年。歲在戊寅。十一月。潮陽縣值賊。服腦子不死。爲賊所擒。終不屈節。談笑自若。賊以刀脅之。笑曰。死末事也。此豈可嚇大丈夫耶。嘗伸頸受之。賊逼公作書說張少保世傑叛南歸北。公曰。我旣大不孝。又教人不孝父母耶。不從其說。賊擒公至幽州。見僞丞相博羅等不跪。衆虜控持。擢

腰捺足。必欲其跪。則據坐地上。叱罵曰。此刑法耳。豈禮也。賊命通事譯其語。謂公曰。不肯投拜。有何言說。公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我今日忠於大宋社稷。至此何說。汝賊輩蚤殺我則畢矣。賊曰。語止此。汝道有興有廢。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付與別國了。又逃去。有此人否。公曰。汝謂我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去之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奉旨。使汝伯顏軍前。被伯顏執我去。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之二太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圖爾。賊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公曰。吾君也。賊曰。棄嗣君別去立二王。如何是忠臣。公曰。德祐嗣君。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我立二王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帝愍帝而北者。非忠臣。從元帝爲忠臣。從徽宗欽宗而北者。非忠臣。從高宗爲忠臣。賊曰。二王立得不正。是篡也。公曰。景炎皇帝。度宗長子。德祐嗣君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聖旨。如何是無所授命。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而立。亦何不可。賊曰。你旣爲丞相。若奉三宮走去。方是忠臣。不然。則引兵

與伯顏決勝負。方是忠臣。公曰。此語可責陳丞相。不可責我。我不當國故也。賊曰。汝立二王。曾爲何功勞。公曰。國家不幸喪亡。我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何功勞之有。賊曰。既知不可爲何必爲。公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爾。若不可救。則命也。今日我有死而已。何必多言。賊曰。汝要死。我不教汝死。必欲汝降而後已。公曰。任汝萬死萬生。煨煉試觀。我變耶不變耶。我大宋之精金也。焉懼汝賊。蓋之燔火耶。汝至死我而止。而我之不變者。初不死也。叨叨語千萬。却汝只是夷狄。我只是大宋丞相。殺我即殺我。遲殺我。我之罵愈烈。昔人云。薑桂之性。到死愈辣。我亦曰。金石之性。要終愈硬。公後又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興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召周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興於南陽。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似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無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皆曰。啓吾君之子也。謳歌訟獄者歸之。漢文帝卽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春秋亡公子入爲國君者何限。齊桓

晉文是也。誰謂奔去者不當立。前日汝賊來犯大紀。理不容不避。二王南奔。勢也得程。嬰公孫杵臼輩。出存趙氏。爲天下立綱常主。揆諸理而不謬。又寧復問有無授命耶。惜乎。先時不曾以此數事歷歷詳說與賊酋一聽。此皆公首陷幽州之語。公始被賊擒。欲一見忽必烈。大罵就死。機洩。竟不令見。忽必烈因叛臣青陽留夢炎教。忽必烈曰。若殺之。則全彼爲萬世忠臣。不若活之。徐以術誘其降。庶幾耶主可爲盛德之主。忽必烈深善其說。故公數數大肆罵詈。忽必烈知而容忍之。必欲以術陷之於叛。而後已。數使人以術劫刺耳語。公始終一辭曰。我決不變也。但求早殺我爲上。賊屢遣舊與公同朝之士密誘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嗣曰。斬曰。鋸曰。烹曰。投於大水。中惟不自殺耳。賊又勸太皇傳諭說公降。公亦不聽。諸叛臣在北。妬其忠烈。與賊通謀。密設機筭。奪其志。公卒不陷彼計。反明以語。衆酋盡伏其智。且俾南人羣然問六經子史奇書釋老等疑難之事。令墮於窳鄉。衆謀折其短誤。公朗然辯析議論。了無不通。強辯者皆屈。北人有敬公忠烈。求詩求字者俱至。迅筆書與。悉不吝。公妻妾子女。先爲賊所虜。後賊俾公妻妾子女來哀哭勸公叛。公曰。汝非我妻妾子女也。果曰。眞我妻妾子女。寧肯叛。

而從賊耶。弟璧來亦如是辭之。璧已受僞爵。嘗以韃鈔四百貫遺兄。公曰。此逆物也。我不受。璧慚而卷歸。後公竟如風狂狀。言語更烈。一見韃之酋長。必大叱曰。去。有南人往謁。公問汝來何以。曰。來求北地勾當。公即大叱之曰。去。是人數日復來謁。已忘其人曾來。復問曰。汝來何以。是人曉公意。惡韃賊。給對曰。特來見公。餘無他焉。公意則喜笑。垂問如舊親識。他日是人復來。公又忘之矣。叛臣留夢炎等皆罵曰。風漢北人。指曰。鐵漢。千百人曲說其降。公但曰。我不曉降之事。虜酋曰。足跪於地。則曰降。公曰。我素不能跪。但能坐也。賊曰。跪後受爵祿富貴之榮。豈不爲樂。何必自取憂苦。公曰。既爲大宋丞相。寧復效汝賊輩帶牌而爲犬耶。或強以虜笠覆公頂上。則取而擲之。曰。此濁器也。德祐八年冬。忽有南人謀刺忽必烈。戰栗不果。被賊殺。或謂久留公終必生變。非利於韃。忽必烈數遣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歸逆。謂忽必烈曰。韃鞬不足爲我相。惟文公可以爲之。得其降。則以相與之。公曰。汝輩從逆謀生。我獨謀盡節而死。生死殊塗。復何說。大宋氣數尙在。汝輩大逆至此。亦何面目見我。遂唾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於忽必烈曰。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

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請全太后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德祐嗣君。即大慟而拜。且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是耶。謂嗣君亦從事於胡服也。忽必烈始甚怒公。然忽必烈意尙愍公忠烈。猶望公降彼。再三說諭。公數忽必烈五罪。罵詈甚峻。忽必烈問公欲何如。公曰：惟要死耳。又問欲如何死。公曰：刀下死。忽必烈意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且痛罵不止。諸酋咸勸殺之。毋致日後生事。忽必烈始令殺之。公聞受刑。歡喜踴躍。就死行步如飛。臨下刃之際。忽必烈又遣人諭公曰：降我則令汝爲頭丞相。不降則殺汝。公曰：不降。且繼之以罵。及再俟。忽必烈報至。始殺公。公之神爽已先飛越矣。及斬頸間。微湧白膏。剖腹而視。但黃水。剖心而視。心純乎赤。忽必烈取其心肺與衆酋食之。昔公天庭擢第。唱名第一。出而拜親。革齋先生留京師。病已亟。命之曰：朝廷策士。擢汝爲狀頭。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盡心報國家。母夫人遭德祐變故。逃避入廣。又嘗教公盡忠。故公始終不違父母之訓。盡死於國家。無二心焉。公自號三了道人。謂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盡忠也。忠臣孝子。大魁丞相。古

今惟公一人。南人慕公忠烈者。已據公之哭母詩。母嘗教我。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之語。作鬼神歡喜圖。私相傳翫。公在患難中。嘗終日不語。冥然默坐。若無繫心者。五載陷虜。千磨萬折。難殫述其苦。事事合道。言言皆經。一以相去遠。二以人畏禍。不肯傳。百僅聞其一二。累歲摧挫之餘。老氣崢嶸。視初時愈勁。時作歌詩自遣。皆許身狗國之辭。間見數篇。雖有才學。然怪其筆力不能操。予奪之權。氣索意沮。深疑其語後。乃知叛臣在彼。諛虜嫉公。或僞其歌詩。揚北軍氣。餒眇我朝。孤殘憐餘喘。不得復生之語。雜播四方。損公壯節。公自德祐二年陷虜北行。作指南集。景炎三年。陷虜作指南後集。公筆以授戴俊卿。文公自敘本末。有稱賊曰大國。曰丞相。又自稱曰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虜酋名。不書其僞僞語。觀者不可不辨。必蔽於賊者畏禍。易爲平語耳。詩之劇口罵賊者。亦以是不傳。禮部郎中鄧光薦蹈海。爲賊鈎取。文公與之同患難。頗多唱和。杜濟嘗除侍郎。海中殺賊頗夥。後以戰死。公之家人。皆落賊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賊曹。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無依。欲歸廬陵。賊未縱其還鄉。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父名儀。號革齋。公被擒後。己卯歲。往北道。間作祭文。遣孫禮詣

廬陵革齋先生墓下爲祭。仍俾姪升立爲嗣。公寶祐四年。年二十一歲。廷對擢爲大魁。四十一歲拜丞相。亂後出處大略如此。平生有事業文章。未悉其實。未敢書。思肖不獲識公面。今見公之精忠大義。是亦不識之識也。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意甚欲持權衡筆。詳著忠臣傳。苦耳目短。不敢下筆。然聞爲公作傳者。甚有其人。今諒書所聞一二。助他日太史氏採摭。當嚴直筆。使千載後逆者彌穢。忠者彌芳。爲後世臣子龜鑑與。

論人辯

欲觀其人。先觀其行。然後觀其志。復觀其氣。使其氣不偉則卑矣。或曰。行者觀人之本。奚以其志其氣乎。曰。其行雖可取。苟非我徒。寧舍之。小人夷狄之中。豈無有行者存焉。揆其名則非。古人論人品甚嚴。先以定其分。復以閑其別。古者凡民之秀曰士。今之名曰士者。未嘗不讀書能文。實則非我徒。其志其氣卑。行乎萬物之下。屑爲物之御。幽幽囚囚。夢杪忽之欲。獨私其天。不見聖人之道。廣大弘深。渺無津涯。果何時天開而春融耶。志者入道之始。氣者成人之終。志不高。不足以入道。氣不充。不謂之成人。聖賢之氣。渾渾然如太極。昭昭然如天地。粲粲然如精金。巖巖然如泰山。是氣也。道義之充也。不

可以外假。今之曰士者。知是氣也。蓋寡。豈能觀是氣。又豈能養是氣。論人品之法。悉委於無傳。故我之論人。始以論人品。終以觀其氣。目照一世。廓乎其空。終身獨行。亦宜矣乎。

答天然子辭

我殼婆婆之春。人其綱常。四十年。蠢蠢悶悶。盲盲冥冥。變智以愚。溯其初死。有旋有破。無還。無萬萬。一一咸喪。其然或可乎。天然子咀其旨。遺其顛。斂繁枯根。三極萬化。悉臣於我。仍却之。乃既矣。

警終

天○與○人○以○生○與○人○以○富○與○人○以○貴○與○人○以○安○與○人○以○壽○獨○不○與○人○以○死○蓋○死○之○者○乃○所○以○終○之○也○惟○天○未○終○之○亦○所○以○白○其○平○日○之○心○也○白○居○易○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其○亦○有○見○於○是○矣○國○家○盛○時○士○大○夫○以○幸○而○全○其○名○者○多○不○遇○蟠○根○錯○節○無○以○別○其○利○器○不○利○器○今○之○大○變○決○江○河○而○下○流○天○下○一○波○亦○足○以○見○人○之○心○矣○一○以○古○道○遇○諸○人○徧○國○中○無○與○語○者○一○以○今○道○遇○諸

人詭遇獲禽。無往不得。我徧國中行無與語者久矣。奚獨今哉。以古御今。難乎。雖然。寧死不敢爲彼。立於孤。遁於密。每惕然而驚。有不喜聞人聲之意。人皆曰。彼奪天下已定。何爲而癡癡。不天其生。惟求克死爲道乎。曰。寒泥絕夏祀四十年。而少康興。夫差敗越二十一年。而勾踐滅吳。王莽篡漢之後二十一年。而光武興漢。是未可以目前成敗論。宜高雙眸以觀。今天之與我者大矣。非一世之人所有也。獨未終之以死。非懼死也。懼不得其正而死。全歸之於天。貽辱於先也。亦毋使後之人謂我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書此以告於心。爰警其終焉。

古今正統大論

後世之論古今天下正統者。議率多端。自春秋後。史筆不知大倫所在。不過紀事耳。紀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僞者正。後世無以明其得失。諸史之通弊也。中國之事。係乎正統。正統之治。出於聖人。中國正統之史。乃後世中國正統帝王之取法者。亦以教後世天下之人所以爲臣爲子也。豈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操孫堅拓拔珪十六夷國等。與中國正統互相夷虜之語。雜附於正史之間。且書其秦新室魏吳元魏十六夷國名年

號及某祖某帝朕詔太子封禪等事。竟無以別其大倫。先主爲中山之後。本稱漢。陳壽作史。降之曰蜀。於逆操史中。乃稱蜀丞相諸葛亮入寇。若此等類。豈不寃哉。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夷狄行中國事。非夷狄之福。實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馬。一旦忽解人語。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見之。但曰牛馬之妖。不敢稱之曰人。實大怪也。中庸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一語蓋斷古今夷狄之經也。拓拔珪十六夷國。不素行夷狄之事。縱如拓拔珪。僞諱元魏之禮樂文物。僭行中國之事。以亂大倫。是衣裳牛馬而稱曰人也。實爲夷狄之大妖。寧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君臣華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寧可紊哉。若夫夷狄風俗興亡之事。許存於本史。如國號類中國之號。所謂僭號元魏是也及年號某祖某帝某皇后太子朕詔封禪郊祀太廟等事。應犯天子行事等語。苟不削之。果與中國正統班乎。若國名素其獯豸單于之號。及官職州縣並從之。猶古之列國。亦猶古者要荒之外。夷狄之地。古者聖人得柔遠之道。所以不致其犯分。御之失道。則猖獗四馳矣。或曰。拓拔氏及今極北部落。皆黃帝後。姑假之亦可。曰。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孫。棄墮詩禮。或悅爲皂隸。或流爲盜賊。豈可復誥先世之

事而列於君子等耶。况四裔之外。素有一種孽氣。生爲夷狄。如毛人國猩猩國狗國女人國等。其類極異。決非中國人之種類。開闢以後。即有之。謂黃帝之後夏后氏之後。則非也。孟子曰。舜文東夷西夷之人也。史記曰。舜冀州人也。黃帝之子昌意七世孫。且文王之先。嘗避狄難矣。未可遽以東夷西夷之說而論舜文也。舜文大聖人。豈可執東夷西夷之語例論後世夷狄也哉。其曰北史。是與中國抗衡之稱。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書。奪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語。其曰南史。實以偏方小之。然中國一脉係焉。宜崇曰四朝正史。南史但載宋齊梁陳故曰四朝不亦宜乎。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劉玄降赤眉。劉盆子爲赤眉所挾。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長夜。皆不當與之。普六茹堅。小字那羅延。僧稱隋僭諡文帝普六茹譯姓曰楊奪僞周宇文闢之士。而并僭陳之天下。本夷狄也。魏證猶引楊震十四世孫書之。此必普六茹堅援引前賢以華族譜云。並宜黜其國名年號。惟直書其姓名及甲子焉。如遇某祖某帝。朕詔封禪郊祀太子等事。宜書曰普六茹某僭行某事。呂后稱制八年。武后稱制廿一年。牝雞之晨。俱惡逆事。書法同前。但仍書曰呂后。但武后本非高宗后。其名不正。亦不當以后書之。如自古以來。諸國之名仍存之。蓋出于天子之所封也。若論古今正統。則

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而已。司馬絕無善治。或謂後化爲牛氏矣。宋齊梁陳。藐然綴中國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過百七十年。俱無善治。俱未足多議。故兩晉宋齊梁陳。可以中國與之。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爲晉載記。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實夷狄之裔。況其諸君家法甚繆戾。特以其并包天下頗久。貞觀開元。太平氣象。東漢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於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誅。王莽曹操爲漢臣。逆也。普六茹堅乃夷狄。呂后武后乃婦人。五代八姓乃夷狄盜賊之徒。俱僭也。非天明命也。以正而得國。則篡之者逆也。如逆莽逆操篡漢之類是也。不以正而得國。則奪之者非逆也。漢取嬴政之國。唐取普六茹堅之國。大宋取柴宗訓之國是也。善乎僭唐李^僭_{明宗}露禱于天曰。臣本夷狄。願天早生聖人。弔民伐罪。如湯武則可。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湯武憂天下無君。伯夷憂後世無君。斷之固有理。後世必藉湯武之事。以長無君之惡。李觀曰。湯武非聖人。亦宜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今析而論之。實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唯聖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國正統而一之。子

路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大哉正名一語乎。其斷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統與。正統者。配天地。立人極。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彼不正欲天下正者。未之有也。此其所以不得謂之正統。或者以正而不統。統而不正之語以論正統。及得地勢之正者爲正統。俱未盡善。古之人君。有天下而不與。以天下爲憂。後之人君。執天下爲己物。以天下爲樂。夫以天下爲憂。則君子道行。以天下爲樂。則小人道行。此古今治亂之由分也。治則天下如泰山之安。不可搖動。一或不然。桀。頤。神器者至矣。此天下不容長一統也。有天下者可不敬歟。夫春秋一書。天子之事。夫子無位。即魯史之名。書天下之事。不獨爲周作史。實爲天下萬世作史。尊天王。抑夷狄。誅亂臣賊子。素王之權。萬世作史標準也。邵堯夫歷始於堯甲辰。極有理。或謂神農傳至榆罔。共八代五百餘年。蓋堯而上。實難考之。有窮氏絕。夏祀四十載。南軒以甲子書之。尤得史法。晦菴通鑑綱目曰。莽大夫。晉貞士之類。固得之。然猶有未盡也。歐陽永叔正統論。辨秦非閔位。亦未然。朱晦菴取范祖禹唐鑑良善。其中尙當定數字。此我猶有志於作正統通鑑之書。大抵古今

之事。成者未必皆是。敗者未必皆非。史書猶訟款。經書猶法令。憑史斷史。亦流於史。視經斷史。庶合於理。謬例失實泛書。史之通弊。最不可不察。或曰。數千載事。今約以一篇之文斷之。不亦太簡乎。曰。古今一理耳。千古之下。論正統決不易於是。惟識大體者必以我言爲當。庶幾正統永不墜緒。我經大亂後。燭人事之變。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確然以正統僭逆之事爲論。思之三年。然後定。參錯前輩議論。斷以已見。惟主於理以爲權衡。厥今統緒墜地。斯民悵悵然盲行。可痛可傷。深欲即諸史通鑑之文。痛辨大義。悉刪繁務。攷證得失。纂定書法。以明正統僭逆之事爲第一義。併削僭逆之號。用天子事例之類。宜直書姓名某僭行某事。目之曰正統通鑑。仍自三皇始。肇其正統之源。至堯始書甲辰。然亦不過統論堯時事。自夏以後。漸用編年。其大不可考者。決不可以意補。宜如夏五法。或謂予曰。正統通鑑。理宜只載正統之事。君所謂三皇五帝三代兩漢蜀漢大宋而已。其他如兩晉宋齊梁陳。雖曰中國。恐不可書。以素正統通鑑之名。曰當知正統通鑑四字。是舉大綱目之名。兩晉以下。其實附之以續編年。至於嬴政王莽曹六茹堅五代。則直書其名。亦以附編年。不如此則上下不貫續也。若曰正統通鑑全書。

我心緒凋瘵。家事淒薄。絕無書籍可爲憑藉。況其間毫髮予奪之權。費訂正者甚多。實非一二十年不足以辦此書。况先人有未畢之遺書在。爲人子者未能足其文。乃私成已見之書。實犯不韙。且萬世賞罰之權。實爲大事。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於毫末之間。揆我之才。實恐有所不及焉。尙有賴於後之識正統大義之君子。

一是居士傳

一是二字本程子語
庚辰九月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歷數。毋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

能以僞富僞貴芻豢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於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於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於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咏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閉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興盡即飄然。愜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讐。或癡如哆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馳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眞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眞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肖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交情集序

心史 雜文

朋友人倫也。今廢之。豈道哉。尙何望於一生一死之間耶。邇來詩家者流。率尙唐人法度。以苦吟爲得趣。得一聯於終歲者有之。死而不傳。爲朋友盍惻然於懷。我是以創意於交情集。非故舊不與於斯。得朋友盛名與清風俱無窮於天地之間。則詩亨矣。

試筆漫語九月廿二日

噫。空。懷。貯。秋。碧。狂。足。孤。走。高。叫。破。膽。手。擊。肺。腑。出。照。天。地。蓋。皎。如。也。
衆人所行。吾不行。衆人所不行。我行。固知取罵於世。然卒莫之能改。

一語合道。天下歸之。奚庸多言。
塞眼新寒。潑人欲僵。翳雲疊疊。積壓愁晦。揮劍一畫。開暖生明。照萬物有活色。吾知天地不終以陰慘厄人。

責謬

我凡與人語。人皆不解我意。謂我語不可曉耶。我心中了了無疑。謂我語可曉耶。人聞之。懵懵相視。波斯咄咄梵語。別國人俱莫辨之。譬之以此。則我誠愚矣。我始之待人爲君子也。十必望其八九。久之則七六矣。又久之則五四三二矣。又久之。至於一亦無所

取者有之。雖然。我之觀人固如此焉。知人之觀我不如此哉。斯二者。其謬抑甚矣。夫故作責謬。

書先君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後

思肖幼聞先人每喜道先大著高叔祖之事。長而知其本末之詳。蓋奇人也。先高叔翁事孝宗朝。極有聲。忠藎極諫。斥罵姦邪。不顧一身。唯爲天下慮。當時晦菴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極深敬之。三十歲。兩優釋褐。三十八歲。即世。今所存者唯註易一部。天不壽之。亦命也夫。先高叔祖養於丞相陳正獻之家。遂居於莆。今其直下子孫。亦莫知其爲何如。想亦猶吾爲先人之子。有視面目也。先叔翁與吾先人。剛毅正直。同此一天。子孫俱遭時艱。伶仃孤苦。俱不得學。乃祖乃父之事。誠有愧於爲人之子孫。祖宗父母冥冥間有知。必殛我棄墜。忠孝家法之罪。實何辭焉。用是書於先人跋先著作叔翁行述後。以見子孫一縷哀苦之誠云爾。先高叔祖諱鑑字自明號植齋

先君菊山翁家傳

思肖心數生平所爲不孝一事最深。理久當殛死。非自損抑語。蓋實有罪。感造物赦之。

開其自新之路。今雖大哭殞命。不足贖一身罪。不足述先人德。尙忍言哉。鄭姓得於周宣王母弟桓公。受封之後。至晉永嘉。分派入閩。居於連江東導村。今十數世矣。高祖上字秀。下字穎。曾祖上字昭。下字嗣。祖左シ右斤。世世襲以讀書。傳家先君兄弟二人。伯氏蚤喪。先君字叔起。號菊山。名與字之下字同。早年嘗名正東方之卦。生於慶初己未。終於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先君四十歲始生思肖。今所記者。惟先君五十歲以後事。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易可以形容。父子間禮甚嚴。非親見事不敢問。又無伯叔長兄教之。今前輩或有能道其早氣豪邁者。特髣髴爾。獨憶思肖七歲時親歷之事。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讀入朝。泊於湧金門外。朝廷忽除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聞端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卽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壞天下耶。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肖俱遭執去。當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篋越一宿。俱繼之。鄭相乃命天府廣布耳目。更卒於長橋所居左右。密物色。至於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寢。鄰人始言其布置欲陷人以罪之。

事。先人爲社稷生靈憂。蹈此危機。有司求之二年。不得其過。可以見平日大節目矣。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先母病。鄰人謂宜禱之。先人以爲狄仁傑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獨留禹廟。秦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尙謂伍子胥廟亦不當留。先人竟手毀廟像。後亦無他。每事正直無邪詔。率皆若是。讀書之外。唯好飲酒。嗜食茶。他皆不切切焉。客京華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寶之門。屈其氣節。世俗通賄賂事。一毫未嘗破戒。四方餽以禮。唯正則受。有酒即飲。朋友有錢即與。朋友聞人之善。昌言之。見人之惡。面折之。意氣飛動。不協於時。人固敬之。抑且畏之。或頗忌之。平生獨冠巍巾。異於衆議論。氣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其賢。欲官焉。恥出私門之恩。終拂其事。每與平章賈似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後竟爲彼所疎。凡公卿大夫交。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昵黨比之交。其實情則藐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六經。家不蓄銀器。不蓄直錢之貨。不喜翫圖畫骨董。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出闕遊京師。庚子於潛縣請主於潛學。時居渡子橋。作三牘記。甲辰。伏闕言。姦相史嵩之。奉旨免解。丙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

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漕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梨居吳門浙西。倉臺請爲尹和靜書院堂長。淮東闔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高堂長。無錫縣率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臯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翁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逍遙其間。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閑適。天不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已亟矣。將易實際。盡歷歷言得失。且命思肖至中年。加以學力。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即畱心注易。今十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身所行之道。平日語汝久矣。遂卒。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決不忍陷於賊阱。必一死盡臣子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禳事鑑。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藁。爲賊取去。僅存於別藁者。文得十一篇。詩得十五篇。餘篇不可復得。深爲痛惜。先人生子女二人。思肖長焉。女弟適人不諧。終願爲尼。修淨業。思肖又

懦弱無能爲。一絲文脉。終將何如。近日漳州大義甚正。干戈擾擾。閩間正苦。吾族在鄉。甚盛。誰歿誰存。今俱可傷。墳墓纍纍。盡埋沒荆榛戰血中。獨先祖墓在江陵城外。先人早失怙恃。寄食外氏。亦莫知地之詳。先人丙午遊江陵。嘗望祭焉。先人墓在姑蘇甌山西隴。亂後幸無恙。先母兵火間丙子歲茶毗水化骨殖矣。天長地久。北風淒寒。如我不似於人。啓人掩口胡盧大笑者。誠不可掩矣。又痛思無子紹先人遺書。剗割心髓。雖念念謀爲傳後計。但國事大變。奚敢獨以家事論。今爲國爲家之念。紛然茫然。裂碎其心。莫措手足。仰天大慟。莫喻後之所云。

南風堂記辛巳六月

我命於亂世。特立不倚。或或而行。若有待焉。無家可居。寄炊於人。幸承先人之田十餘畝。養其未死之身。必一見中興盛事。逮時之康。當屋於勝地。扁其廬之中曰南風堂。其堂之南。直六七丈。池之以荷花。距堂之北。深十餘丈。植之以修竹。堂之中三列教典籍。寓之以琴棋壺觴之具。非忠義之士。清逸之人。不納也。得一處此。死亦無憾。蓋南風爲天地正氣。時維夏月。南風盛。萬物被之。氣潤神悅。春夏之令苟愆。反以北風。則草木寒。

悴。歲旦南風主豐登。東風次之。西風北風主荒歉。凡種蒔草木之時得南風。終茂且實。或西風北風。悴而不盛。四時種蒔俱然。稻花開時。日正當午。最喜得南風。忽北風吹之。穀花受寒。損而不實。或西風亦傷之。冬間深山窮谷。積雪經月不消。值北風西風。雖晴日當空。雪愈堅凍。一南風披拂之。縱不晴亦俱消盡。呂令曰。東風解凍。蓋論天地發生之仁。始乎青陽之地。終莫如南風之速化。皆問之屢試之驗者之事也。南風之來。解人煩鬱。皆願迎其涼。北風之來。砭人肌骨。咸欲避其慘。今天下病矣。雖能迴帝舜南巡之駕。競之以南風耶。揆之物理。人情皆然。取以名吾堂。實所願也。期以此堂立春始微。通青陽之生氣。將以進南風於堂之上。而爲君立冬。必謹絕黑陰之慘妖。於以拒北風於堂之外。而爲臣。春之後。秋之前。晴明則闢。陰雨則闔。四時之間。主以清明溫厚之氣。陰邪雖戾。寧敢犯吾天。斯堂信美矣。然非大丈夫則不稱是。夫大丈夫者。始以一身執綱常之權。悉舉天下後世同歸綱常之域。終而一心盡性命之理。一溥天下後世。俱融性命之天。超古今。照日月。高立萬世。垂範無疆。彼孽氓瞽夫。汗穢其命。紛如茫如。國於毫髮之眇。自以爲天地之大。不過於是。言詔之則昧。誠動之則神。故我以無語之語。銘於

太空當開千萬億世聾聵而聰明之。天地日月可歸變壞。此理之銘不可朽亂。天下後世將天其天矣乎。此堂亦寄耳。豈徒止於一堂之安而遽忘天下後世哉。天其相我。必奏厥成。當實其堂而碑斯文。

久論

久○小○人○所○難○君○子○所○易○小○人○僞○也○僞○則○無○終○君○子○誠○也○誠○則○不○變○身○道○而○行○久○而○愈○久○其○天○矣○見○道○明○則○剛○執○以○變○之○彼○變○者○未○見○道○者○也○欲○久○而○天○惟○趨○天○理○之○塗○而○力○行○焉。

德祐謝太皇北狩攢宮議七月

德祐六年太歲庚辰三月十三日。太皇太后崩於北狩行宮。虜賊奉梓宮於幽州長生觀。議將攢於藝祖昌陵側。我書崩於北狩行宮者何。蓋痛太皇死不得其正也。書攢者何。昔本朝都汴時。陵寢在北。紹興後。列聖謀復歸都汴。期遷梓宮附葬先朝諸陵間。故曰攢。今太皇崩大難中。或葬藝祖昌陵側。出虜會意。實爲逆事。微臣鬻苦志。在中興復讐。期遷太皇歸合葬穆陵側。穆陵理宗理始正。故亦書攢。今朝廷無史官。時事散在四方。山

間林下必有作野史者。無其位。書當代事。持一己獨見獨聞。斷四方是非。匪正直剛毅古君子不可。一事一字。權衡予奪。難哉。然今人必以禍福生死動心。恐無是見識力量。才學直書其事。一有所懼於前氣。則餒欲直書一字。體栗神變。手亦戰掉。莫能措筆。喪其魄矣。奚取於史哉。或不如此作。則非所以爲史。凡遇元字並削之。直書爲賊虜。仍不得存賊虜年號。如我朝元年。宜易爲初年。或爲一年。其他一切值用元字。並以理易之。一得中興天子興。凡姓元者。宜勅下易姓爲宋。或易姓爲胡。絕僞逆微迹。使不復聞其聲見其字。今南人亦教賊虜置史氏。以逆犯正。後並削之。昔我作古今正統大論。正以此故。又痛聞知不博。不得作野史。願得正直剛毅古君子作之。苟合我志。與我作同。安得斯人與之論野史哉。

因山爲墳說

自古天下夷狄盜賊興。諸陵盡遭發掘。漢文帝瓦器而不金錫。因山不造墳。後獨無恙。光武嘗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唐太宗嘗頒制務從節儉。於九嶷之山。止容一

棺而已。又郭威嘗戒於家曰。昔我西域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我死當衣紙五棺。勿作石羊虎。劉向諫厚葬疏。張孟陽七哀詩。虞世南諫山陵厚葬疏。言之甚詳。甚痛。盜長陵。坏土之刑。雖重。金箱道書玉杯之類。倏然已出於人間矣。靖康後。本朝諸陵。遭金人發掘。殆盡。獨索藝祖昌陵不得。金人登鄰山。高望本朝諸陵。儼然七堆。下即其地而求。只見六堆。累歲求發掘昌陵。竟不可得。又昌陵林木間。至寒食必掛白銀紙金。人聞而疑。亦累歲數萬馬軍。先寒食屯駐昌陵左右密伺之。至寒食掛白如舊。殆神矣。此屢聞於北人者。德祐一變。大臣富家墳冢。竟無全者。唯因山不墳之墳。得免者多。故我先人墳亦以此免。古今葬者。內則金銀珠寶。動盜者之心。外則神道月墻。酌石羊虎。示盜者之目。溫韜輩胡爲乎不興心乎。漢陽王孫裸葬。見亦遠矣。葬者藏也。欲速朽也。奚事美觀。若灌之水銀。反不化。爲害甚久。或只掘無水至深之坑埋之。更不用木梓磚石之梓。欲其速化。此亦有理。否則用因山不墳之墳。內而深葬。外而無迹。徧樹松栢。使子孫知其地。莫能知其穴。始爲得之。人欲厚葬父母者。不孝也。今江南諸陵。受禍不淺。何可說耶。藝祖在天之靈。赫赫如日。聖迹如斯。前朝未見有如此者。吾知天下未遽屬他人手。思

肖德祐遺臣也。諸陵之淚不乾。然謀報亦未晚。他日中興聖人。願鑒於是。

泣秋賦

受命大謬兮。身於危時。議論迂闊兮。謀不及察與饑。哀歌悲激兮。聲洞金石。酒淚弔終古兮。周覽冥迷。南仰炎邦兮。黃蘗杳杳。北俯陰域兮。枯草淒淒。東望蓬萊兮。燧烟昏於日本。西憶錦城兮。妖氣絕其坤維。天地之大兮。既無所容身。所思不可往兮。今將安之。禮廢兮。道喪。氣變兮。時推。天喬短闕兮。殺氣何盛。陰寒癡慘兮。生意何微。黃花傲榮兮。睇曉而若泣。賓鴻感氣兮。逢秋而來飛。日月無情兮。積昏曉而成歲。翠華巡北岳兮。六戰猶未遑。歸野鬼巢殿兮。梁上而嘯妖獸。據城兮。人立而啼。大塊鼓炎兮。庶物命斷。問汝羣兒兮。知而不知。每泣血漣如兮。爲大恥未報。誓挺空拳兮。當四方驅馳。非我自爲戾兮。弗安厥生。惟理之不可悖兮。雖死亦爲。金可銷兮。鐵可腐。萬形有盡兮。此志不可移。天雖高兮。明明在上。一忱醫孽兮。寧不監予衷私。謀爲仁義。吐氣兮。人不從之。天必從之。大誓死死不變兮。一與道無盡期。踽踽涼涼兮。獨立獨語。彼沐猴而冠兮。反指唾其癡。安知我之志氣兮。其動如雷。我之正直兮。其神如蒼。外被汗垢之衣兮。內抱瑩淨。

之珠。終身一語。兮不敢二三。其思死灰燄紅暖兮。易一哭爲衆笑。條於變以道兮。萬世其春熙。

語戒

卑哉。今人無高見也。語人以上策。乃下之。試人以下策。反上之。固知爲無玉之石。有之決爲刑足。苟合於理。不合於時。無愧於中。反是。死有餘憾。是以不能易其所學。求悅人之見。宜其退。曩求草藥於市。不得其真。求之野。紛然亂目。卒莫辨。道逢厖眉野老。歷歷指譬。徧舉似是實非者相教。乃取真者相授。始得其說。藥微有異。治療誤病害良深。誤者多。辨者幾希。豈獨草藥哉。人爲甚。人最難辨。似是實非之語。一中於盲者之心。深領私悅。主爲至當。牢不可破。終身無治法。君子瀝誠痛語。必遭叱唾。自取辱。彼不受救。誰能救之。天下孰無智特無真識耳。真識者。至正必當之論也。以其無真識。誤入於謬。反執爲是。竟莫悟。悲夫。志於道者不可不察。凡見人溺水。誰不動救援心。勢有不然。避之不爲不是。非斬於力。勢不可耳。當其時之可然後言之。風動神化。一新天下。又豈憚其勞哉。世今擯我。非我擯世。辯萬於萬。爲時所賤。默一其默。與道無極。

三膜堂記

昔我先人嘉定庚辰。出閩遊四方。來京師。庚子始居王城渡子橋。作三膜記。丙午遷養魚莊。丁未遷長橋。壬子遷慈幼局巷。甲寅來吳。寓苑橋。乙卯遷條坊巷。凡六遷居。壬戌二月先人歿。乙丑遷黃牛坊橋。戊辰遷採蓮巷。庚午遷仁王寺。辛未遷雙板橋。甲戌遷望信橋。德祐乙亥十二月陷虜。丙子九月老母歿。己卯遷臯橋。復遷望信橋。我凡七遷居。今猶未定。一身飄零。與時爲敵。獨喜胸中戰勝。客塵已滅。然始欲作南風堂。今復欲作三膜堂。何宮室之奉。擾擾胸中。吾寧有是哉。天下未安。一身不敢求安。南風堂。首大義也。三膜堂。述先志也。其先國後家之事。實不在高簷邃宇。驚紅絢碧間。願見大宋中興後。當縛茅屋山巔水涯。身隱者之天。寓其名曰三膜堂。是時州郡城郭。王侯第宅。煥然一新。吾始釋天下大憂。乃述吾家遺事。孰曰不可。光武興嚴光之志。遂矣。

犬德

元賊南破中國。至於犬亦殺食幾於盡。今之犬續續而有。皆元賊南破中國後漸生者也。我行道路。同六七載以來。數數見羣犬吠頂笠者。衣冠之人過之則不顧。處處皆然。

犬尙能吠頂笠者。人乃不能惡頂笠者。人而不如犬乎。頂笠者。韃賊也。以是知韃賊又犬之所嫉者也。犬且不與之。天地豈與之乎。犬誠義物也哉。

漸論

昔我之生。與人而居。及我既壯。與獸爲徒。堂堂見爲人。忽忽化鬼魅。其今日乎。安於獸鬼之天。奚復人其思。始也漸。今也化。漸之爲害。古今人之深病。當漸之時。自謂無妨也。謂漸乎。入可疾而出也。又謂我所用者權也。殊不知惟君子始善用權。他人假之。卒入於大惡。久假而不歸。性之矣。權實有漸之機存焉。漸其漸。漸墮不知不覺中。與日俱深。慣之爲自然矣。十月雀入大水化爲蛤。一爲蛤殼而濡。竟忘雀飛而啄。是故人之出處。不可不慎。其初人欲之動至微。頗見智者或暗於始。或欺其不足畏。終流於莫救。防微杜漸。君子懼之。小人不懼之。此小人之所以惡也。強於爲善者。亦以漸而進。孰謂漸純乎非。惟在人擇而行之。

文丞相贊并序

人生而靈。本然之天也。唯聖賢以理養心。虛明瑩徹。湛然無私。不以生爲樂。不以死爲

憂此靈之所以得爲靈也。小人不由理而行。或陷於逆。或流於邪。播盪慾風。自穢其天。雖不靈其靈。而卒莫汚其靈也。是物也行乎萬化之中。而皆具其則。出乎萬化之表。而莫覩其跡。若無爲。實可畏。若無物。實有神。能盡其道者。其唯聖賢乎。不入聖賢之域。則見道不明。自信不篤。又豈能爲忠臣孝子也。文山先生。大宋之忠臣孝子也。其優入聖賢之域者乎。淵源乎詩書之效。溥博乎國家之澤。歷萬苦而獨立。窮於窮而不窮。盡於忠。盡於孝。爲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立萬世人道之極。卓乎哉斯人也。凡人遇事於難處之際。始別人心。始見人才。澄波平陸。誰不能舟車也。人能暫之不能久之。或能久之不能。天之先生。天之矣。鄰於死也數。曾不毫髮動心。卒死於正大光明之天。大宋中興有日矣。先生大名。與天地國家日月無終窮。史之其次也。豈言語能述其德。今敬作贊。寓我之誠焉爾。

贊曰。忠烈之氣。上屬於天。日月晶明。天地無愆。忠烈之氣。下福於地。草木光潤。地道咸利。人道差忒。天亂地惑。通之爲夜。一氣悽慟。公之。大名與國。一德乾坤。或毀。大宋無極。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莆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庠。德祐。韃人犯闕。雖受僞爵。胸中抱不平。賦咏間。意望翠華南歸。爲讐人執詩發其事。囚虜獄。出即死。夢桂之妾曰柔柔。柔柔母曰陸姥。姥以夢桂死。盜捲其物歸。夢桂之親訴於虜吏。姥竟以女許嫁張酋。求勝其事。姥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姥乃脫女出。往佛寺焚香。與張酋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酋欲得之心愈切。即與姥釋爭。竟逼娶其女。姥始明告女曰。我爲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豪傑。上書罵番人。我寧忍嫁彼。既得主人如此。更欲嫁誰耶。若逼我當死矣。繼逼之不已。自經於樓上。柔柔溫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其有終。柔柔先嘗抱心恙疾。臨終心獨不恙。天理昭然無邪。寧不奇哉。黃萬石。亦上庠人物。仕至尙書。開闢江右。元賊渡江。萬石即叛國降賊。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韃賊深入。說州縣叛。在虜主傍。見家參政鉉翁。併諸朝士至。並未改衣冠。始自慚愧。萬石還撫州。爲賊守土。請虜兵攻南。時陳丞相宜中聞萬石導賊兵南入。逼嗣君。遂張榜募擒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右張榜諭衆曰。募擒賊陳宜中。冤哉。冤哉。萬石始爲儒。有文聲。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柔柔姓

陸嘉興府海鹽人也。

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爲天子。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卑爲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不伸氣。後世敬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德祐叛。臣賤婦也。柔柔古之英偉男子乎。

祭大宋忠臣文

維大宋三百二十有二年。德祐七載。歲在辛巳。十二月乙巳朔。越十有八日己酉。德祐孤臣鄭思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禱於大宋忠義死節之臣丞相文公公諱天祥丞相陸公公諱秀夫參政李公公諱庭芝參政陳公公諱龍參政單公公諱公選嗣秀王趙公公諱與擇制置李公公諱公經略馬公公諱驥察使姜公公諱才太守趙公公諱准權守趙公公諱卯發通守夏公公諱椅都統王公公諱安節知縣阮公公諱正巳曰。於戲於戲。偉哉偉哉。郡國數百。僕指人才。惟我數公。秉心不回。寧受極痛。不敢犯義。大勇無死。與天吐氣。神照八極。福被萬世。凜乎英風。浩浩無窮。如水在地。如日行空。無所不及。有禱必從。國運未亨。深抱不平。飲恨結石。當胸而橫。欲吐莫吐。啞目惛惛。願公鼓靈助之。以神各率。厲鬼千萬。億兵風聲鶴唳。草木人形。陰以相之。

克壯。茲行一戰萬勝。覆載清寧。用幾斯民。不盲其生。此第一義。唯神其聽。仰空而慟。願鑿血忱。尙饗。

大義略叙

我生不大幸。適焉逢此逆境。國之興亡。自古有之。其亡也。必國君有失德。民心乃離散。我大宋列聖相承。以仁立國。豈謂靖康遭金賊之禍耶。南渡列聖相承。亦以仁立國。豈謂德祐遭韃賊之禍耶。即今日而論。天子無失德。民心不離散。遽逢凶禍。必有其故。非微臣蒙君之惡。曲爲其說。移罪於人。公論在天下。千載不可泯滅。我安能禁天下後世之人口不言手不書哉。今此略叙。不過直書本末得失源流大槩爾。昔金人盛時。韃雖小夷。粘罕兀朮輩。嘗慮其有難制之狀。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則壯丁無用。後金酋雍立仁慈。怒韃舊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時思乃祖舊恨。但望北射三箭泄餘憤。如是十九年。韃人孳育丁壯甚盛。適金人白倫李藻以罪奔韃。說韃酋曰。金見汝盛。或重興征徙蒿指之法。將奈何。不若興兵攻金。以自固。韃主忒沒真然其言。以蒙古國爲號。始興兵寇金。忒沒真大敗。後金酋役小夷十

八。亂。人。失。其。道。亂。人。誘。遼。之。遺。種。俱。歸。韃。韃。以。遼。亂。爲。前。驅。攻。金。得。利。迤。邐。深。入。至。完。顏。守。緒。立。韃。遣。使。來。我。朝。假。道。淮。東。趨。河。南。攻。金。我。朝。不。答。韃。乃。用。力。先。滅。西。夏。乃。自。蜀。由。金。洋。出。襄。漢。入。唐。鄧。武。沒。眞。死。於。鞏。州。韃。即。立。兀。窟。帶。爲。主。復。由。武。沒。眞。故。道。破。西。和。犯。輿。元。擣。河。南。攻。潼。關。金。人。應。敵。失。利。歲。久。力。窮。潛。兵。入。蔡。守。緒。嘗。遣。使。來。我。朝。曰。我。苟。亡。害。必。及。江。南。毋。以。舊。事。爲。念。援。我。以。兵。共。驅。韃。返。北。庶。幾。大。宋。得。我。爲。保。障。有。所。恃。而。安。韃。亦。遣。使。來。曰。大。宋。與。金。世。有。大。讐。不。可。不。乘。機。共。我。滅。金。當。以。黃。河。以。南。還。大。宋。時。朝。廷。尙。大。義。謂。祖。宗。大。讐。不。可。不。報。命。京。湖。閩。臣。史。嵩。之。遣。孟。珙。調。兵。輸。纒。資。韃。夾。攻。圍。蔡。州。數。月。端。平。一。年。三。月。守。緒。自。焚。死。於。蔡。州。所。命。之。將。泛。取。火。死。遺。骸。指。爲。守。緒。骨。殖。嵩。之。幽。其。骨。并。僞。寶。法。物。進。於。朝。金。人。疆。土。盡。爲。韃。所。得。始。孟。珙。嘗。曰。助。韃。滅。金。自。此。韃。必。盛。他。日。斷。爲。江。南。害。深。可。慮。其。言。至。今。始。驗。是。時。朝。廷。失。於。以。理。遣。諭。韃。人。踐。還。黃。河。以。南。之。約。韃。亦。以。黃。河。以。南。乘。而。不。守。又。不。思。自。河。而。南。皆。平。原。曠。野。地。無。險。隘。北。不。得。山。後。數。州。卒。難。守。中。原。右。丞。相。鄭。清。之。遠。輿。恢。復。兩。京。之。舉。立。換。關。守。河。之。議。是。年。七。月。命。趙。范。等。分。路。復。兩。河。趙。葵。領。二。十。萬。兵。復。東。京。范。領。二。

十萬兵復西京。當范軍逼西京之時。韃人登山窺望。見其軍容不整。即欺范兵。潼關舊有水匱。昔金人恃此禦韃者。韃即放潼關水。匱水瀾漫。西京竟蕩爲水區。衆軍皆爲水所陷。不及戰而大敗。歸者無幾。葵兵已入東京。聞范兵失利。亦退兵。由是韃人興兵邊陲。無寧歲燬劔門。燬棧道。失蜀。失襄陽。韃棄襄陽不守。又復襄陽。韃又假道大理國。攻羅鬼國。頻年寇廣。至開慶一年九月。韃酋忽必烈從陽羅堡偷渡鄂州。潛黃州。橫截大江。大造浮橋。往來無碍。勢亦甚熾。搖動京師。丞相賈似道開闔江陵。提兵來駐漢陽。率勵將帥呂文德於崇陽縣伏兵殺賊。大敗。勢始與之角立。賊尙留江南。不去。適韃主蒙哥犯蜀。迫雲頂山。其山險峻。素爲王堅所據。韃遣人說其來。堅命衆軍立山頂。裸形望之。穢罵蒙哥。竟飲氣病死。似道即密遣人說忽必烈曰。蒙哥已死。汝宜歸襲位爲急。又給許歲幣。始欲退兵。景定一年。似道命呂文德孫虎臣等乘其退去之勢。勦殺餘黨。斷鄂渚大江。浮橋。江漢乃清理。宗竟全以爲似道大功。四月。趣入朝。秉鈞軸。文德開闔鄂渚。統轄京湖諸州軍馬。韃以許歲幣爲誠語。七月。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似道素矜開慶景定肅清江漢之功。密客廖瑩中。撰書數卷。曰福華編。諛誑鋪張。誇大似道勳績。似道

懼以當時用計給許歲幣事損其名。理宗數問郝經入使之由。似道每含糊其對。理宗又曰。朕聞其來。欲效亡金得歲幣之例。今非昔比。不可從。似道匿情對曰。求和出於彼請。豈容輕狗放入。竟不令郝經入見。經所持一函。不知何物。不得入見。終不肯開。恭韃本非求和也。又無策遣經回。經嘗致書與似道。辭氣甚頡頏可畏。以恐似道亦置不問。館經眞州。十六年後。值大變始回。呂文德私意。既殺良將曹世雄。又抑劉整功。復譴整有跋扈意。似道欲殺之。有密報整者。整遂叛。整說韃任責取江南。謂一得襄陽。則江南唾手可得。韃遂注意謀襄陽。整亦有將才。似道嘗命文德俾問諜入虜。持物賜整。密喚其仍歸。赦罪復爵。整心疑而不回。但爲韃謀。悠揚其答。整素知似道好玉帶。韃密遣使貢玉帶於文德。求轉達似道。彼言襄陽舊有互市場。不閉久矣。南北物貨俱絕。韃人欲借白河之地爲互市場。通南北貨物。我固知官府蔽護商旅。但白河荒野。商旅各有財本。懼爲盜賊所劫。韃人又欲就白河築小小家寨。以防拓以蔽商旅。似道納玉帶。諾其請。咸淳□年□月。韃據白河築城圍大九里餘。實非小小家寨。襄陽守臣呂文煥達於文德。竟不答。明年。韃以重兵屯白河城。韃又築鹿門山城。又築萬山城。又築小堡寨十四所。又於

漢江下撒星釘。又建萬人敵。臺脈絡相應。死陋襄陽水陸路。及文德詳知其故。遭援兵竟莫能前。文德憤爲賊計所結。感憂病死。朝廷屢遣援兵。只屯潁州去襄陽尙四百里。諸將皆不用命。進攻莫入。似道不力爲謀。京湖閩臣李庭芝亦拙而無計。文煥堅守六年。柝屋薪窮。軍疲如鬼。忽樊城先破。韃賊盡殺樊城軍民。積疊骸骨。架爲高山。使襄陽望見。脅嚇其心。賊打回砲入襄陽城。摧折樓閣甚猛。文煥意怯。又襄陽糧絕。軍盡。文煥亦怨而叛。□年□月。襄陽陷。整又說文煥讎恨似道。獨享湖山之樂。不遣援兵。置汝死地。文煥遂怨朝廷。并與韃賊連謀。協力舉渡江之策。十年甲戌秋。韃僞丞相伯顏領兵南犯。十月。朝廷先命淮西閩臣夏貴提兵防拓江面。正值伯顏來圍陽羅堡。貴命其子松提八千兵與韃賊十萬鏖戰。殺賊七八。松軍盡陷。松滿身負箭。走歸即死。貴是時失子無恃。即輸心矣。俄又失陽羅堡。守陽羅堡將臣趙文義不叛不屈。爲賊所殺。貴乃文煥舊人。文煥數饋遺密說貴假道渡江。貴不從之。十二月。伯顏竟從陽羅堡昇小舟由陸地下港渡江。都統詢補謂貴曰。不宜容賊有一舟出港。嘗使我軍兵船橫據江面。乃可無憂。或容彼船出泛大江。恐不及事。貴曰。賊船縱出江。吾以兵船橫衝。彼安能渡。

十四日。俄賊舟漸漸出港。煙炳漲空。及天色分朗。賊船已充斥江面。即前詢補姓名甚怒。不稟命於貴。徑以所部五十兵登船。死戰於大江中。報貴求援。貴不發兵。全軍陷沒。賊登大江南岸。貴不謀死戰。不謀堅守。即飄然領兵東下。呼黃州守臣陳翼。蘄州守臣管景謨曰。虜已渡江。汝宜自作區處。貴兵沿江自縱。燒劫而下。京湖闔臣朱禕。孫領兵已至漢陽。不急爲謀。從容於元勳閣下。拜受誥命。忽聞貴已退兵。失恃意怯。禕孫亦退兵回江陵。韃賊竟蕩蕩。渡江。寇鄂州城。太守張晏然叛。夏貴領淮西重兵。朱禕孫領京湖重兵。其時貴與禕孫俱在江上。但於黃州漢陽鄂州之間。左右効力夾攻。死守死戰。韃終不可渡江。縱已渡江。儘可內外夾攻。賊兵斷不敢深入重地。犯兵家所忌。禕孫固狠物。貴老於將畧。虜素疑畏。至此智窮心變。勢儘可爲。竟不爲謀。束手無語。似有所約焉。使勢果不可爲。貴能一戰而死。人復何議。貴領重兵之權。而不死戰。惟謀遁走。曰非貴縱虜之來。不可。繼陳翼果以黃州叛。管景謨果以蘄州叛。德祐一年乙亥正月。朝廷除平章賈似道都督天下軍馬。出師討賊。太平州守臣孟之縉叛國。遣降文越境。過安慶迎賊。錢真孫以江州叛。韃尙以安慶城在山頂。兵糧皆具。勢不可攻。深畏守安慶將臣范文

虎作敵，韃兵圍安慶，仰望山城。若在牛空。未數日。韃兵怨形歌曲。二月。文虎以安慶叛。伯顏大喜得志。蕩蕩深入。賊犯池州。城陷。通判權守池州趙卯發誓不叛國。夫婦自經於倅廳。賊酋伯顏入池州。亦賞歎忠烈。始平章賈似道出師謀入安慶。山城開都督府。時大軍至京口。報文虎以安慶叛。似道失望。大軍不可前進。遂提兵止駐魯港。却就舟中開督府。尙召夏貴領兵至軍前。諸將亦至。俱未見功。獨拜孫虎臣升節度使。俾統領軍馬。諸將不伏。夏貴竟領兵歸廬州。似道遣宋京使韃軍前。甘償歲幣。伯顏問曰。大宋出師。誰爲大將。京以虎臣對。伯顏及劉整呂文煥輩意皆欺笑。伯顏忽問叛去將臣曰。行在何時可得。呂文煥曰。內地雖近。有軍有糧。非三四年攻擊不可得。范文虎曰。內地虛弱。不足應敵。驅兵而入。可卽得之。伯顏乃信用文虎。文虎爲韃前驅。虎臣亦領先鋒前進。遇文虎船。交相詬罵。爲文虎賊船所乘。又報賊兵乘夜已偷渡鄱陽湖東。凶勢已迫。虎臣竟走回。號令不明。軍勢自亂。二十三日。虎臣與似道密語移時。似道驚疑失措。虎臣懷懼。不肯負荷死戰。一矢不發。似道虎臣各船遁走。諸軍俄失。似道虎臣所在。二十八萬正券兵。一時俱潰散。似道舟飄於眞州。朱金沙。淮東闔臣李廷芝遣兵救似道。

入揚州城。官誥金銀關會船一皆遺失。虎臣遁歸泰州。堂吏翁應龍持都督府印遁歸行在。江右閩臣黃萬石叛。密信降韃。反一一截取朝廷調兵省劄。盡持示韃。萬石卽刺三搭辮髮胡服。饒州守臣唐震叛。延韃酋入。皆南人。疑爲強盜。僞曰。韃兵所襲。卽殺賊反正。賊再至。唐震與賊戰。城陷爲賊殺。江東提刑謝枋得降賊。後挾鄧傳諸洞民兵反正。殺賊甚多。示榜主張大宋氣數甚力。三月。似道致書丞相章鑑曰。虜勢已迫。但促三宮渡海。似道當海中迎聖駕矣。似道又手批諭殿帥韓震。命之促三宮渡海。手批誤達殿司副帥彭之才。之才密告丞相陳宜中。卽與編修潘希聖謀。希聖從吏誅韓震。陳丞相密奏行其事。始以計呼韓震至。試驗其語意。果恃似道跋扈不法。韓震謂三宮不動。但殿司山土發土砲入皇城。警以虜至。三宮可遷駕矣。遂命壯士出勅示斬之。韓震子女及裨將闖出國門。叛而歸韃。丞相章鑑遁身去國。王爚拜左丞相。圍朝論奏赦似道罪。促其歸越終母喪。建康鎮江常州俱叛。京師搖動。三學上書言京師國之根本。不可遷都。自委社稷爲棄物。太皇批詔諭三學士子及百姓。當與汝同一死生爲誓。中外咸悅。四月。京湖閩臣朱翼孫節度使高達並叛。沙市倉官司馬夢求見虜。至自經而死。六

月朔日食九分有強。似道自揚歸越。首招心腹密客廖瑩中。飲是夜。瑩中飲畢而歸。即死。咸疑似道有異謀。懼事泄。以飲食藥瑩中死。衆議紛然。丞相王爚首奏似道罪。乞貶竄似道。似道貶循州。魏爵籍家。嶺山陰縣尉鄭虎臣素啣似道。竄其父死貶所之讐。意乞防送似道。謀報私讐。判越州福王趙與芮。素以受似道所制爲憾。竟命虎臣押送似道之貶所。朝廷竄籍似道密客。貶其黨與。收叙似道所竄逐人官爵。丞相陳宜中收用人才。旌賞激勵。方有條緒。京學上書咸議。陳丞相即抗疏自辯。竟歸田里。丞相王爚除平章軍國重事。留夢炎拜右丞相。議遣承宣使張世傑。步帥劉師勇等分兵水陸夾攻。未幾平章王爚遁避去國。七月。劉師勇由陸路進兵復常州。張彥進兵至呂城。馬墜。爲賊所擒。師勇止守常州。八月。張世傑統率孫虎臣等分部兵船由許浦進京口。世傑所部兵船交戰正得勝。俄見大船無數。自揚州第二溝出。因賊不張旗幟。我軍別部兵船誤認爲揚州闖臣援兵至。意不爲備。爲賊所入。孫虎臣竟命鳴鑼。所誤我軍盡退。兵賊兵進攻我軍。敗於焦門。忽風水俱不利。世傑亦退兵。太皇屢降手詔。趣丞相陳宜中還朝。九月。右丞相除侍讀陳宜中始還朝。尙書文天祥挺身作檄。傾家賞糾集吉贛。

鄉兵三萬人。勤王至。行在除浙西制置使。開闢平江府。鄭虎臣押送似道至漳州木綿菴。似道踞虎子。虎臣踢其陰而死。後少保張世傑問虎臣不奉朝命私殺似道罪。斬虎臣。十一月。常州受韃賊圍四十日。城陷。劉師勇給北裝辮髮。詭計出韃兵重圍。歸行在。都統王安節於常州罵賊戰死。賊嘗擲十萬戶金牌誘之。安節曰。我不作兩朝臣。湖州獨松關陷。於潛千秋關陷。陳丞相檄浙西制置使文天祥提兵勤王。退守臨平。國勢危迫。屢次降詔。趣淮西闖臣夏貴。京湖闖臣朱禛。孫六。郡鎮撫使呂文福等。提兵勤王。並不。至。皆從叛。貴潛受韃主忽必烈僞命衣服笠劍等物。語韃曰。汝若得行在。當以淮西來歸。勿我慮也。無錫宰阮正己不屈。抱縣印赴水死。其子亦從父水死。隆興府陷。劉槃叛。都統施炎戰而被擒。不屈。十二月。平江府湖州嘉興府陷。丞相陳宜中力請三宮遷駕。直逼太皇病榻。殿前奏曰。昔賊未近。不宜輕動。自召亂端。棄宗廟社稷。今賊既犯京畿。不容不遷都。設或不然。有難言者。太皇曰。昨卿等三學諫朕勿遷都。今乃逼朕遷都。朕病去不得。韃賊果至。當投龍池死。二年。丙子。正月。陳丞相密說奏請楊太妃挾所生二王浮海奔浙東。吉王進封益王。天下兵馬都大帥。信王進封廣王。天下兵馬副大帥。

陳宜中除都督天下軍馬。吳堅除左丞相。賈餘慶除右丞相。十三日。韃賊犯行在阜亭山。丞相陳宜中又告太皇家姪節度使謝堂。再三委曲奏請遷駕。太皇曰。汝姓謝。寧管得趙家事。教丞相來。及陳丞相至。太皇曰。渡江有舟否。曰有。曰舟大否。曰舟大。曰舟大可以盡載京師百姓去否。丞相不對。丞相又以死戰爲奏。太皇不允。惟主於和。丞相又奏和則作降文授韃。自稱之字甚恥聞之。不若遷駕爲上策。太皇曰。偷能爲生靈計。此一字亦不惜。太皇昏。死不肯從。遷駕策。陳丞相卽與武臣張世傑。劉師勇。蘇由義。文臣曾淵子。趙潛等。并奉國璽。浮海奔浙東。韃酋伯顏聞陳丞相挾二王南奔。賊甚心變。欲直入屠絨京師。朝廷命文天祥借右丞相名使韃軍前。與韃酋伯顏語。辭氣甚慷慨。激烈。辯析夷夏。忠壯不屈。不跪。賊餒稍平。朝廷命高應松作降文授韃。彼以爲無哀痛請命之意。又易劉裒然爲之。丞相執政百官盡出國門。迎韃賊。或跪或拜。莫不叩首乞命。十八日。行在陷。叛臣呂文煥首入犯國門。叛臣范文虎首入犯大內。太皇病不肯出。逆臣駙馬楊鎮術給太皇遷過別小御床。就床昇太皇出授伯顏。韃酋唆都領兵犯浙東。逼二王。二王御舟泊明州定海。索朝廷先所分寄明州金銀綱。沿海制置趙孟傳不

肯發其金銀應副行朝軍需。承宣使張世傑親入明州責罵孟傳。僅還金銀三百匣。纔孟傳叛。以明州降韃。湖南闔臣李芾孤守潭州。於隣郡屬縣盡叛。之後韃賊圍城凡六閱月。力已不支。不肯叛國。左右皆逼芾。芾曰。汝輩欲叛耶。芾命劊子自殺家人。芾又重犒官賞金銀與劊子。命斬芾。劊子再四不敢。芾又命斬劊子。乃朝服自經於雄湘閣上。仍縱火於閣下。終盡歸於灰燼。漕運鍾蜚英亦不屈。先自經而死。及潭州官僚吏卒百姓。莫不爭死於繩刃水火之間。一城之民皆忠壯激烈。韃賊亦慙之。二月。伯顏脅全太后幼君出國門。丞相吳堅賈餘慶參政家鉉翁劉昂以下官僚並奏。乞封贈三代及妻孥。太皇從之。堅輩不救國難。尙慕虛名。報國之心安在。堅輩之罪。何可勝說。賊脅吳堅以下並北行。晦日。丞相文天祥泊京口虜館。夜遁渡江歸國。三月朔。京口韃賊閉城三日。排門大搜。天祥已奔眞州。由泰州渡海而南。全太后幼君六宮親王並北狩。渡揚子江。聖駕官車凡九十三輛。大小官使六十餘人。有叛臣教韃酋曰。越上福王趙與芮。理宗親弟。度宗本生父。福王家多子姪。大宋根本猶在。逆臣楊鎮使臣夏若水盡逼取福王及子姪輩並北狩。二王至溫州。御舟駐江心寺。謀建行都。迺續國脉。南奔福州。夏貴

以淮西授韃去。夏靖州太宋康叛。挾郡印出城降韃。通判張希顏閉城拒。極力整餽備禦。靖州本隸於湖北。閩臣以朱襪孫先叛。越界聞之於湖南。閩臣遂爲之奏。希顏除知靖州。繼除湖北提刑。靖勢不可守。希顏移治飛山上通。結洞民堅守殺賊。謀爲恢復計。後因朝廷遣趙立持省劄。持二顯節度使印。迂道避賊。由田楊國入蜀。諭益萬壽張玘各拜節度使。提兵出蜀。勦虜勤王。立甫經由飛山下。希顏留立相議。乞留二節度使印。借此印爲說。挽萬壽與玘出蜀拜受節度使印。庶幾希顏可與萬壽與玘協心同謀恢復事。立遂以印授希顏。會萬壽之姪德威。偶以軍事經過飛山。希顏不知德威已懷叛志。喜而招德威。痛與德威謀論殺賊事。立先知幾。飾說遁去。德威曰。勢不兩立。即殺希顏於臥內。希顏忠赤艱難。有大志。爲叛臣所殺。不克集事。惜哉。嘉定帥臣管萬壽叛。四月。丞相吳堅等已陷幽州。尙率百官入長壽宮滿散太皇壽。崇聖節。堅輩欺天。一至於此。太守趙淮居閑遁避。受擒不屈。韃酋阿朮遣淮叫維揚叛。及淮臨維揚城。叫城上曰。此城昔我祖我叔父爲朝廷修峻甚勞苦。語制置決不可與賊。賊酋責之。併罵甚烈。被賊殺。淮之僕亦不屈。被殺。淮方之孫。范之子。葵之姪也。施炎罵賊不屈。被賊殺。韃酋伯顏

勸丞相吳堅等。矯太皇手詔。諭淮閩。以淮東與韃。閩臣李庭芝及姜才迎詔入公庭。率官僚泣拜而焚之。語虜使曰。此藝祖高宗物也。豈太皇可以私與人乎。遂斬虜使。五月初一日。丞相陳宜中擁立益王。即位於福州。改德祐二年爲景炎一年。上楊太妃尊號。福州州城南壁忽崩七里。行在謝太皇北狩。廣東經略徐宗諒密書通叛臣呂師夔。許以廣東叛國降韃。隨駕內嬪某氏。賊欲犯之。不可得。書裙帶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自經死於於虜館。自去歲賊酋阿朮築灣頭築楊子橋築朴樹灣。分屯死厄維揚。至七月。維揚糧絕。閩臣李庭芝與都撥發官姜才統馬軍五千人。步兵一萬人。來入秦州。謀涉海而南。朱煥以揚州叛。遂以報賊中。道遇賊酋阿朮截戰。步兵盡陷。獨馬軍勝。擁庭芝及才入秦州。韃兵俱集。阿朮築土城圍阬秦州。不幸姜才病腰疽伏枕。秦州守臣孫良臣叛。阿朮入秦州。庭芝赴水。虜以鈎活取之。才尙按劔而語。虜昇才出。衆語勸才降賊。唯背面不語。遂鐵索鎖於夏貴節堂。一日衆酋把盞。令叛臣朱煥諭勸庭芝及才飲酒。庭芝不飲虜酒。但垂淚不語。才即罵曰。天不與我耳。與我汝。賊輩皆副於我手。歸罪。指罵老賊夏貴甚烈。貴抱愧不對。徐暎阿朮曰。留庭芝及才終無益。阿朮遂斬庭芝。

庭芝受刑。到無血。剛才才罵賊。至死不絕。淮東諸州皆叛。先叛臣黃萬石。荆三搭辮髮。身統韃兵。深入邵武軍。說諭守臣黎立武叛。立武不從。棄城奔福州。萬石遣人傳韃命。四散說諭州縣叛。至浦城縣。縣尉趙孟通。辭罵呼衆擒副賊使。浦城縣升爲忠安軍。復邵武軍。萬石竟遁。八九月。韃兵自湖南入廣東。熊飛以兵戰。逐而退。武臣馬瑩於廣西。料募壯士數千人。先嘗欲往救潭州圍。中塗聞潭州陷。即回。遇賊鏖戰四十里。適廣西經畧李與已死。瑩徑入靜江府。據郡治。開府庫。辦守禦事。自請於福州行朝。旨任以廣西之寄。守靜江府。殺賊不勝。城陷。瑩提兵巷戰。爲賊擒。不屈。被賊殺。參議鄧得遇。不屈。水死。靜江一城之民。俱爲賊殺。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賊後許以不殺。招其降。七百人。不肯叛。皆自殺。十一月。江東江西路諸關隘俱陷。及海道賊船俱至。行朝又棄福州。御舟至南臺海口。正遇叛臣王世強所部韃舟。時世強猶有人心。竟不縱賊船相逼。容張少保奉景炎皇帝御舟奔海而去。後賊知世強縱御舟奔海去。遭賊訶責。悶氣而死。嗣秀王趙與擇將扈駕三千兵。過飛鸞嶺上。遇韃酋阿刺罕領兵三萬人至。與擇死戰數合。殺賊十之八九。與擇全軍陷沒。與擇被擒不屈。被賊殺。王世強犯福州行朝。竟以舟

爲國。綴旒國祚。守泉州。藩受畊。祖南蕃人。富甲兩廣。據泉州叛。大裒金賊。迎賊反寇。張少保兵船。韃遣人說三郡宣撫使守興化軍陳文龍叛。文龍作書與韃。願得興化漳泉三郡奉大宋香火。勿來攻伐。我七世受朝廷爵祿。決不叛國。密爲左右所賣。導賊入城。文龍被擒。與賊辯罵。縛至行在。病死終不屈。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餘人。出迎王師。叛臣藩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張少保提兵圍泉州。九十日不下。殿帥李勝用命攻泉城。被賊擒。罵賊不屈。爲賊所劓。九月。復福州。受畊報韃賊阿塔海領兵合至。張少保退兵入海。遇韃賊揚酋交戰。賊舟大敗而去。監軍趙必宰糾義兵勤王。遇賊被擒。爲賊殺。忠臣陳文龍之叔陳瓚糾義兵迎王師。除守興化軍。後韃攻興化。城陷。瓚罵賊甚烈。親爲賊酋唆都所殺。叛臣呂師夔率賊酋塔出由江西入廣東。取經畧徐宗諒許叛廣東州郡。宗諒猶豫。棄廣東遁去。廣東諸州皆叛。始陳丞相意。不欲圍泉州。攻受畊。謂殺南人不損韃賊。無益。張少保怒。受畊反爲韃賊寇竊。大宋兵船。決於圍泉。陳丞相儒懦。張少保武臣。勢不能統攝。語多不合。况左右前後。或人或鬼。頃刻之間。變化叵測。陳丞相身護玉璽兵船前行。竟托失風。奔占城國。三

年。戊寅。三月。重慶府城陷。閩臣張珏遁至忠州。爲賊擒。六月。景炎皇帝以病崩於南恩州界。少保張世傑擁立廣王。即位於海外。礪洲行朝鑄金璽行事。八月。景炎皇帝攢葬礪洲。謚端宗。陵曰永福。九月。復廣州崖山。建行都。徙廣州民往居爲市。海外諸國懼韃垂涎。月貢金銀米帛。充給朝廷軍需。爲屏蔽攻賊計。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兵入潮陽縣。爲韃所擒。不屈。改景炎四年。已卯。爲祥興一年。改本天曆。福建以南沿海諸郡。自景炎後。南兵至屬南。北兵至屬北。反覆不一。蕩爲血區。祥興一年正月初十。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賊轉戰兩旬餘。先賊屢敗。賊再進。寇勢急。棄崖山。我軍巨艘七八百隻。大可容千人。泊崖山奧裏。下碇相維。勢若履平地。外有小黑船千餘。游擊甚駛。與賊相戰甚利。軍容嚴整。烏馬兒領兵十萬餘。視之意怯。勢不可傍。賊但據崖山爲寨。我軍乘夜節節劫寨。偷斬賊首累一二千級。賊疑爲神異。有叛將撥發者。廬州人。失其姓名。領三百人降韃。曰張少保所部兵。獨有淮兵千五百人。精勇無前。餘皆民兵。無足畏。外若不可傍。內實虛弱。凡小黑船出擊得利之兵。即巨艘之淮兵。小黑船歸。則淮兵復居巨艘。不過此千五百人出入。張其威武。若俟小黑船淮兵游擊時。以重兵掩內虛之巨艘。

從後擊之。必敗。烏馬兒可其言。二月初六日。賊果俟隙。後攻我軍。內虛莫敵。後船兵盡走。聚前船。賊四圍合攻。淮兵打水路死戰。出船少。保張世傑奉祥興皇帝奔遁。唯餘巨艘十九隻。淮兵千五百人及民兵而去。餘小黑舟亦追奔去。制置趙潛制置曾淵子節使蘇由義各統舟師分戰各遁。楊太妃蹈海死。丞相陸秀夫朝服蹈海而死。參政單公選亦蹈海死。惟掌金璽官抱璽蹈海。宵礙舟尾繩木間。不墜下水。爲賊得。張少保先嘗遣使海外某國借兵夾擊賊。張少保遁後一日。果有四五百艘至。或報陳丞相兵船同至。探張少保敗。遁不與賊戰。即去。張少保未遁之先。趙潛蘇由義等聞報賊兵頗少。衆議可以進兵擊賊。獨張少保不肯。遂止。嘗聞崖山陷虜。忠義之士。咸議張少保失在此。不乘時進攻。殊莫曉當時意。獨我臆度張少保恐賊舟埋伏。先驅輕兵相撓。疲我兵力。然後驅重兵相壓。爲慮否。則俟海外某國兵船行夾擊之法。張少保入死者數。說叛者衆。始終一誠。不變不屈。豈可執此議其非。或抱高見。又非人測度可及。天不右宋。無以施其智。動成左計。原其心。寔無瑕可指。讎酋屢遣人說張少保叛。世傑曰。我本北人。寧不知北人肺腑。彼安有終始。我受朝廷爵祿。歷年已深。終不忍悖之。我焚香誓於天久。

矣。不然。幼君置於何地。我惟有死耳。張少保妻妾子女先陷虜。韃酋屢俾其妻妾子女等作家書喚之歸。韃皆置於不從。曾淵子等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媾交趾。或別流遠國。承宣使周文英叛。及攻劫大宋金銀船盡。奄入。已爲韃賊窮追。攻寇大宋南奔餘舟。殺魏辰等。陳丞相初奔占城。占城降韃。遣士卒服事陳丞相。實寓監絆意。又遁而奔閩婆等國。或傳張少保今駐軍離裏。陳丞相張少保流離奔走之間。竟無一人與脅之刺之授賊之心。非二公精忠大義。何以得人心如此耶。忽必烈聞倭國富庶。垂涎其國。屢遣人說其來臣。倭主作書報韃主。大意曰。大宋無失德。汝行逆篡。今垂涎及我。我當與兵誅汝。汝來降我則可。不降則來與我戰。先忽必烈遣哲里伯由高麗攻倭。人船俱陷於海。辛巳六月。韃兵由明州涉海。至倭口。遭大風雨作。人與船俱陷。又大敗而回。倭遣使責占城不戰而附韃。占城有悟意。始背元韃。大宋工部郎中阮同老流離海中。被賊擒。賊授北靴與之。易南服。同老拔刀斬北靴尖。終不屈。被賊殺。韃酋唆都往攻占城。又敗而歸。壬午春。倭國舟師來攻韃人。沿海一帶。不得其隙而入。悠揚數時而空返。秋末。俱蒙國遣使遺韃一合一帚。或謂寓合掃之意。其事未易量。安南國遣使入

韃謂彼土少婦人。願歲得婦女以千計。歲輸金銀爲報。十一月。丞相文天祥已陷虜五年。萬挫不屈。一旦覩德祐嗣君。拜而大慟。指忽必烈肆罵甚烈。數其五罪。爲賊斬而剖腹。食其心肺。近陳丞相挾占城出師甚盛。倭國出兵已奪高麗。謀攻幽州。回回挾塔利狗國等出攻韃西北邊。甚得利逆韃亡。大宋興。此正其機也。德祐後變故。非言所可盡。聞見不詳。慮訛其事。不敢悉書。合輿情所論。誤國者。賈似道也。縱韃渡江犯京師者。夏貴也。太皇昏。老太后善懼。嗣君幼。冲內無相。外無將。諸郡皆叛。臣大宋安得不厄。陽九之運也。今咸曰。魏冠儒者誤國。雖實有之。然文公天祥。大忠極烈。超前絕後。豈可例之。曰。魏冠儒者誤國乎。或諉曰。數。其然。豈其然乎。似道當國十六年。獨攬大權。禍福天下。行七司法。而吏格日峻。賈公田而富家力乏。貶死前丞相吳潛。殺守潭州有功向士璧。在內百官。竇諛尸位。在外諸將。絕賞生心。人才沮氣。日就消鑠。及乎出師無謀。爲韃所襲。一矢不發。似道誤國大矣。太皇不肯遷奔渡江。京師衆大之區。不受韃賊屠弑之苦。卒受太皇至大之賜。公論則曰。太皇不當顧憫百姓。不遷都。當論正統社稷。爲重從丞相陳宜中之奏。爲是大辱疊至。含淚北狩。此時雖有悔心。已無及事。至今忠義之士。不

得不重爲三宮大哭大痛也。猶幸陳丞相密說楊太妃挾二王南奔。火德一脉不至絕滅。聞中儒者咸賦詩譏議其不挾三宮。乃挾二王。此論固是。陳丞相未嘗無死請三宮遷都之議。恐天下公論罪以似道之罪。昔議似道。今自陷其非。所以不敢強脅三宮。遷駕實不得已。挾二王行。是時內外公卿將帥士卒。指天誓日。委身報國。朝廷悉棄官爵金銀。買其心命攻賊。去未旋踵。朝報某叛。暮報某叛者。即其人。奈何奈何。烏得不歸於大破極壞也。韃主忽必烈嘗問僞丞相火魯火孫曰。俺聞江南百姓。率怨俺行事。惟思大宋舊政。旣得民心。胡爲又失國。火魯火孫曰。大宋愛民之道有餘。用兵之政不足。率爲邊將誤國賣降。火魯火孫韃韞中黠而直者。其見甚有理。亦知大宋得人心如此。失國如此。寓意諷罵。忽必烈行事。盡於此見之。奚待多言哉。韃人嘗語南人曰。似道出師時。伯顏及諸酋俱懷畏欲退歸。江南或有一戰勝俺俱去。縱未去。亦不敢深入。始雖渡江。中頗疑懼。不料深入。如履平地至家。彼語深當。惟韃賊進寇漳泉及海道寇廣。爲我軍所殺。連年實不計其數。漳州屢反正。陳某據山洞自守。韃賊十攻九敗。獨有此一脉不絕。然欲攻出則未能也。先南兵畏韃。如千秋關獨松關馮公嶺關八嶺隘關分水嶺。

關諸小關隘。聞虜輕兵至。即兵遁關陷。或能堅守。韃賊擒土民拷打。詰私路。不語者殺。民畏死。率度地勢。妄告以路。就驅土民。斬荆棘。攀崖巖。果別得新路突入。關隘內彌望皆賊。即兵遁關陷。自賊入。南彼此俱無大戰。朝廷內外軍器米糧。非數可計。獨知行在軍器庫銅鑼亦存四萬面。其他兵器。爲數尤夥。平江府諸倉米儲四百五十餘萬石。糧分兵遷徙朝廷車輅鹵簿諸法物。內外諸路軍器米糧玉帛金銀寶貝文籍。車徙舟運。塞路蔽河。歷月逾歲。曾未止歇。韃凡得叛去州縣鄉村。排門數次。脅索金銀。曰撒花。不叛地殺人燬屋。盡劫子女玉帛。曰打虜。所陷城郭。賊悉平爲土。然則金穀非不足也。甲兵非不多也。城郭非不具也。特無人耳。但我宋列聖無失德。天文無變異。人心無怨懣。藝祖高宗。境土安遞。已矣乎。必有所待而後興也。夷狄素無禮法。絕非人類。昔中國限之於外。但見衣冠禮樂之盛。不染干戈腥臭之毒。一旦莽爲夷域。盡見醜惡。凡虜有姓者。皆中原遺民。今韃目曰漢人。韃鞞則無姓。或娶漢女爲婦。生子願有姓者。竟隨母姓。又有畏吾兒。乃韃鞞爲父。回回爲母者也。又回回有數十種。亦無姓。回回即回紇也。彼俗不食豬。俗傳爲回回之先所自出也。韃鞞即今元賊也。今韃主即忽必烈。乃蒙哥之

北海青衣襖裏三千件。焚而爲祭。忽必烈用火魯火孫爲僞丞相。行事暫寬。諸路苛苦。韃民方喜。未逾數時。仍酷虐過前虜。法朝出夕改。反覆不一。韃人素不自信。閱歷熟諳。其詐僞也。近拔都經漢谷瀘及安東歸。問忽必烈索地。併累索所借回回之兵。拔都所據守回回之地。皆阿合馬族類。謀爲阿合馬報讐。相與拔都大興兵攻忽必烈。拔都得回回効死。正寇韃西邊。韃深受其患。忽必烈有三子。長曰眞金。次曰戶合眞。又次曰漢谷瀘。僭封戶合眞爲安西王。據鎮長安。嘗謀篡父位。事洩。爲父殺。忽必烈老而病廢已久。屢欲傳國與眞金。族人俱不從。謂我家無此法。汝在一日。自爲一日。彼自忒沒眞來。素不曾傳子。長安遼東西夏舊韃靺地回回地。皆韃靺親族分鎮。今眞金已漸預韃國之事。忽必烈死。眞金斷襲國。韃既無傳子法。族人必興兵互相屠戮。淨破韃國。乃已。舊韃靺所居。並無屋宇。氈帳爲家。得水草處。卽住。獸皮爲衣。無號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爲一年。人問歲數。但以幾度草青爲答。自忒沒眞驅金酋入南。嘉定癸酉歲。據古幽州爲巢穴。卽亡金僭稱燕京大興府也。漸學居屋。亦荒陋。逮咸淳間。韃僭取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新剝。始略華潔。虜民咸可造穹廬。與韃主通語。韃法。人

凡相見。來不揖。去不辭。卑求尊。跪而語。韃禮止於一跪而已。雙足跪爲重。單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後。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猶禽獸而加衣裳。終非其本心。故辮髮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始不通國號年號之事。先叛去者教之。咸淳初。韃始僭號元。寶祐丙辰。韃始僭年號曰中統。次曰至元。襲亡金。僭效大宋楮幣之法。易名曰鈔。以通貿易。東高麗。西西域。北地諸國。莫不爲韃。吞併自古。夷狄凶禍之盛。土地之廣。惟韃最強。最逆。上下好色貪利。如蠅見血。如蟻慕羶。滅天理。窮人欲。罔所不至。今韃鞑人亦自怨其虐。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韃盛凡六世七十年。僭天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斷在是矣。其曰忒沒眞下暨忽必烈伯顏阿朮之稱。皆其小字。衆皆得而稱。韃主素以歲二月往陜山避暑。八月還幽州。陜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八百里地。坐水鄉。舊金酋避暑之地。僭升開平府。北漸入韃鞑草地舊界。六月。井有水。水帶黃油鐵腥臭氣。四時雨雪。人咸作土窖居宿。北去竟無屋宇。氈帳鋪架作房。如雞籠狀。門高僅五尺。出入必低頭。或笠帽撞帳房。或脚犯戶限。俱犯扎撒。見郎主鼻跡。紅流穹廬氈席爲第一罪。即拖犯者繞地三匝。衆拳打死。韃法。兵機甚密。行軍甚速。例

抽丁充兵。曰簽軍。軍器糧食皆自備。仍劫虜爲活計。統以百戶千戶萬戶。秋出兵。春休兵。歲歲驗中秋夜月明爲利。即興兵。若中秋夜風雨晦冥爲不利。即不興兵。韃兵之強得馬之利居多。所以江南出軍不若也。其回砲法本出回國。甚猛於常砲。至大之木就地立竦。砲石大數尺。墜地陷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嘗以此砲攻于闐國。彼國以椶櫚皮結網懸覆城上。攻不入。竟止。箭則柳條爲之。兩陣議和。則虛挽弓相射。換箭而去。韃人甚耐寒。暑雨雪饑渴深雪中。可張幕露宿。今皆不懼熱。且慣於乘舟高山窮谷。馬皆可到。裹糧以肉爲麩。乾貯爲備。饑則水和而食。甚漲飽可一。二日。攪馬乳爲酒。味腥酸。飲亦醉。羣虜會飲。殺牛馬。曰大茶飯。但飲酒曰把盞。雜坐喧溷。上下同食。舉杯互飲。不恥殘穢。飲酒必囚首。氈藉地坐。以小刀刺肉食授人。人即開口接食爲相愛。卑者跪受賜。行坐尙右爲尊。久不相見。彼此兩手相抱肩背。交頸搖首。齧肉跪膝。摩謙爲極。慙慙。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爲至禮。其衣於前臂肩間開縫。却於縫間出內兩手衣裳袖。然後虛出海青兩袖。反雙懸紐背縫間。儼如四臂。諛虜者妄謂郎主爲天蓬後身。衣曰海青者。海東青本鳥名。取其鳥飛

迅速之義。曰海青使臣之義亦然。虜主虜吏虜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禮節服色一體無別。云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却析兩旁髮。垂縮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墜。俗不好文身。韃賊舊去孔子冕冠袞服。謂不當服天子服。僞爵率有定價。貧圉野獠。輸財即得僞爵。受僞爵人。腰插金牌長尺餘。闕三寺。番書僞爵姓名。鑿識牌上。雙虎頭金牌爵爲重。小爵則授銀牌。諸酋稱虜主曰耶主。在耶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解奴婢。解者至微至賤之謂。又仄者。指其異心。亦惡逆之稱。特音打仄。都海切。稱自己物則曰梯已物。受虜爵人。甲可撻乙。乙可撻丙。以次相治。至爲僞丞相亦然。撻畢仍坐同治事。例不爲辱。受虜爵之婦。戴固姑冠。圓高二尺餘。竹篾爲骨。銷金紅羅飾於外。若在北行婦人。帶回回帽。加皂羅爲面簾。仍以帕子罩口。障沙塵。韃虜有妻名有妾名。累十累百。皆曰小妻。被鬻男女曰驅口。即江南之奴婢。皆絕買。死乃已。父死。子皆得全。鬻父妻爲已妻。唯正妻與生子者不可。或虜主命鬻又不礙。今南人漸有全鬻者。父犯子妻反死罪。韃鞮風俗。人死不問父母子孫。必揭其尸。家中長幼。各鞭七下。呪其尸曰。汝今

往矣。不可復入吾家。庶斷爲祟之迹。及茶毗。刀斷手足肢體爲三四段。刀破攪腹腸。使無滯戀之魂。若葬。亦以刀破腹。翻滌腸胃。水銀和鹽納腹中。刀斷手足肢體。疊小馬革裹屍。乃入棺。虜主及虜主婦死。剖大木刳其中空。僅容馬革裹屍納於中。復合其木。僭用金束之於外。皆歸於韃韃舊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處。往葬日。遇行路人。盡殺狗葬。供佛則宰殺牛馬。刺血塗佛唇。爲佛歡喜。齋僧則僧婦僧子俱來。皆僧形僧服。人家招僧誦經。必盛設酒肉。恣饜飫歸。爲有功德。幽州建鎮國寺附穹廬側。有佛母殿。黃金鑄佛。裸形中立。目矚邪僻。側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視金佛之形。旁別塑佛與妖女裸合。種種淫狀。環列梁壁間。兩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兒。或啖活大蛇。種種邪怪。後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兒。赤雙足。踏一裸形婦人。頸掇小兒枯體數枚。名曰摩睺羅佛。傳此教妖僧。時殺人祭而食。手持人指骨節數珠。此妖僧乃西蕃人。傳西蕃外道邪法。韃主僭加之曰帝師。歲歲四月佛誕日。二月那吒太子誕日。佛母殿四角置四大銀甕。貯殺童男童女血。殿角塑立裸佛。仗劍俯視甕中血。妖僧裸形作法。禱佛取血。塗佛唇爲祭。與虜主以次分銀甕血飲。先辦壯白將誕孕婦。裸形中坐。妖僧作法呪水。自

見水底五色毫光。仍呪眩孕婦魂魄。問其見奇特事否。一聞曰見。衆執縛孕婦兩手。妖僧執兩金篋。刺入兩乳傍。虜主以次金銀管。挿入孕婦乳傍。刺孔吸飲生血。見孕婦大號叫。爲佛歡喜。叫漸小。血乾命斷。身更雪白。剖腹分瓣肉食。留頭刳爲鉢盂漆。而金相持爲飲食器。至取孕婦心中一點血塗佛唇爲祭。腹中嬰兒亦分瓣食。以次分取母子骸骨至盡。各和乳香納大香爐中。煨盡成灰。爭取灰藏篋箭歸。妖僧持所呪妖水。令韃主諸酋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綵雲而去。四月八夜。留妖僧宿於穹廬。虜主婦焚香跪禮。妖僧始與同寢。衆妖僧與韃主羣雌亦然。至撫摩吮啞金佛男形。無所不至。謂之度佛種。妖僧惑耶主曰。若耶主耶主婦若耶主眷屬若我之身。皆同出於佛之所生。韃主惑爲然。敬信妖僧過真佛。願生佛爲子。故建佛母殿。又回回事佛。劔叫佛樓。甚高峻。時有一人發重誓。登樓上大聲叫佛不絕。昏眩生妖。忽聞空中佛應聲。手持刃自斷男根。擲棄於地。竟捨身從樓上擲下。粉身碎骨而死。爲事佛感應。所棄男根。回回爭取藥封函置以相傳寶。北地長春宮道士與番僧有讎。番僧化韃主曰。道經是僞作謊語。蒙哥時。道士鬪佛法不勝。髡爲僧。今宜焚其經。韃主果焚南北州郡道藏經。唯許留老子道。

德經。幾滅道士。髡爲僧。胡俗妖怪慘酷如是。他務謬戾。胡可勝數。我不與北人密。不入北地遊。不詳聞熟見其惡。豈能盡書耶。唯屢聞於人。謂北人受韃之害者曰。我本金人。降韃受害六十年。近始稍甦。汝江南富庶。郎主無厭。韃鞞回回。嗜財嗜色如命。富者破家。貧者死有日矣。我聞此語。更愴然淚落。豈謂窮北極陰之氣。蠹蝕南土。歲月已深。天地氣候。一爲變易。人心物性。俱流遷反。南人狡。北人貪。南人今無聊賴。賣智活家。率教北人狡。頗濟其貪酷。暴虎生翼。惡何可當。今江南人稍足者充站馬戶。彼曰站者。驛也。站馬者。驛傳也。蓄馬迎送賊曹。費用甚苦。一站九十里。將韃主急命者曰海青使臣。一晝夜行或八站九站。遇站則易馬。騎馬之人。用杪木夾鐵柱腰。食不敢飽。飽則嘔出心肺。使臣走至馬死則有賞。又有站船。又富者出人出馬充軍。諸州置機房。抑買江南絲。白役機匠。鞭撻別色技藝人。亦學攀花織造段匹。期限甚嚴。又諸州借置平準庫。抑買金銀歸北。私賣買金銀。皆重罪破家。又包銀則論。民屋間架。歲納銀良重。如納醋息差。夫索綿造船等事。排門受苦。及擒勒溫暖之家。充重難陪費之役。直破家鬻子女。苦猶不止。凡與韃主有貨利相縮者。本人或逃或死。直殃及子孫宗族親戚。償足乃止。不然。

年深其事亦發。攤及無辜陪納。一切以不恤不忍行之。苛酷嚴密。難以言譬。尙押逼虜吏。增羨州縣。誅求貨利。增者遷賞。虧者陪賞。虜酋虜吏等盜取鈔五十貫米十石者並坐死罪。虜酋率不識字。決訟悉出吏手。上下媒藥人過。善以言語支蔓。曲折窮詰。誣加人罪。置於刑名。如殺百十人之罪。偷能重以財蒙上下。則密縱犯者逃去。或復輸財見韃主。醫僞爵治虜事。前罪竟置不問。斷罪則不用徒流黥絞之刑。唯杖臂。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關重。斬剮又酷。或生剝罪人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剗殺。彼曰札撒。此曰條法。彼曰大札撒者。大條法也。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韃僧爲僧官。統僧。道士爲道官。統道士。其行杖治罪。與韃酋聽訟同。僧衣黃衣。僧道皆可頂笠穿靴騎馬。甚至透籍單獨析居。又怯憐口戶爲名。隸籍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面打勘勾當。悉莫逃其害。新自汴河開河。直達幽州。諸路役民。開掘深脚怨苦。根刷弊倖曰打勘。實假名苦虜酋行騙財之術也。州縣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勘。任此責虜酋。支蔓根窮。賄賂歸韃。州縣酋長甚苦此。爲韃之勾當者。人以鷓鴣爲譬。鷓鴣得魚滿頰。卽爲人抖取。鷓鴣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

譬酋吏苛取民財。復爲韃囚脅取歸韃之苦。良善更縷數其事。詳言其故。實不勝苦。此皆大宋不忍行之事。一旦盡見之。杭蘇湖秀。不戰與賊。虜掠之後。民雖虛空。幸丁丑至壬午。歲歲薄稔。未大狼狽。諸處窘於韃酋苛取。物價驟騰湧。人民極窘。四方假大義之名。行劫婦而賣。殺人而食之。盜縱橫甚熾。已難耕種。或加水旱。人之種亦速絕矣。北地稱眞定府最爲繁華。富庶有南人北遊。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二。一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遇有所見。率私歡喜。嗟訝。意極睥睨。江南子女玉帛。謂安得變亂恣打虜之志耶。直北人家屋宇。不相連屬。小家土爲牀。土爲几案。富家亦陋甚。空洞無織截粉飾。寒天地窖藏火。坐臥其上。地寒少草木。爭收馬糞曝乾充爨。北地少雷少雨。多雲多寒。以至風俗景象。一廢於靖康。再廢於金亡。中原太平規模。盡爲寒煙衰草之荒涼。所以韃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江南。物貨皆彼所無。諸物皆貴於南地數倍。牛馬羊鹿。多亦不賤。出獵射生。純肉食。少食飯。人好飲牛馬乳酪。極肥膩。生啖葱蒜。衣腥食穢。臭不可近。回回雖浴亦臭穢。彼無好米。見此白米。重之曰細米。土產惟小米粟麥。江南種種物貨。韃輪商運入北不斷。遇歲歉。河北

禁人造酒。飲者斷臂。飲之者斬。彼技藝百工。咸不及此地精妙。已半爲之勒徙北居。北人深歎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入北愈深。婦人愈少。愈貴。易銀二三百兩。亦欲少壯男子。價殺於婦人。尤喜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數層等級。其坐貿易甚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數。主今貧乏人。甘絕售與其子女。有酷嗜利者。誘騙民家子女。頗衆。甚至用麻藥街市。情少壯男子。匿取去。仍以藥情。其不叫烙足。跟俾其艱遁。走德祐乙亥。抵今八年。所虜所買江南赤子。轉徙深入。鞣鞣回回極北。實莫數計。生靈厄運。一至於此。是願充虜吏。皆習蒙古書。南人率學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聲同一音之字。並通以一字攝。一字十數用。極礙義理。回回書畏吾兒書。又莫可曉。鞣近襲金人曆法。差於我朝。頒歷一日。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愚者紛然持金銀寶物。見鞣主。鬻僞爵。獨不思叛臣夏貴有大恩於鞣。彼與其僞爵。尙不與其權。竟悶悶而死。叛臣如朱。撰孫孟之縉等。皆然。獨信用叛臣青陽夢炎。語近爲阿合馬事。斥去。叛臣留夢炎。稍得志於鞣。譬如醉夫墜巖谷。睡虎穴中。顛迷忘其爲虎。反叫舞狎。弄睡虎鬚頰。速其醒覺。自送死之道也。媚賊者類是。鞣曾如伯顏。

得江南。阿朮得維揚。可謂有大功於韃。阿合馬譖其私捲江南金銀寶玉極多。忽必烈窮其根源。皆受囚繫。不及賞。伯顏阿朮輩。寧不抱怨入骨。韃人無義。不論道理。純是力財色食四事。彼極恃氣力二字爲集事之本。言力也。勢也。財也。其所用法。循金人舊例。金人本女真也。金主本無姓。忽慕南人有姓。問何姓爲大。南人給對曰。王姓最大。乃譯曰元顏。今韃主亦無姓。嘗遽然僭誣曰。俺亦姓趙。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倫也。韃人皆悖其天。誠禽獸不若。宜其有臣弑君子弑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爲夷狄也。天亦奚忍不早滅韃興宋以救世道耶。稍有人心者。云胡不大宋之思耶。昔拓拔氏之盛。南有晉爲中國主。王猛雖胡人。尙知晉爲正統之國。戒苻堅勿攻晉。孰爲忽必烈伯顏阿朮輩。曾不及劉聰石勒王猛崔浩輩千百之一。其爲中國害。則大慘逆。過古之夷狄。鼓禍熾毒。猶未底止。昔韃人用兵。所破城邑。縱虜掠殺戮。畢不復守其土地。自南人教得一州守一州之法。韃奪襄陽。後主於守土勢脉相應。根深枝連。蔓引惡餒。難遽撲滅。然古未嘗有有陰無陽之天地。亦未嘗有純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轉。其機固易。然七八年來。探訪人才。心所思。目所擊。耳所入。欲倒一二指實。不可得有才智而無忠義。臨危。

必○生○異○志○有○忠○義○而○無○才○智○其○力○難○辦○大○事○必○兼○二○者○乃○可○降○是○取○其○一○求○其○真○忠○義○
真○才○智○之○士○亦○未○之○見○或○觀○其○議○論○若○有○可○信○密○窺○其○心○迹○內○抱○一○貪○初○無○實○能○將○才○
猶○難○得○以○是○朝○夕○究○心○竟○不○釋○然○於○懷○我○嘗○有○詩○題○前○後○臣○子○檄○盟○後○曰○死○亦○烏○可○已○丹○
心○闕○大○猷○恭○承○父○母○教○用○剪○國○家○讐○日○破○四○洲○夜○天○開○六○幕○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
流○又○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罔○使○竟○食○言○劫○劫○抱○長○恨○非○徒○托○歌○詩○寓○興○之○辭○實○
生○死○死○決○行○之○事○腥○徹○九○天○窺○入○九○地○中○國○盡○誕○韃○雛○欲○勤○其○遺○育○則○不○勝○誅○戮○果○
何○法○洗○蕩○還○其○清○淨○痛○痛○刺○心○魂○魄○悵○悵○反○覆○謀○度○不○過○此○事○如○之○何○而○遽○已○哉○如○之○
何○而○遽○已○哉○故○凡○聞○見○逆○邪○之○事○深○懷○憤○恨○嘗○銘○誓○於○心○曰○我○逆○我○邪○願○汝○滅○我○汝○逆○
汝○邪○我○誓○滅○汝○期○救○此○心○同○歸○於○正○確○於○不○變○其○無○極○我○終○當○與○之○決○同○歸○於○一○是○
之○天○且○日○跋○望○中○興○謂○即○刻○可○見○不○料○八○年○今○尚○未○復○如○抱○久○餓○思○食○不○能○自○活○但○恐○
或○者○望○南○既○久○意○必○墮○於○倦○懶○陷○北○漸○深○心○亦○隨○之○契○化○卒○陷○於○僞○逆○之○地○此○當○世○人○
心○之○大○病○也○願○火○德○速○開○中○興○之○天○立○億○千○萬○世○人○倫○之○統○正○今○日○之○大○事○我○決○爲○之○
矣○德○祐○八○年○壬○午○春○追○思○歷○年○聞○見○大○痛○之○事○略○無○次○序○多○所○遺○忘○深○悔○舊○不○識○以○日○

記。然狂走無朋。千不聞一。縱書之亦不備。雖聞隱南遊北之士。多作日錄。書所聞見。遊歷紀述頗詳。固未嘗見其文。決知不能爲大義一脈死立赤幟。苟非其人。立論必不公。正史之反不如不史。蓋無謬見。謬語。謬事。以誤後世也。今人深中韃毒。匝身浹髓。換骨革心。目而花眩。語而譴錯。竟忘前日人心人形於清明之天。愈久愈昏。鬼霸靈臺。寧復人形而語。天理其史耶。聞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修纂大宋全史。且令州縣採訪近年事迹。又僭作韃史。逆心私意。顛倒是非。痛屈痛屈。寃何由伸。此我大義畧序。實又不容不作。畧序之作。主乎大義大體。有所不知。不求備載。我紀庶事。雖不該博於衆人。惟主正理。實可標準於後世。將身行討賊之舉。先筆定誅逆之法。天理明白。一死不惜。惟意此畧序。必有差忒。尙有望於後之正直君子。作史。最是至難之事。且處於堂內之人。門外之事。聞或不真。兩造在庭。尙不得其情。懸隔議度。豈無失誤。一事之中。人人所聞所見。或前或後。或得或失。各有異同。况一人又各主一見。故聞於甲者如此。聞於乙者又如此。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自是訛訛相傳矣。嘗泛取目前俱見之事。命衆友各作傳記。及觀其叙情理。操予奪。較當時之事。各爭差遠。况作文之士。筆易流滑。據意揣

度隨語所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更私意去取。豈不重累於作史之實。過褒不稱事情。過貶豈無冥怨。是爲非。非爲是。人禍天刑。恐不可逃。世之秉紀述之筆者。採摭傳聞。深察事情。毋但取意語完備。爲筆所使。濫於無功。累於無辜。賞罰當其事。庶無愧於爲史。則可以垂訓於天下後世矣。大宋德祐八年歲在壬午之春。遺臣三山鄭思肖述。



後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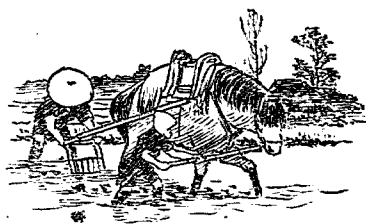
道本無說也。見於日用常行間。特述爾。是以民由之而不知之。何者曰文。古先聖賢不得已。迹其迹。寄於言。教天下歸於道。後世神之迹。遽爲道在是。反與道相悖。愈覩。或者救後世弊。乃曰。文者所以載道也。然道本無說。以有說窮。無說殆已。是故必有自得之學。始可迹其道。寄之以文。不然。綴緝摹寫。支離汗漫。縱一字源。一經一言。出一史析。以還之。皆古人糟魄。即其中求自己物。咸無焉。奚足爲文。乃知文者非言語之謂。亦非外至者。始於進學。必藉以書。終於造道。當脫其書。或泥於書。則物矣。必有自得之學。主於中。繩繩然。日用常行間。左右逢源。萬物皆備於我。庶幾委迹而天矣。雖不求爲文。森乎吾前。道妙生機。充動流滿。周於六虛。何莫非文。下視言語之文。誠陋愚。實有志於斯。願學焉。或曰。子性命之學。及文與詩。孰師。我生死一言曰。終身所法。惟學我父而已。今竟絕筆。言語之文。養自得之學。誓以正天下。淵然無思。一以誠之。天者定。人者正。我心始閑。閑然。若夫大宋中興。頌饒歌鼓吹曲等作。一付之天下文人騷客矣。得彼爲之。即我爲之也。故跋其意。敘之於後。時年四十一。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朔。思肖後敘。



又叙

桑麻穀粟。天地所產。不種之探之蠶之繅之漚之緝之織之縫之秧之揮之穰之藜之
穰之糞之春之炊之。卒不得衣食。有人力者存。天地不與於斯。蓋推其致力之地而論
也。我今稍知仁義。措一語苟合於道。皆我父之言。幼年不力我以學。不進我以道。今胡
廬蹠躐其聲音笑貌矣。原本之論。必於始受造化之深者而德之。太空冥冥。至神莫名。
萬物德其德。卒莫報之。故愈大愈不能名其名也。誓欲絕言。不得遽絕於言。其終古不
可泯滅之天乎。故吐不盡意。薦爲之後叙。德祐七年。歲在辛巳。十二月望。思肖後叙。





總後叙

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一卷。計詩二百五十首。雜文自兩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篇。總目之曰心史。毋乃僭乎。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亂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載治亂。辨得失。明正朔。定綱常也。不如是。公論卒不定。亦不得當史之名。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我罹大變。心疾骨寒。力未昭於事功。筆已斷其忠逆。所謂詩所謂文。實國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係焉。大事未定。兵革方殷。凡聞語正大事。必疾走而去。不肯終聽。畏禍相及。況此書耶。則其存不存。誠非可計。紙上語。可廢。壞心中誓。不可磨滅。若剛若斬。若確若鉅。等事。數嘗熟思。冥想至苦。至痛。庸試此心。卒不能以毫髮紊我。一定不易之天。孰知心之所以爲心者。萬萬乎。生死禍福。亦莫能及之。蓋實無所變。實無所壞。本然至善。純正虛瑩之天也。以是敢誓曰。心史且天地萬化。悉自此心出。縱大於天地。亦不能違乎此心。既秉誓不變。決當有成。必然之理。我斷斷爲大宋辦中興事。即所以報我父母大德。天理一本而已矣。敬瀝血爲語。發明心史之義。薦序於於後云。維大宋德祐辛巳歲。季冬十有八日。思肖後叙。



七言律一首

一誠盟檄死彌堅。終了娑婆未了緣。
心勅雷霆開世界。手提日月上山川。
劫前春壽羣。生命空外風持萬古天。
我大願王行至化無窮。無盡溥無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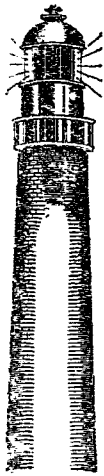


自跋

德祐八年壬午冬。手定心史畢。贅以五十六字。寫不盡懷。誓誓其誓。與國。家。罔。極。與。父。母。罔。極。與。日。月。罔。極。與。天。地。罔。極。與。道。罔。極。不。變。其。不。變。無。窮。其。無。窮。一。之。以。爲。斯。世。斯。民。之。心。縱。有。慘。烈。於。雷。霆。剛。斬。確。鋸。者。千。焉。萬。焉。萬。萬。焉。復。萬。萬。萬。萬。焉。自。反。而。縮。吾。其。往。矣。求。仁。而。得。仁。又。將。焉。之。乎。聞。吾。怪。語。莫。不。笑。之。罵。之。厭。之。避。之。欲。訐。我。之。所。作者。亦。有。之。稍。知。理。之。士。衣。冠。是。言。語。是。心。事。是。察。其。所。行。或。流。於。不。是。則。是。者。亦。不。是。矣。我。此。書。示。之。誰。耶。世。間。萬。事。一。一。皆。幻。妄。此。書。傳。之。奚。以。然。尊。正。統。抑。夷。狄。褒。忠。臣。誅。逆。賊。願。教。天。下。萬。世。一。一。皆。爲。忠。臣。又。俾。之。知。大。宋。之。天。巍。巍。乎。浩。浩。乎。發。育。萬。物。周。流。無。窮。實。非。心。之。可。測。非。數。之。可。盡。也。故。嘗。有。言。曰。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者。此。也。則。此。書。不。可。不。傳。欲。藏。於。土。又。未。能。我。死。恐。有。日。矣。已。矚。末。氏。死。當。卷。此。書。納。於。棺。中。以。我。還。我。敢。又。立。誓。曰。合。於。天。理。益。於。世。教。我。願。我。書。終。不。可。壞。垂。化。無。窮。不。合。天。理。不。益。世。教。我。願。我。書。速。歸。於。壞。勿。誤。將。來。又。我。若。妄。語。不。行。父。母。教。不。辦。大。宋。事。此。書。雖。曰。紙。也。當。如。虛。空。焉。天。地。鬼。神。不。能。違。雲。霧。不。能。翳。風。不。能。動。

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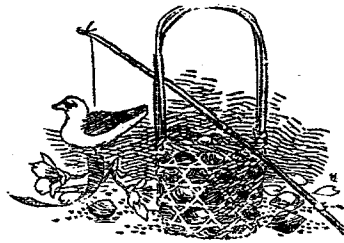
思。肖。已。舍。此。身。爲。大。宋。討。賊。開。中。興。之。大。業。也。久。矣。惟。累。年。窮。心。謀。度。無。長。策。自。奮。實。恥。有。生。遂。誓。自。爲。去。就。計。生。莫。爲。之。死。則。爲。之。萬。萬。必。行。之。誓。決。不。肯。棄。於。死。而。竟。已。然。我。素。以。獨。爲。天。心。史。奚。托。又。意。緒。荒。迫。不。暇。別。書。淨。本。敬。以。藁。本。鐵。函。重。匱。沉。之。古。吳。古。井。中。大。事。未。成。心。史。先。出。得。者。當。毀。其。文。我。又。決。不。肯。耀。誣。世。盜。名。之。空。辭。坐。欺。君。欺。父。之。實。罪。大。事。成。心。史。出。願。舉。天。下。後。世。一。化。而。爲。忠。臣。孝。子。之。歸。則。我。始。終。無。遺。憾。矣。雖。然。亦。不。得。已。也。人。心。本。善。又。何。庸。化。之。而。後。明。耶。蓋。其。天。一。也。今。強。執。我。之。誠。盟。我。於。不。變。之。天。焉。爾。大。宋。德。祐。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之。癸。未。歲。三。月。二。十。六。日。庚。辰。孤。臣。三。山。鄭。思。肖。敬。盟。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默。我。呪。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實。無。生。
意。歸。其。源。六。根。俱。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無。邊。身。爲。大。醫。王。普。救。病。難。即。
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我。達。我。誓。我。當。殪。我。滅。爲。微。塵。聞。聞。聞。聞。娑。婆。訶。



心史
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王療一切病呪



附篇

鄭所南先生卓行傳姑蘇志

鄭思肖。字儼翁。號所南。連江人。祖咸。卒於枝江主簿。父震。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卒於吳。葬長洲縣甌山。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儼翁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

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天日本中峯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即曰。世法和尙。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過人之急。田亦捨諸刹。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牌。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旣墟。適意繙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如庾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大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二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題宋遺民鄭所南井中書後

張世偉

余少涉獵紀載。見所紀宋遺民鄭所南事。畫蘭不畫地。又孤行。不時過人。偶過人見有頂笠左衽者。輒咄咄不顧去。然未細攷其生平也。崇禎戊寅冬。忽傳承天寺浚井。獲一鐵函。中有書。所載多宋德祐已後事。卒卒忘之。約略記留文彥可先生所。越明年。秋八月。丘天民過我。談及書爲鄭所南筆。余咤曰。是宋遺民鄭所南耶。問其槩。併計其紙費。自是時時在心。憊甚。卜日乃將晤維斗楊子而後造文。因與楊子商之。楊子曰。是書副本在此。蓋書出後。陸丈子垂盪過文先生。索錄謀刻。苦于無資。將屬楊子跋之。以上諸名公。其期迫甚。余曰。余亦附題數行何如。楊子曰。甚慰。余遂懷之歸。竟日力終卷。勞極。灑灑夜不成寐。早據案書之曰。宋亡能以遺民矢滅虜之志者如此公有幾哉。德祐止二年。至至元癸未二十餘年矣。是二十年間。與不共戴天之仇讐。比屋而居。聯突而暴。而中心所存。必欲滅此朝食。每一憤發。聲嘶氣噎。而不可號于人。此二十餘年間。心事何如哉。若久秘藏書。如家中壁間所得。間有繆戾正史者。而此無一繆。或微疑謝枋得事不合。余曰。所南王氣。其推有宋諸忠臣無一紕繆。傳文丞相而曰諸奸臣。妬文完名。

傳信國有衰颯語。皆非實錄。當不信黃冠故鄉之對。而况大元革命。萬物維新。猶類詭辭。以免者乎。昧其言。揚虜醜。思宋德。不肯書元一字。蓋不禁痛哭罵詈之切至也。書此公之同人。計諸名公必有慨然會心者。可令井中沉牘。照耀于光天白日矣。雖然。余則怠矣。前冬不知著書何人。若遺若棄。迨知爲所南先生。而矜奮若斯也。孰謂紀載及藝苑雜事。可漫不省識乎。崇禎己卯中秋日。



心史終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廿四日印刷
同 廿六日發行



著者

鄭 所 南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活版部

(心史)

全一册定價四角

82

874274

+